

4

博俠劍眉嘅

行印局書誌齋海五

第四集

峨嵋劍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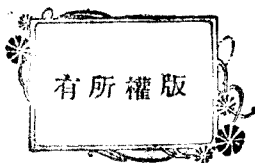
亦前

題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禮版

劍俠長
篇小說
峨眉劍俠傳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八角】



版權所有

著者 黃浦汪景星

評校者 雲陽蔡陸仙

出版者 上海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福州路中市

分發行所

北平 漢口 南昌 宜昌
廣州 長沙 開封 重慶
廣益書局 暨 全國各大書局

——目 回 集 四 第——

第三十一回 斗換星移淫髻遇雙俠 釵光劍影稚子見親娘

第三十二回 賊禿損睛古寺設謀圖一逞 強徒援手擂台顯技敗羣雄

第三十三回 霹靂手驚走藍天霽 螳螂功拜倒白雲飛

第三十四回 酒酣耳熱前塵影事話滄桑 色授魂飛翠袖明璫稱敵手

第三十五回 青衫紅粉勝負難分 星眼櫻唇雌雄莫辨

第三十六回 深院聽鶻啼俠女身成銀蛺蝶 洞房驚劍影新郎首變血葫蘆

第三十七回 裙帶風光貪夫逢俠女 脂粉妙計香餌釣金鰲

第三十八回 筵開玳瑁春色上眉梢 月照芙蓉刀光臨頸際

第三十九回 座旁叟卽壁上像老衲透禪機 筵前客作轎中人強徒遭辣手

第四十回 附鳳攀龍羣英結偶 伏獮斬蟒雙俠潛踪



峨眉劍俠傳 第四集

第三十一回 斗換星移淫髡遇雙俠 釵光劍影稚子見親娘
上集說到一個和尚。一個道士。在盛六朝家的後庭心中。一來一往。狠鬥不止。正殺得難分難解之際。猛可裏東北上一道白光。飛雲閃雷價的穿來。那和尚一顆禿腦袋。倏忽間骨碌碌滾開一丈多遠。那道士倒是一怔。忙抬頭看時。只見東耳房上坐着一人。那道士忙開口喊道。兀那屋上莫非十五師妹麼。他一聲未了。屋上那人答道。正是小妹。十一兄你是幾時到這裏的。徐一真忙道。你快下來。有話再談。說罷。馮雪藕果然由屋上躍了下來。徐一真笑道。說來也長哩。本預備到茅山去尋六師兄。路過海州。碰到了覺慧老師。他對我說。這宿遷縣我應當要收一個徒弟。姓雲。是個無依無靠的小子。昨天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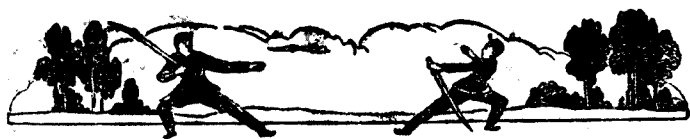
上。在城裏一盛酒家。碰到這頭陀。當下我見他這般賊頭賊腦的。便有些岔眼。後來我追到這裏。不料這賊禿果然要幹喪天害理的事了。馮雪藕笑道。巧極了。你可知道到這兒來幹什麼的。徐一真道。這個我却不得曉得。她道。我也是收徒弟來的。徐一真道。今天我們還是明去。還是暗去呢。雪藕道。自然是明去了。一真正要答話。猛聽得嗆……嗆……嗆一陣更鑼的聲音。雪藕便道。更夫馬上就來了。就叫他將這一家人們喚醒了。大家好講個明白。話還未了。只見兩個更夫。一手提鑼。一手提燈。從東月門慢慢地蹙了出來。一真便道。兀那更夫快走過來。我有話對你們說。那兩個更夫聽得他說話的聲音。嚇得一大跳。攢下銅鑼。拚命價的向後面逃去。一路大喊強盜……強盜。不時驚動了警樓上的上夜的。忙將警鐘敲得震天價響。



的。霎時閤府的家丁。一個個都從被窩裏跳出來。搶着傢伙。湧了出來。又不知道強盜在什麼地方。此刻警樓上有人大聲喊道。強盜此刻在後院裏面呢。你們快去捉啊。衆家丁高舉着燈籠火把。一齊叫開腰門。直往後院湧來。進了後院。火光中只見院中站着兩個人。一個道家粧束。一個却是師太的打扮。手中都有兵器。又見地上一個沒頭的屍身。橫臥在血泊裏。大家齊聲發喊道。好賊盜。你們倆將我家誰殺了。膽敢還在這裏逗留。快快些來納命。徐一真大聲笑道。我們倆替你家將採花淫髡殺了。不獨不來謝謝我倆。反而開口傷人。認我倆作強盜。這真是豈有此理。貧道不和你們較量。快些兒將你家的主人請出來。我好對他說個明白。衆家丁聽得又驚又疑。有一個逼着刀。從人叢中擠了出來。揚聲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叫什麼名



字。你方才說強盜給你們倆殺了。現在什麼地方呢。一真笑道。我的名姓住址。一時記不清楚。忘記了。談到殺的強盜在什麼地方。你們難道不看見那邊地上那個屍身麼。衆人忙聚到屍身傍邊。提燈一照。見是一個和尚的打扮。便也有幾分相信了。早有幾個嘴快腿快的家丁。飛也似的跑了去。告訴盛大戶了。大戶聽得十分害怕。不敢隨衆人到後院來。倒是盛一籌膽大。隨着衆人到了後院。徐一真馮雪藕收了兵器。將方才的一番情形。說了個詳細。盛一籌慌的喝退了家丁。將他兩個請到前廳。盛大戶這才敢出來。和他兩個相見。徐一真便請大戶將大悲的屍身掩埋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徐一真和雪藕說道。我們也好走了。雪藕點頭道。正是呢。一真便向盛大戶告辭。盛大戶苦留不住。只得送出大門。一真忽然回頭向大戶問道。借



問此地可有一家姓雲的沒有。盛大戶皺起眉頭。沉吟了半天。才說道。這裏週近沒有姓雲的。祇有我家一個幫傭的小子。他姓雲。除却他確沒有第二個了。一真笑道。可能叫出來與貧道看看呢。盛大戶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他說罷。忙叫人將在響喊了出來。一真捧着他一副小面孔。仔細的看了一會子。向盛大戶笑道。貧道有一件事要相懇。未知員外可能給我一點薄面麼。盛大戶忙道。請講請講。只要兄弟辦得到。沒有不答應的。一真道。相懇者。沒有別的事。就是這孩子。貧道看他有些俠骨義胆的樣子。欲要收他做個徒弟。未得員外的同情。貧道當然不敢擅自將他帶去。盛大戶笑道。道爺這話未免太客氣了。你老人家看得起這孩子。正所謂是他的福分。我難道還中梗不成。要他便請帶去。一真又拉着在霄的手兒。問長問短的。



一會子。雪藕在傍邊聽他說還有兩個姐姐。十分注意。便又請盛大戶將中鳳中鸚兩個叫了出來。馮雪藕見了。向一真笑道。這兩個雖不是我的徒弟。却是六姐的徒弟。我也不妨將她兩個順便帶了去罷。她說罷。又和盛大戶商議。大戶自然樂從。他倆便將雲家姐妹三個帶着告辭。分頭走了。一真領着在霄向山西而去。雪藕將她姐妹兩個特地送到茅山緣空師太那裏去。她們在茅山鍊習了三年。端的武藝精通。功夫嫻熟。中鳳中鸚想起前仇。便辭了緣空下山。到嶧縣一帶暗地私訪了幾天。將幾個仇家的住址。給她們訪着了。一個個的結果了。可巧徽山湖一帶的居民。因為徐州府格外加征。激動了公憤。韓家莊韓鄂。高舉義旗。預備抗征。徐州府聽得這個不良的消息。忙與劉參將會議。派兵去鎮壓。誰知中鳳中鸚兩個。已被徽山



湖一帶的義民。請爲首領了。請教這幾個虛張聲勢的官兵。吃得住她們一陣廝殺麼。忙派人到徐州去告急。劉參將得了這個消息。吃驚不小。便親自出馬。大殺了一陣。那裏是她倆的對手。大敗虧輸。回到徐州。忙差報馬到淮安借兵。周家驊帶兵前來助陣。不料狹道碰着。何其俊無意中將這個圍解了。在下叙到這裏。却要掉過筆尖。重行叙何其俊了。再表何其俊將解圍的事情。對強伏兩個說了一遍。他們這才明白。伏鐵頭便道。今天難得我們在這兒碰見。良驥的消息。一點也沒有訪得着。我們還在外邊多延時日做甚呢。不如回去罷。強一醉道。尋不到良驥。我們自當要回去啊。他三人付了店帳。便回向周村而來。一路無話。那日到了周村。進了家駿的門。迎面就碰着良驥和家駿。手牽手兒出來。伏鐵頭搶過來。一把將良驥抱住說。



道。我的哥啊。你到那裏去的。真尋得我們好苦啊。良驥笑着將自己的一番話說了。伏鐵頭笑道。不是綠君妹妹。你恐怕真個要糟糕咧。說着。和他兩個走進去。早見小翠和雪鵠紅裳霓裳等。正在大廳上高談闊論。見了他們回來。連忙起身迎接。大家落座。雷書前事。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瞥見竇寶元與高順兩個也自到了。良驥站起來笑道。兄弟無能。累得諸位奔波一趟。實在於心難安。竇寶元笑道。自家兄弟。客氣什麼呢。不知你怎麼能夠回來的。良驥便將已往的事情告訴他們。高順你被綠君妹妹救了回來。倒罷了。我們爲着尋你。倒在齊東黃河口。和一班水賊厮拚了一夜。那個爲首的名叫班天福。已經喫竇賢弟結果了性命了。良驥忙道。還有誰呢。高順道。還有一個姓童的公子哥兒的打扮。武藝倒也不差。被我砍去了一隻臂。




騰踢下水去。未知死活。還有一個姓靳的。名字大約叫做靳世琦罷。十分了得。我們倆使出全力廝拚他一個。還祇有招架哩。尙有幾個不知名姓的強盜。和官兵對敵着。後來到丑牌的時候。突然來了兩個着黑衣服的女子。一個使梨花寶刺。一個使李公拐。前來助戰。那個姓靳的和她們走了幾個照面。就吃她們拿住了。將那個姓靳的細個結實走了。當時我們便問她們的名姓。她們祇朝我們倆笑了笑。也沒說什麼。便走了。綠君聽罷。吃驚不小。忙朝良驥說道。你聽見麼。這樣的講。不是我的父親麼。他老人家這一定的幫着班家兄弟。在黃河一帶做那些不當的事啊。否則怎會和官兵廝拚呢。將她捉去的。又不知是誰。他老人家的性命。不知道怎樣了。他說到這裏。不禁星眼中落下淚來。良驥道。令尊年過半百。兀的還是這樣的昏糊。



一任己性。無怪有這樣的結果了。但是你究竟是他的女兒。無論他怎樣的不是。現在既然入了法網。你當然要盡你的力量去救他。萬一有了不測。那也是天理昭昭。人力不勝。於你就沒有什麼異議了。說到這裏。綠君哽哽咽咽的說道。他老人家執一的脾氣。任你怎樣去勸他。都置之不理。或者還要動氣。說我大逆不道哩。我是他老人家生的。怎能和他老人家翻唇弄舌呢。只得聽他去。便是我此番隨你出來。也是不得已的。所飛那支七孀劍沒有鍊得成功。不然還不知要怎樣的橫行一世哩。家駿插口說道。依我看來。這助戰的。更非別人。恐怕定是十八師叔那裏的兩位姐姐。良驥點頭道。我也料瞧着是她們。除了她倆。更沒有別人用梨花寶刺。和李公拐的家駿道。如果是她們。我想綠妹的令尊大人。一定是沒有什麼妨礙的。此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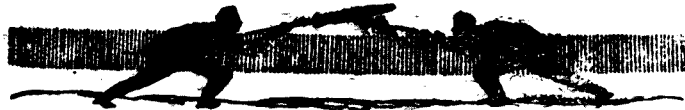
定是帶到牡丹嶺了。如果良驥兄弟和綠妹一齊到牡丹嶺那裏哀求十八師叔。豈有不答應的道理。良驥道。不。十八師叔向來是不留情面的。我們兩個便是去。也未見得有什麼用處哩。這事須要去請十一師叔。或是十五師叔去講情。還又有一點希望。否則休道我們兩個前去。沒有用處。便是我們一齊去央求。也未見得發生什麼效力咧。說到這裏。何其俊道。那麼讓我去將師父請去求情好麼。良驥道。何大哥肯去。那是最好的了。只是十五師叔她老人家一向是萍蹤不定的。你到那裏尋她呢。何其俊聽得。倒楞住了。停了半天。才說道。可不是麼。不是你說出來。我倒忘記了。前月我出來的時候。她老人家曾對我說。要到山西去的。現在不知道去了也未。高順道。照這樣的說來。何大哥還是以不去的爲佳。大半數是不在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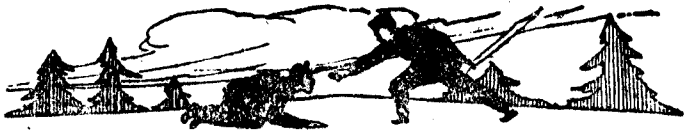
而且又遠在江西。假使她老人家不在山上。不是空勞往返麼。說罷。良驥插口說道。既然這樣的說。倒不如直接到山西去。由那裏轉道往吉林。倒來得順便咧。或者在十一師叔那裏碰見了十五師叔。也未可知。衆人齊聲道是。家駿道。此行宜誰去爲好。何其俊道。當然是我去的了。良驥忙道。如果到山西。還是我和綠妹去。因爲綠妹是個當事的人。十一師叔見了。自然比較別人來得注意一些呢。高順道。這又何必必要兩個人一同去呢。還是讓何大哥一個人去的好。伏鐵頭強一醉。齊聲說道。我們兩個也要去咧。寶寶元笑道。人多主意雜。讓我去罷。大家正自紛爭不決的當兒。一個家丁。跑到大廳上。在家駿面前打了一個千兒。說道。回少爺。大門外邊來了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子。道家打扮。要見少爺。家駿還未答話。伏鐵頭跳起來說道。十




八師叔來了。十八師叔來了。我們快些兒去迎接啊。良驥也料瞧着。來者定是凌風師太無疑了。心中大喜。忙和衆人迎了出來。良驥是第一個走出前廳的。抬頭一望。見來的却不是凌風師太。是他們的十五師叔馮雪藕。只見她冰肌雪貌。不減當年。手執拂塵。肩背寶劍。飄飄有出世之概。良驥搶進一步。下了半跪。口中說道。弟子良驥等迎接十五師叔。雪藕將拂塵微微地一搖。含笑說道。孩子們不用拘禮了。說着和衆人進了大廳。家駿忙請雪藕上坐。親自獻茶。她略略地沾一沾唇。向大衆問道。孩子們好麼。大家都欠身答道。托上人的庇。她又向何其俊說道。俊兒你的大事幹了沒有。其俊躬身答道。果不出師父所料。弟子到了曹州。照着師父分咐的話。一一做了。雪藕點頭微歎道。有這樣總算對得起你那已死的先人了。其俊含淚低



頭。半晌不語。她道。你的妹妹現在什麼地方。其俊忙將遇見游太岳恩禮攸加的一番話。對她說了。她長歎一聲道。凡事莫非前定。我本不欲你們倆瀾跡風塵。無奈俗緣未盡。只好順天應時。叫你們出來。須知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萬勿自昧天良。致蹈危機。戒之慎之。游太岳敦厚廉明。吾愛之重之。汝兄妹依附他。總算不枉了。其俊聽得。想起在蒙山遇到滑飛。險一些兒迷亂住本性的事來。不禁汗流浹背。不敢做聲。她默默的半晌。纖手一擺。其俊才退歸原位。良驥和綠君一同走到雪藕的座前。一齊跪下。良驥口中說道。弟子良驥。綠君參見師叔。雪藕並不答話。先向綠君打量了一會。才說道。那是那一位師兄。師弟的高足。良驥聽得她問出這樣話來。不禁兩頰飛紅。無從置答。雪藕見了這種情形。心中早已十分明白了。正要開口再問時。




家駿也走過來行了禮。將自己利良驥鐵頭同往吉林的一番話說
了。雪藕微笑道。靳小姐不昧本真。居然棄邪歸正。可敬可賀。便是我
們峨嵋派裏也自多了一位傑出的人材了。令尊現今在齊東做下
不軌的事情。已被我們老祖師着人將他帶去勸解了。未知你知道
嗎。靳綠君躬身說道。方才得着這個消息。只道家父在吉林十八師
叔那裏。正擬請何大哥去懇師叔下山。爲家嚴緩頰。不意仙駕忽然
遙降。得悉家父現在老師祖處。敬聆教誨。遜聽之餘。無任欣感。家父
生性邪僻。弟子此番隨羅郎出走。殊屬乖背人情。忤謬天道。然爲環
境所逼。不得不然。師長聖明。當不以弟子不孝不貞爲怪也。雪藕忙
道。這是那裏話來。小姐深明大義。棄暗投明。合乎天道。近乎人情。何
怪之有。卽如我輩也。無非以行俠尙義爲本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但能及早回頭。枉尋直尺。那便不愧爲英雄豪傑了。令尊在老師祖處。斷無其他意見。不過勸善規過。繩入正軌罷。小姐儘請放懷。萬勿介介。綠君聽得。這才放心。良驥又問道。不知師叔怎生知道這個消息的。雪藕道。昨天我由本山到老師祖那裏去朝朔。彼時十八師弟那裏。差了兩個孩子。將靳小姐的令尊送去。所以我知道。這其中的情形。那時你的師父。和衆家師叔。要重重地懲罰靳小姐的令尊。倒是老師祖慈悲。不忍譴責。又將你倆的前因後果。對衆家師伯叔說了。你的師父和家駿的師父。大不爲然。並且在師祖座前。嘖有煩言。祖師爺一番剖解。才將你師父和四師伯的誤會釋去。不然恐怕你定要受你師父和四師伯的譴責哩。當時祖師爺對他們剖解的當兒。曾云伊等慧根遠出於汝輩之上。斯二人。乃本派中之靈秀。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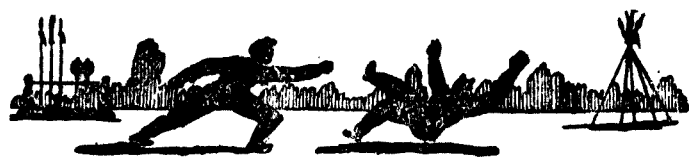
可妄加蹂躪。他老人家說了幾句話。直嚇得你的師父師伯。啞口無言。不過這幾句話。雖然出諸祖師爺之口。但是競爭上進。達到無聲無色的地位。還自出諸你倆的自動。大好根基。慎勿自暴自棄。她這一番話說了。良驥好似冷水澆頭。萬緣俱息。一連應了好幾個是字。雪藕一擺手。他三個又退歸本座。此刻雪藕領着小翠姐妹三個和秋屏一齊來拜見雪藕。雪藕忙叫免了。接着致遠又帶着衆賓客前來參見。雪藕更讓了不准。不多時致遠叫衆家丁排了兩桌酒到大廳上面。衆家兄弟便請雪藕上座。綠君雪鵠秋屏三人作陪。這裏良驥家駿高順寶寶元強一醉伏鐵頭何其俊一席珍肴錯雜談笑風生。雪藕飲了幾盃葡萄酒。清興盎然。便將白雲氍毹卸去。對綠君笑道。席間珍肴不少。但是非我輩助酒之物。小姐不肯一展好身手麼。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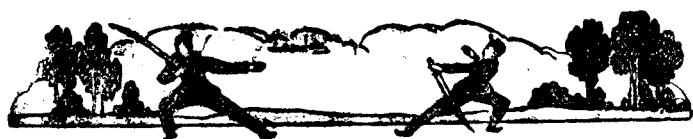
君欠身答道。雕蟲末技。何敢在師長座前賣弄。致蹈班斧之誚呢。雪藕笑道。無須客氣了。我輩信崇爽直。不尙圈套的。良驥知道雪藕的脾氣。忙向綠君說道。既然她老人家高興。綠妹也不要儘來謙讓了。使了兩路。也好請她老人家指教指教。綠君只得出席。躬身說道。師長有命。何敢不遵。只是有不到的去處。務求你老人家不吝教誨。才是弟子之幸。雪藕笑道。不用儘來拘泥了。說話時。小翠捧上她平日所使的那柄七星劍來。她接到手中。拔了出來。丟下劍鞘。說了聲獻醜了。她一個箭步。早到庭心。立了勢子。將一枝七星劍。往背後一擺。左手一揚。打了一個麻姑獻壽的勢子。在邊席上衆英雄。連忙立起來。西邊席上雪鵠等一班人。也自紛紛地站了起來。雪藕立起來。側着身子站着。列公。他們爲什麼不坐着看她舞劍呢。原來她方



才這個獻壽的式子。乃是舞劍中最卑最微的暗號。又是最恭最敬的大禮。意思是向觀者打個招呼。請一個罪。平輩當然站起來。表示不敢當。便是長輩也要站起來。側着身子。表示半受半還的樣子。閑話少說。再表綠君將獻壽的勢子收了。先舞了一路萬峰朝岳的解數。接着又舞了一路百鳥低頭拜風凰的解數。大家自然不能就坐。雪鵠拍手笑道。綠姐有意和我們鬧笑了。左一個招呼。右一個招呼。好像打不完了。累得人兩隻腿都隨你站得痠了。也不是江湖上賣解的。誰要你謙了。又謙。謙之不已呢。在你的意思。原屬是恭敬的。實際上却在那兒尋我們的開心了。說話時。綠君霍地使了一個蟒翻身。一枝七星劍。頓時變了解數。真個是矯若游龍。先還是上三下四。前五後六的。後來漸帶漸緊。攪成一片寒光。看不見一些



兒人影了。雪藕連聲贊好。東邊席上。衆英雄更是喝采不迭的。綠君將一路鳳落岐山的劍法舞完。霎時收住。慢慢地走上廳來。雪藕笑道。有這樣的家數。可算不容易了。綠君笑道。蒙師長謬贊了。她剛才將這一句話說了。猛聽得屏後一陣笑聲。紅裳霓裳和小翠扶着一個孩子出來。那孩子頭上紮着一道白綾。彈墨的抹額。身穿一件粉紅色宮綢的小襖。翠綠色灑花的夾褲。足上穿一雙鴛鴦鐵頭鞋。一張小面孔。粉白得吹彈得破。兩道俊眉。覆掩着一雙秀眼。精神飽滿。小翠攜帶他走出來。向衆人笑道。如今我們這位小劍客。要出來獻藝給師長看了。家駿拍手笑道。好好。快教他使幾路給十五師叔看看。有沒有道根。如有道根。可在這裏給她老人家參頂。豈不省事麼。良驥笑道。好極了。好極了。最難得的便是這孩子。也和她老人家同




姓。拜她老人家做師父。倒又深一層咧。說話時。雪藕一眼瞧見那孩子。更非別人。乃是自己親生的兒子馮紫電。她如何不喜呢。她碍着衆人。不好直認。便粧着不知。向小翠說道。你將那孩子帶過來。給我瞧瞧看。小翠答應着。將紫電攜到她的身邊。她伸出玉手。將紫電拉到懷中。捧着他的。小面孔。細細的端詳了一回。心裏說不出的一種快活。嘴裏却連聲誇贊道。好個孩子。模樣兒倒生得不錯。不知道他是你們的親戚。還是朋友呢。未知衆人答出什麼話來。三十二回中自有交代。

評曰。著小說易。無復筆難。寫一馮雪藕。另具斌嫵。迥不與凌風輩雷同。殊屬不易。以靳綠君舞劍。引出馮紫電。筆法柔媚有致。尤以母子見面一段。神傳阿堵。妙到毫末。綠君良驥之結果。已於馮

雪藕口中隱約叙出使讀者眼光直注末回。

第三十二回

賊禿損睛古寺設謀圖一逞
強徒援手擂台顯技敗羣雄



且說馮紫電被雪藕拉到懷中。細細的看了半晌。紫電見了雪藕。也自依依膝下。好像認得的樣子。雪藕向衆人問道。他是你們的親戚。還是朋友呢。良驥笑道。既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是我們在吉林花雲舍花羅漢家救了出來的。他說他是河北通縣的人。我們回來的時候。曾走通縣訪問過的。他的父親祖母俱已沒了。我們見他無依無靠着可憐。所以將他帶到這裏來。預備將他撫養出來。雪藕連連的點頭嘆息。拉着紫電的手。星眼中含着兩泡熱淚。險一些兒直落下來。勉強向衆人說道。這孩子的身世着實可憐了。家駿答道。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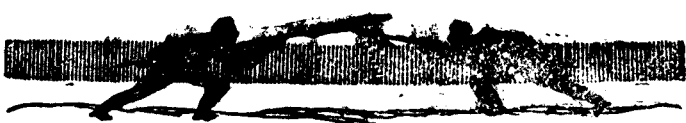
是麼。不知十五叔還肯發慈悲將他帶去麼。她微微地道點了點頭。也不答話。呆呆望着紫電出神半天。想起自己的身世和秦家八年前的情形。珠淚兒不禁奪眶而出。綠君心中早有五分明白。只是不敢開口。閃着星眼。朝良驥望着。良驥心中也有些料瞧着了。只是不敢多話。家駿不知就理。向紫電問道。兄弟你的母親。是不是姓馮啊。良驥連瞪他一眼。家駿會意。忙低下頭來。不敢再問。綠君搭住訕道。師長肯將他帶去。倒是這孩子的福氣了。雪藕說道。這孩子將來的武藝。一定是不錯的。只是情性太急。免不得闖禍遭災的。現在呢。我念他無依無靠。一個可憐的孩子。暫且不必參頂。先帶到山上去收留着。能將他的火性兒馴些。再參頂不遲哩。衆人齊聲稱是。不多時。酒席散了。雪藕帶着紫電向衆人告辭。飄然而去。衆人至她走了。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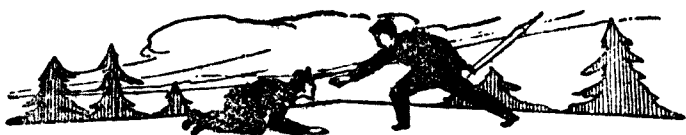
不得有一番猜測。暫且不題。再表滑飛自從那日在周村給綠君的鴉頭傷彈了一日。連夜逃回蒙山。不多時蕭青龍和魏長泰也自到來。三人見面。短嘆長吁。計無所出。滑飛呆了半晌。清滲滲流下一行眼淚。唉聲嘆氣的向蕭青龍說道。都爲你做了那些不才的勾當。如今弄得諸兄弟死的死。傷的傷。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天下的豪傑呢。不如死了。倒不致被人恥笑哩。魏長泰奮然說道。大哥那裏話來。今天不過偶而受了一點挫折。馬上便這樣的灰心了。還能幹什麼大事哩。常言道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如果專心要報復。何愁報復不來呢。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憑這幾個胎毛未乾。乳牙未脫的小子。我們難道就甘心敗在他們的手裏麼。只消再想出一個法子來。包管得他們一網打盡。滑飛冷冷地說道。談何容易。你想出什麼




法子來對待他們呢。魏長泰道。如今一抵一個。斷不是他們的對手。不若到兩湘去將鐵臂兄弟請來。更將白頭少年屠開泰請來。有什麼硬漢能是他們倆的對手呢。滑飛道。還待你說哩。我早就派四弟去過了。不料他們此刻又不在家中。却在北京七弟那裏。你想怎麼辦呢。魏長泰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連七兄弟一道請來。和他們拚個死活。滑飛還未答話。蕭青龍搖手說道。罷了罷了。不要儘在那兒空高興罷。七兄弟一向和我不睦。聽說我的事情。我想他一定是不肯來帮忙的。魏長泰道。這是那兒的話呢。難道他不顧道兒裏的義氣麼。便是和你不睦。如今孫四兄已給一班小兔崽子害了性命。難道不丟他的臉麼。你不去。讓我去帶他。如果他不肯來。憑我三寸不爛之舌。管將他以大義說來。滑飛道。你肯去帶他們。諒無不來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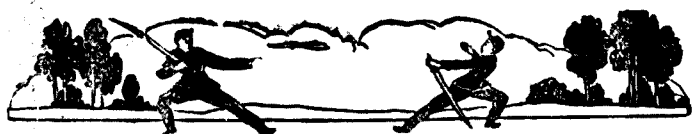
理。但是此事要行便行。不能耽誤了。魏長泰道。你放心。我便起程就是了。他說罷。向滑飛蕭青龍兩個告辭走了。滑飛在林裏養住傷。蕭青龍也自到淮東一帶去邀請帮手了。光陰易過。轉眼間不覺又到第二年的新正月了。那天正當人日。滑飛在蒙山大筵附近各山寨的好友。蕭青龍在這個當兒。忽忽的帶了一個大漢一個少年女子進來。那大漢生得虎頭豹眼。十分凶惡怕人。那個女子的貌相。却和那大漢成了一個反比例。柳眉星眼。梨面櫻唇。十分可人。婷婷嬈嬈的走了進來。滑飛忙立起來招呼道。邵大哥。許多時不見了。什麼風兒吹到此地來的。快一些兒過來同飲一盃罷。那大漢答道。俗事太多。未能時來拜候。罪甚罪甚。說着便自和那個少年女子入座了。列公。這姓邵的究竟是如何的人物。小子也要交表明白了。那個黑大




漢乃是淮東阜甯的人氏。姓邵名叫天龍。那個少年的女子。却就是他的妹子邵楚翹。這邵天龍在淮東一帶。向負英名的。鍊就一身好武藝。尤其是一身拳脚。在道兒裏罕見罕聞的。他能隔牆打牛。百步行空。他的妹妹邵楚翹。更是十分了得。素來和蕭青龍認得。此番蕭青龍途窮計絀。所以才將她兩個想了起來。特地親自到淮東將他兄妹兩個請了出來的。閑文剪斷。再表滑飛等將他兄妹兩個讓了入座。親自斟了兩盃酒。捧到他家兄妹面前說道。多時不見。這兩杯水酒。權作接風。快乾了罷。邵天龍含笑飲了酒。談起報復的事來。邵天龍挺身道。什麼臭小子。胆敢來欺負了我們。真個是太歲頭上來動土。老虎嘴邊來拔牙了。好好好。我們不來便罷。既來總要賣一些顏色給他們看看就是了。說到這裏。蕭青龍揮口說道。邵大哥你還



不曉得哩。那幾個小子。不是無名之輩啊。論起我們的武藝來。在北上。雖然不是什麼出色驚人的好漢。但是自問。也未見得怎樣的幼稚。居然給這幾個小子纏得只有招架之功了。邵天龍聽得這話。越發火高萬丈。大聲喊道。蕭四哥。不要去儘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邵天龍平生最怕聽到這些自倒旗槍的話頭。好漢子。至死不改勇氣。你將眼去拭一拭。看我報復給你。看罷。他說罷。飲了一杯。站起來。便要動身。邵楚翹一把將他拖住。說道。你這霹靂火的性兒。到什麼時候才改啊。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好漢只怕人多。你知道。峨嵋派的第三世中小兄弟有多少啊。邵天龍翻着眼睛說道。管他娘的。便是一千個。十萬個。咱老子難道還怕這班臭小子不成。好歹且讓我去拚個他死我活。邵楚翹道。不要依着自己的急脚鬼。



性兒。凡事須要大家商量商量。難道滑大師的武藝不及你麼。邵天龍聽得。才將一肚皮的火氣。暫且按了一按。只得重行坐下。恨恨地的說道。有什麼可以商議。簡直去爽爽快快地殺了一頓。豈不乾淨麼。蕭青龍道。任廝殺我可又要有一句不中聽的話要說了。你可不要動氣。說到這裡。滑飛忙向他丟去一個眼色。蕭青龍會意。不好再說下去。只得噎住了。田八道。這事我倒有一個主見在此。不知大家是否贊成。滑飛忙道。你且說出來看。田八道。難得邵大哥和他的令妹。有一身好拳脚。何不借着擺擂台的名義。將這班小子吸引了來。設計將他們一個個設計結果了。豈不乾淨。滑飛說道。田八弟這話的確不錯。這計果然不差。除了這條妙計。確沒有其他較好的方法了。蕭青龍也自說道。這方法果然使得。不過這擺擂台一事。久爲官



廳所禁止了。却用什麼法兒去疏通官府呢。滑飛道。疏通官府。倒不着難。但是既擺擂台。這班小子不消說。一定要見高下的了。單單邵大哥和他家令妹兩個。雖然是拳脚高妙。究竟實力方面。好像還欠一點哩。蕭青龍道。只要官府能夠疏通。實力倒不要過慮。魏賢弟到北京去。霍七便是拉不來。屠開泰和鐵臂道人都要來的。有了他兩個來。便是這班小子有通天的本領。還能逃得出他們的手掌心麼。滑飛道。話雖不錯。但是他們兩個。究竟來與否。尙未料定。依我的愚見。目下且不要心急。索性等他倆一道來。舉行這事好麼。田八道。這倒不必。我們且先去將蒙陰縣疏通。佈置停當。還愁他倆不來麼。說到這裏。猛聽得屋上有人狂笑道。來了來了。不要你們在禱祝罷。說罷。撲撲地由大殿上跳下三個人來。衆人一看。不是別人。却正是



魏長泰和鐵臂道人屠開泰三個人。滑飛和衆人大喜。忙讓他三個入座。屠開泰首先向滑飛說道。萬不料峨嵋派裏一班小子要來和我作對。此番我們不來則已。既來都要將這場失去的面子。扳了轉來呢。田八道。我們正在這兒商議報復的方法呢。我們想借着擺擂台的名義。將這班小子引來。打了個二五成一十。你們道這個計劃如何呢。屠開泰道。這個計劃倒也使得。現在佈置了麼。田八道。佈置很容易的。不遇要等你們來再進行哩。現今你們既然到了。我們自然要着手辦了。鐵臂道人說道。大凡擺擂台的。都有一個宗旨。我們却用什麼宗旨來吸引他們來打擂呢。滑飛翻着隻眼。躊躇了半天。猛地向邵天龍笑道。這件事却要邵大哥幫我的忙了。邵天龍道。你只管講吧。只要有用到我的去處。我總替你效勞的。滑飛道。你方才



聽見鐵臂兄的話麼。愚意想借着令妹的名字去號召。未知你肯答應麼。邵天龍慨然說道。這有什麼要緊。你使用了我的妹妹的名字罷。只要能將這班臭小子引來就得了。滑飛見他答應。心中大喜。忙向衆人說。諸位且請多飲一杯。我此刻就到蒙陰縣去和李六乘商議一下子。明天好着手預備了。衆人道是。滑飛便動身走了。田八便向屠開泰問道。屠大哥。此刻由那裏來的。屠開泰道。我和鐵臂老兄去冬就被霍七弟帶到京裏。我們便問他有什麼事相邀。他只是不肯直接來告訴我們。祇說請我們住在京裏半年。自有相求的地方。我們見他不肯說出實在的情形。我們當然也不好問的。魏大哥到那裡邀我倆到這裏來。他立意不准。後來被魏大哥以江湖上的義氣責備他。他才答應。他自己却不肯來的了。我和鐵臂兄再三勸



他。他只含糊答應。我想他未必來了。田八道。七兄弟一向就和四哥走反門的。他的脾氣未免也忒不顧了。便是和蕭四哥有些不對的去處。但是也該要看看江湖義氣的分上。怎地竟不來了。這件事在我輩做不到的。屠開泰道。可不是哩。私人的怨恨。豈能加到大體去的。只有一層。我自今尙未明瞭他和蕭四哥究竟是什麼地方的難過呢。田八道。談起這件事來長哩。當初在雲台山上的時候。有一次師父着他兩個一同到徐州做贓官胡人奉。那時胡人奉有兩個小老婆。給蕭四哥帶到自己的家裏去養着。霍七弟的脾氣。你一向是曉得的。他對於這一層。極其討厭的。當時他便說蕭四哥不好。加上蕭四哥火燎毛的性子。而且又是他的師兄。就肯受他的教訓了麼。當然要駁回的。霍七弟和他鬥了兩句。從此以後却再不叫應了。屠



開泰笑道。怪不道的。上月太岳山覺覺道人。到他那裏大哭特哭。霍七兄弟問他爲着什麼事情。這樣的悲傷。他說滑大哥的高足花羅漢。在他的林內養病。私和他的徒弟道月有苟且的行爲。勸勸他。他不獨一嘴鬍子不認周倉。反而以惡語相加。惱得霍七弟性起。連夜趕到太岳山。將花羅漢砍成幾塊。才算將氣消了。我們來的時候。他還對我們說哩。他說你們到蒙山。將這段話告訴滑大哥。就說他那寶貝敗類的徒兒。已被我做了。他莫要去和覺覺爲難。要人向我要。我自有話對待他。就在這點上。便可以看出他的爲人性質了。田八道。這花羅漢本來是個敗類。是滑大哥驅逐下山的。這消息便是滑大哥曉得。也沒有話對他講的。屠開泰道。霍七弟這種脾氣。我倒十分的贊成。我輩一個堂堂七尺的大丈夫。那些爲人不齒的事情。我



們能幹麼。蕭青龍滿面含羞。一張黑臉。頓時變成一種醬紫的顏色。屠開泰見他侷促不安。也就止住不說了。邵天龍道。如今什麼閑話。都先收拾起來。我們明天預備起來。誰是擂主。誰是擂柱。趁着現在沒有事的當兒。分派下來。不要到臨時措手不及哩。鐵臂道人便道。這不消說。當然你是擂主了。邵天龍道。豈敢。豈敢。兄弟不過學得幾手毛拳。怎好當這樣的大任呢。屠開泰道。這倒無須推託了。既是令妹出名。自然是你做擂主了。別人怎好強佔呢。邵天龍忙道。這不過是借個名兒。也不是真的。我怎敢妄僭呢。鐵臂道人道。不用客氣了。別人便是做擂主。名義上也有不合處。且要被人家議論哩。邵天龍那裏肯答應。只是謙辭不已。蕭青龍道。這樣罷。此番我們用一個輪流值日的法子罷。省得你推我讓的。今天派誰。誰便是台主。你們道。



好麼。田八道。這法子好是好。可惜有個破綻。蕭青龍忙問他是什麼破綻。田八道。譬如輪到一個拳脚稍劣的。值日。萬一碰到了硬生。那便怎麼辦呢。屠開泰道。可不是哩。這方法不妙。竟成了刻板文章了。在我看。輪流值日這個法子。固不要取消。只須每日是動手的人。都不離台。一有了好手上台。馬上將我們這裏最硬的選出去應付。如果沒有什麼好手上台。那麼就歸值日的應付。你們道好麼。衆人齊聲稱妙。說到這裏。滑飛已經由蒙陰回來了。魏長忙向他道。此去如何。滑飛笑道。不怕他不答應麼。我向他將要擺擂台的事情說了。他極口的贊成。並且担任保護的責任。你道我的面子如何。衆人齊聲道。只要官廳裏一准。我們還怕誰呢。明天就着手籌備罷。大家議計了一會子。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早上。田八問明了搭擂台的地址。




却在蒙陰城南的大教場上。田八帶了些銀子。和工役。趕到蒙陰。興工搭台。一面請蒙陰縣出示曉諭。一面又行文到鄰近各縣去通知。這個消息傳出去之後。一般打拳踢足的朋友。一個個摩拳擦掌。拭着眼睛等待。還一般稍知幾路拳脚的小夥子。聽說有一位天仙也似的玉人兒。誰將她打勝了。便帶到家中做老婆。更有黃的金。白的銀。紅的瑪瑙。亮的珍珠。請教有這許多的好處。誰能不動心呢。一個個地眼睜燈盞般大等着。甚至有幾位等不及的朋友。接着這個消息。本是正月二十五日開播。他們在初十內就紛紛地朝蒙陰進發了。再表滑飛等到了二十五日那一天。一個個紮束得花拳繡腿。一式騎着高頭大馬。趕到大教場。只見那座擂台搭得雄壯莊嚴。座南朝北。六角八柱。却是一個鰲魚的形式。當中懸着一塊金字匾。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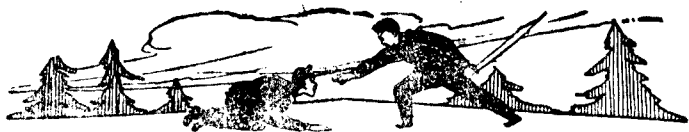
係李知縣親手題的四個大字。乃是「聚精會神」。左右柱上。高高的懸着一付對聯。乃是

懷絕技不妨來一試身手

佔優勝願與訂百載姻緣



台頂上一式是紫箴的細篩蓋的。兩邊兩座台。和擂台不相上下。右邊是官長的席。左邊却是紳董的席。蒙陰縣早派吳守備領了五百兵。在擂台週近維持秩序。還未到台前。蒙陰縣早已和二衙四衙來迎接了。到了台前。蒙陰縣下了令。舉行開台的典禮。一時鼓樂喧天。笙歌匝地。擂台上放下軟櫛。蒙陰縣陪着衆人。一齊登台。昭告天地。行禮如儀。不多時。各種手續做完。蒙陰縣由擂台上轉到西邊的看台。此刻正當未牌的時候。看擂台的人們。早已軋得水洩不通。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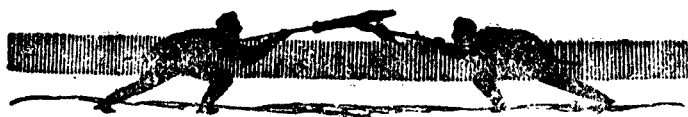
人海了。一個個墊起脚跟。伸長鵝頭。目不轉睛的朝台上望住。不多時樂聲一息。邵天龍和他的妹子邵楚翹。緩步出來。霎時台下暴雷也似的一聲驚彩。邵天龍拉住他妹妹的手。向台下打了一躬。含笑說道。舍妹年才二九。粗知幾手拳脚。但是她目空一切。曾發誓非得相當的人才。斷不嫁出。屢有媒妁登門說項。皆被她一口回掉了。在下雖然是她的兄長。但是對於她的終身大事。自然不得替她作主的。如今爲訪求英雄起見。特設擂台一月。俾天下英雄。同來指教。不妨男女老幼。不問富貴貧賤。誰打我們一拳。紋銀五十兩。誰踢我們一脚。白金一百兩。誰能將我們完全打敗了。舍妹配他。另有黃金三萬。白銀八千。斷不食言。又有一事。當爲天下英雄一陳。便是登台爭勝負。手足不留情。死傷概與本台無涉。如功夫未到。爐火純青的時



候。干祈不要當作兒戲。輕來試驗。致送性命爲要。他說到這裏。一身退向後台去了。此刻台下衆人。見了邵楚翹那張宜噴宜喜的粉龐。誰不身子酥了半截呢。不由的一個個的七張八嘴議論起來。有的說。這姓邵的口出大言。必有真實的本事呢。有的說。像這笨如古牛的莽漢子。雖有本領。在我看。不見得怎樣的高頭吧。還有的說。讓我上去試試看。趁他不備的當兒。給他一腿打下台來。那一個美人肉兒。不是讓我獨自去消受了嗎。又有的說。說出這話來。竟比較放屁的還輕一些。人家沒有生眼睛嗎。不表衆人在聚訟紛芸。再說此刻東北角上。大吼一聲。跳了一個大漢上台。放開霹靂也似的喉嚨。大聲說道。誰出來與咱見個高下。屠開泰在後台慢慢的出來。抱腕當胸問道。來者貴姓大名。那大漢一陣狂笑道。你問我麼。我姓王。名



字叫八。外人送我一個綽號。就是冲天砲。屠開泰笑道。原來是王八兄。失敬了。王八更不回言。飛起一拳。直對屠開泰的前胸打來。屠開泰忙將身子一側。王八一拳落空。身子住前一傾。屠開泰一探虎爪。抓住他的後領。提在半空。往台下輕輕的一放。帶笑說道。好朋友。請你去吧。王八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滿面羞慚。連忙鑽出人叢走了。屠開泰站在台前。笑吟吟道。向衆觀客說道。諸位中還有那一位肯來賜教。請卽上台來罷。話猶未了。西北角上有人大吼道。我來也。隨着聲音。跳上一個人來。黑衣紮束。兩眼朔朔有光。五短身材。方面無鬚。更不通報名姓。飛起一足。向屠開泰的右脇踢來。屠開泰忙一探身。使了一個海底撈月的架式。不料他却來得迅速異常。穿雲閃電。價的將足收了回去。身子一縱。一伸兩臂。揸開十指。直向屠開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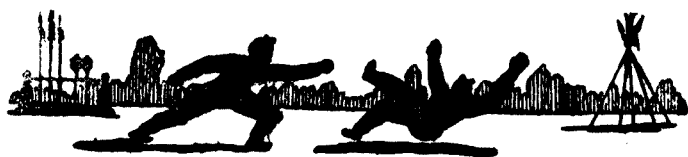


頭上抓了下來。屠開泰識得這個家數。名叫奪印。是解數中最厲害。不過的一着。非用關公大脫袍的解數。讓不了的。屠開泰立刻將身子一蹙。倒退兩步。兩隻手並起來。朝上一翻。隔開那短漢的兩手。趁勢就使一個枯樹盤根的架式。那短漢再想讓時。那裏還來得及呢。撲通倒下。屠開泰却不近逼。只站一邊。微笑說道。冲撞了。那短漢爬起來。也不答話。拂拂自己身上的灰塵。霍地跳下台去了。此刻衆人見屠開泰連敗兩人。不由的拍手喊好。屠開泰也自得意洋洋。春風滿面的向台下說道。兄弟學得幾手毛拳。方才不過僥倖而已。或者是二位讓我的。也未可知哩。並不是我的本領好。還有那位肯來賜教呢。他說這裏。只聽得台西有人喊道。你那台上快放下扶梯來。好讓小爺上去。和你們見個高下。遲一會子。小爺的興過。便是你們來。



請我。我還不高興咧。未知這個講說的係是何人。下回自有分解。評曰：打播賣解，乃武俠小說中不可缺少之好資料。然俗手爲之，不流於平常。卽病於奇突。本回排場佈局，自成一格。至於拳法解數，歷歷如數家珍，非三折股肱者，曷能勝此。滑飛董設播台，原爲引良驥等爲目的，反以他人開播，文法妙有變化。

第三十三回 霹靂手驚走藍天霽 螳螂功拜倒白雲飛
却說屠開泰連敗二人，心中好不得意。正自向台下招呼的當兒，猛可裏聽西邊有人喊道：「你那台上快些兒放好扶梯來，好讓小爺和你們見個高下啊。」屠開泰聽得忙掉轉頭來，向西一望，只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後生，頭戴一頂瓜皮小帽，頂旁還拖着一縷紅纓，身



穿烏緞的背心。月白布的長褂。斯斯文文的從人叢中軋擠到台邊。屠開泰好不暗笑。暗自說道。這樣鬼頭。也想到台上來逞能。真個是爛蝦蟆想吃天鵝肉了。此刻台下靠近的一班看客。也自點點指指的說個不休。有的說那裏像個打播的。竟是一個未出書房的書僮子。他也想去僥倖一下子。怕不白送了性命麼。有的說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能動斗星。他沒有本領。便是偷來的膽。也不敢到台上去的。難道他是盲目不成。不看見方才那兩個吃台上的人攢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麼。又有一個說。大家不要儘在替別人擔着心事。且將眼睛拭一拭。看個明白。他勝了。金銀美人也輪不到我們。他敗了。我們又不替他受罪。何必唧唧不休的打旁皮官司呢。衆人正自七張八嘴的當兒。台上已經放下一隻軟梯來。那人拉住扶手。一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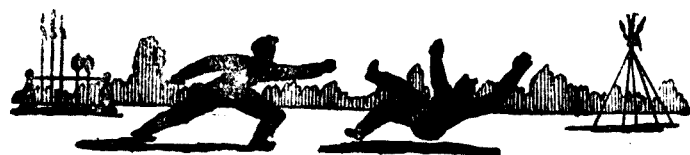
步的慢慢地走上台去。文氣冲天的躬身向屠開泰問道。敢問大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屠開泰見他這副傻腐的樣子。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只得答道。小弟姓屠。雙字開泰。洞庭的人氏。轉問吾兄。尊姓台甫。寶鄉何處。他便答道。辱承下問。愧不敢當。小弟原籍皖肥。祇以天災人禍。遠徙齊東。家嚴棄世。家慈託庇頑健。小弟日攻經史。殊乏人生趣味。忽聞此地有打播結姬之盛舉。弟也不才。妄思攀龍附鳳。班門之請。諒所不免。惟僥倖心熟。尙望吾兄拳足之下。稍讓三分。屠開泰聽了。不禁笑道。老兄斯文半天。仍然未肯將尊姓合甫露佈出來。說到這裏。那人忙道。該死。該死。竟成所問。非所答了。小弟姓龐。賤字龍。別號青梅居士。承朋友的盛誼。又送我一個綽號。叫做酸根。屠開泰聽到這裏。不禁嗤的笑將起來。龐酸根道。今天我們來較量。還



是文打。還是武打。再則還是先文後武。先武後文呢。屠開泰笑道。小弟不知老兄的切口。望乞言明。怎樣叫做文打。怎樣叫做武打呢。龐酸根道。文打便是你先打我三拳。我再還你三拳。武打呢。却不對了。亂七八糟。八來上一陣。依小弟的愚見。以先文後武爲最適宜。因爲先有文而後有武。先治而後亂。先假而後真。屠開泰聽得便有些不耐煩了。忙道。老兄既要先文後武。小弟便遵命了。說罷揮起拳頭。直對他的頭頂打了下來。龐酸根霍地使了一個鳳點頭。讓過了他這一拳。屠開泰見他這樣的神速。好不詫異。更不敢怠慢。逼近一步。一對拳回兩邊一分。使了一個雙龍出水的勢子。直向他的左右肩頭打了下來。他趕緊一挫身。使了一個金蟬脫殼的勢子。又讓過了。屠開泰收回右拳。左拳向上一翻。又變成一個丹鳳撩雲的勢子。直對他



的右太陽穴打來。他一偏頭。往斜次裏一躡。立定脚步。向屠開泰笑道。如今閣下三拳已過。臨到小弟來獻醜了。他說着。霍地一縱身。逼近屠開泰的身邊。左拳一起。照定屠開泰的面上一晃。屠開泰忙一偏頭。不料他的拳頭很迅速的收了回去。屠開泰曉得中計。忙將身子一側。說時遲。那時快。他右拳早從他的左脇下捲進。饒你讓得快。肋骨上已給他擦了一下子。痛入骨髓。龐酸根倒也乖覺。右拳收回。左掌忽的從他的頭上劈下。屠開泰那裏還來得及讓呢。一頂六楞英雄帽。早喫他劈了下來。屠開泰大怒。正要動手來報復。不料龐酸根長笑一聲說道。小爺打得不高興了。明天會吧。說着跳下台去。在人叢中大搖大擺的走了。台下衆人不由的轟天大笑。將一個屠開泰笑得無地可鑽。一溜煙到後台去了。不多時天色已晚。樂聲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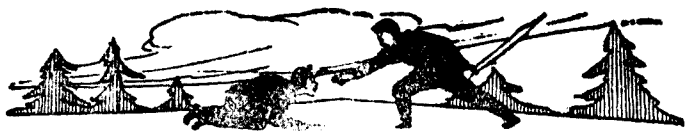
台上兩面紅幙拉了合攏來。台下的衆人也自各尋歸路去了。到了第二天的午後。看播的人有增無減。午牌一過。播台前已經萬頭攢動了。這天是邵天龍值台。循例到台前打了一個招呼。等人來比試。不多時。有人上台比試。你來我去。未上一個時候。竟給邵天龍打敗了十七個。有的三拳。有的兩足。連掙持十合的都沒有。台下的采聲。也就隨着陸續不斷。直到夕陽西下。未有一個敵手。霎時樂聲又起。宣告閉幕了。第三天值日是魏長泰。起首也有幾個三脚猫的小夥子。給他打下台來。他便自形得意的到台前說道。比較武藝。先要自問。是否有上台的資格。然後再來。必其再像這一輩子三拳兩足的來取笑兒。還請列位不要光顧才是。說到這裏。正北大喊一聲道。好小子。休要口出浪言。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咱來會你說話時。哄



囉咚已經跳上台來。魏長泰回頭一望。見來者乃是身高八尺紅臉的漢子。也不打話。揮起栲栳大的拳頭。向他就打。他只得揮拳相迎。一往一來。鬥了二十餘合。猛聽得魏長泰一聲叫道。好小子。給我去罷。那大漢好像斷線風箏也似的。翻跌下台。魏長泰格外得意。大笑道。方才在打着招呼。請這班豆腐拳師。不要來光顧。不料仍然來和我們取笑。這是何苦來呢。話還未了。東南角上飛了一個人上台。一點聲息也沒有。魏長泰只顧在那裏說嘴。那人上台他竟一些兒也未曉得。那人在他的背後。輕輕的說道。台主爺。在下來候教了。魏長泰倒是一驚。忙撥轉腦袋一望。只見那人頭戴方巾。身穿直擺。足登粉底烏靴。面如古月。眼若明星。雙眉帶煞。脣紅齒白。那裏像一個打擂的糾糾武士。却像一個軟弱的斯文秀士。魏長泰知道他定是個



勁敵了。忙抱拳問道。敢問老兄尊姓大名。他躬身答道。小弟姓藍。賤字天霽。本欲遠游秦晉。昨聞道途傳說。此地有此盛舉。所以折途由淮安來。藉領略諸英雄之神技。但小弟自知拙劣。何敢與台主較長計短。然欲請台主指教。不得不來獻醜。尙望台主不棄愚頑。誨我教我。魏長泰忙道。老兄何必過謙。肯來賜教。在下幸甚了。說到這裏。那少年將方巾除下。裏面露出白綾抹額。直擺脫下。裏面是玄緞英雄襖。胸前打着六爪的英雄結。下襯着玄緞灑花的棍褲。烏靴褪去。露出薄底牛皮的雲鞋。此時早有人過來。將他的衣帽接了過去。魏長泰立在主位。擺開門戶。向他說道。請進來吧。藍天霽搶着立了一個勢子。說道。有僭了。說着兩拳向後一斃。飛起一腿。照定魏長泰的下襠挑來。魏長泰左腿一曲。右腿一轉。成了一個鈞金鰲的勢子。冷不



防那藍天霽猛的使了一個蟒翻身。將翻出去的腿得了位置。踏定了脚步。接着又是一腿照定魏長泰的右脇打來。長泰躲讓不及。霍地往上一跳。却不料正打中他的腿彎。撲的往下一跪。藍天霽搶前一步。一掌認定他的頭上劈了下來。這一掌任你魏長泰有通天的本領也難讓掉了。這時猛的從後台跳出一個人來。大聲喊道。不要動……藍天霽一怔。連忙住手。列公。那人是誰。却就是未出場的鐵臂道人。他在後台見了藍天霽。縱上台來。便知道他的本領一定是不弱的了。及至望見魏長泰走不上兩着。已到生死的關頭。他如何不急。閃電價的穿了出來。藍天霽見有人出來。當然不好再下辣手了。忙住了手。魏長泰得着這個空子。忙在地上躍起。飛也似的奔向後台去了。鐵臂道人更不打話。搶近一步。兩手向前一拖。一低



頭直對藍天霽的前胸撞來。藍天霽識得這是頭肋功。萬不能直當其衝的。這一頭下來。至少也有千斤的運氣。他連忙將身子一側。往斜次裏倒退兩步。鐵臂道人一頭不着。身子不由的往前一傾。好個藍天霽。他趁他身不由主的當兒。飛起一腿。直對他的後臂踢來。鐵臂道人知道他必然要用這一着。他也不肯示弱。將右腿往後一伸。使了一個神龍掉尾的勢子。藍天霽的脚尖正和他的脚根撞個正着。鐵臂道人閃電般地掉轉身來。藍天霽此刻。心中早在盤算着道。常言道的好。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眼見這個傢伙。不是個膿包小子。再不下手。恐怕真要後悔不及哩。他想到這裏。不由的將他生平。的絕技。連環腿使了出來。鐵臂道人。見他使出連環腿來。到也吃驚不小。憑着他自己的穿跳蹦縱的本領。來和他應付着。不多時他



的八八六十四腿。使完了。鐵臂道人也在打算着用法子來應付藍天霽。見他連環腿使完。鐵臂道人霍地縱起身來。攢開十指。當頭向藍天霽抓了下來。藍天霽一見大吃一驚。不敢回手。忙往傍邊一讓。抱拳說道。台主的拳術高明。非小子等所能望其項背的。謹承教訓。我們再會吧。他說着。走到旁邊。將自己的衣服穿好。跳下台走了。列公你們看這藍天霽不是一個功夫蠻好的英雄麼。論起理來。不見就輸給鐵臂道人的。爲什麼未見什麼高下。就走了呢。原來有一個緣故呢。鐵臂道人方才攢開十指來抓他。這是一種什麼功夫呢。却就叫作霹靂手。這霹靂手在拳術中是最陰毒的一種功夫。初練的時候。將一雙手擺在粗砂裏。每日擦了兩個時候。過了三月。將粗砂改爲小三棱石。再過三月。將三棱石改爲鐵菱角。擦到鐵菱角。却



又要加毒汁練法了。在擦了一小時之後。用硫黃粉五毒蟲的末子調和。放在一隻鐵盆裏面練的人。趁着在鐵菱角裏擦得冒火的當兒。將手納到鐵盆裏去。吸受毒汁。照這樣練了三年。便成功了。（按此法乃古今藝術大觀外功門所載。）霹靂手比較螳螂功稍遜一籌。因為霹靂手有時打不着人。還可以依着毒性去害人。但是螳螂功却不是這樣了。完全靠着功夫取勝。有時給他抓着一個人。人頭抓落下來。不見一點一滴血跡。這種螳螂功。已經達到無色的地位了。怎麼叫做無色呢。譬如劍仙練劍。也分爲有色無色的兩種。無色乃劍術中最上乘的。他用飛劍殺了一個人。那個被殺的人頭頸上面。祇露出一些紅線痕來。可是那被殺的。早已氣閉身亡了。有色的劍術。也和常人殺人的一樣。出血落頭。沒有分別。練法又自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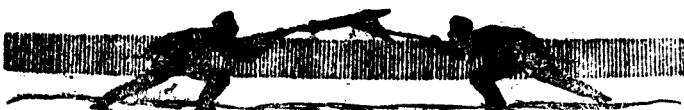
限有篇幅。小子不能一一的詳細叙了出來。只得略略地表了一表罷了。閒話休題。岔歸本文。再講那個藍天霽。見鐵臂道人揸開十指。那指頭上都露出鮮血似的紅色來。他這一驚。幾乎將真魂嚇走。忙穿了衣服。不敢再鬥。跳下臺去了。列公。這藍天霽果係何人。小子趁此時候。交代一個仔細了。原來他就是了塵祖師的第二徒弟崑崙山太空和尚的高足。太空爲人好靜。平素除却到峨嵋山去朝朔。向不多走的。他一輩子發下誓願。祇收兩個徒兒。不收第三個的。除却藍天霽以外。還有一個叫白雲飛的。他兩個是一日上山的。而且又是同年。所以師兄弟的感情。非常之厚。在崑崙山住了四年。太空便命他兩個下山。到各地的師友處請益。他的本意。無非是叫他們自己多一些閱歷。再則自己也好清淨一些。他倆拜別太空。先到山西



去拜訪他們的十一師叔徐一真。又到吉林省去拜訪他們的十八師叔凌風師太。由吉林轉道江西在懷玉山馮雪藕那裏住了兩月。有一天白雲飛對藍天霽說道。大哥我們在這裏久住下去。終於不是一回事體。不如到十一師叔那兒去。尋一做事情做做。也不負我們一身本領了。藍天霽道。可不是哩。我早就有這樣的心了。難得你又想到這裏。而且我們倆上無父母。下無妻子弟兄。不去尋一個長久安身的地方。究竟有一些不像。再則十一師叔那裏。現在正需着人用哩。我們去替他解鏢。只怕他還求之不得呢。他兩個商議定了。便向馮雪藕告辭下山。走江蘇。遊覽秣陵的勝跡。留連了一個多月。不覺已到年終了。因秣陵朝北。到清江浦。那天正是小除夕了。白雲飛道。我們在這兒過了年。到明正再走吧。藍天霽道好。他倆尋了一



家小酒館住下。到了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了。一時爆竹聲喧。桃符酒晉。家家迎喜。個個拜年。十分熱鬧。白雲飛向藍天霽笑道。別人家都興高采烈的過着新年。我們倆客居異地。也應當想出一個法子來。消遣。消遣。才好呢。藍天霽道。我們想出什麼法子來消遣呢。白雲飛想了半天。說道。什麼都不及飲酒來得好。我們拚了一醉罷。藍天霽道。不對。不對。兩個人吃酒。究竟沒有什麼興趣。白雲飛道。那麼。何不到各房間裏去邀上一邀。將住在這館裏的客人。完全請了來呢。藍天霽搖頭說道。你這話。更不對哩。人家和我們素不相識。怎好去冒昧呢。肯來還好。如果不來。我們不是難爲情了嗎。白雲飛笑道。他們也不是個傻瓜。新年新歲的。我們預備着好酒好小菜去邀請他們。他們難道認真就不肯來了嗎。藍天霽笑道。既要做東道。當然也



要先預備一些酒菜。難道請人家來先坐冷板凳不成。白雲飛笑道。不是你提起來。我竟忘了。他說着忙走出來向樓下喊道。堂倌們來一個。我有話分咐哩。不多時來了一個堂倌。白雲飛便道。今天我們要請客。趕緊給我到我的房間裏面。擺下一桌酒來。揀上等的好小菜。來上十六道。那堂倌彎背陪笑道。對不起爺。我們這裏的大廚司。都回去過新年了。都要過了元宵纔來呢。這館裏的客人。日常喫的便飯。皆是我們辦的。談到辦小菜預備酒席。我們却不敢擔任了。白雲飛忙道。有什麼不敢擔任呢。你放大了膽。辦了就對了。我們也是照樣給你們的錢。那堂倌忙道。爺子這話原屬不錯。但是我們對於辦小菜這層事。向來是沒有經驗的。怎好亂弄。而且今朝又是大年初一。一切小菜的原料。沒處去買。這酒席怎麼辦呢。白雲飛說道。這



真巧了。臨到我要想請客。不料便要東沒西了。罷罷罷。你只揀那常日吃的小菜。多揀幾樣精美的來罷。那堂倌道。現在可口的小菜。也祇有白炖豬肋。紅燒牛蹄。和醋溜青魚。油炸白鴿幾樣。其餘便沒有什麼可口的小菜好吃了。白雲飛笑道。有了這幾樣。也就夠了。用不着別樣了。只有一層。你須要將這四樣小菜用大傢伙盛上來。價錢照算。再將那廿年陳的竹葉青。來上一甕。快點給我。就去辦來。那堂倌一連應了幾個。是。下樓去了。白雲飛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對藍天霽笑道。今天可不巧了。酒席沒有人來辦。藍天霽笑道。幸是我叫你。先是預備酒席呢。如不然險一些兒。弄出一個空城計的笑話來。白雲飛道。不要緊。不要緊。現在我因為沒人辦酒席。已經叫堂倌們預備小菜和好酒了。你不要走開。只在這兒預備着。我且去請客去。他



說着出去了。藍天霽在房裏等了一會。果見兩個堂倌扛了一甕酒走進房間。藍天霽忙道。你們有沒有較大的地方。有一個堂倌說道。有有有。我們後面有一座小小的院落。你們如果合式。不妨就到那裏去飲酒。藍天霽聽說。好生歡喜道。既是這樣。你們快將酒扛到那兒去。那兩個堂倌答應着。將酒扛到後面去了。不多時白雲飛邀了六個人來。內中兩個斯文先生。一個白髮蟠然的老翁。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一個四十多歲江湖術士。一個五十多歲的破衣老兒。走進房間。大家循例拜了年。那兩個斯文先生齊聲向藍天霽說道。萍水相逢。皆是他鄉之客。然而值此爆竹一聲除舊之時。閣下特設佳釀。美饌。下邀我輩作迎春之宴。盛意殷殷。殊屬可感。但是却之反爲不恭。受之實足有愧矣。藍天霽還未及答話。那個江湖術士掀開



兩片篋片嘴唇笑道。敝人昨夜排骨牌一數占得四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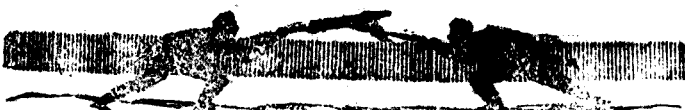
一飲一啄。

莫非前定。

淘沙得金。

其細已甚。

在這四句的當中。細細的一想。我便知道今天一定有人請我來赴迎春席了。而且又占得一個醉字。我使料定今朝有酒喫無疑了。藍天霽笑着對衆人說道。客地無聊。彼此一樣。今天斗膽逛諸君的駕。小飲一會。諸位肯賜光實屬萬幸了。且請到後院裏去罷。說着同衆人下了樓。直向後院而來。到了後院裏。只見一桌酒已經擺好。幾樣小菜皆用暖鍋熱着。大家就了座。白雲飛拿起酒壺。便到衆人的面前斟酒。藍天霽道。枯飲無趣。總要想出一個特別的法子來飲酒才好。藍天霽說罷。白雲飛道。我倒有一個法子在這裏。不知你們合用與否。我却不敢斷定的。衆人齊聲說道。你說。你說。只要新鮮有趣。我



們也沒有不樂從的道理。白雲飛道。搏戰角勝。誰輸一記。飲三盃。如有不會飲酒的。便將生平所長的技藝。獻一點出來。作爲飲酒的替代品。衆人齊聲道。好。大家不時拈起對手。三元八馬的狂喊起來。不多一會。那個江湖的術士。一連輸了五拳。白雲飛便斟了十五盃。放到他的面前。他仰起頸子。一口氣喝了。白雲飛拍掌大笑。此刻那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和藍天霽搭上手。猜了三拳。那孩子不料完全輸了。藍天霽便叫他飲酒。那孩子不肯。白雲飛那由他分說。倒了九盃。迫着他吃。他道。不要說九盃了。便是三盃我也吃不了的。白雲飛道。那麼。你拿什麼出來做酒的替代品呢。那孩子笑道。有是儘有。只是沒有人陪我。我却不高興的。白雲飛道。你頑什麼。且說出來看看。我可能伴你一同頑麼。他道。有什麼不能。只恐你不肯罷。白雲飛道。有



什麼不肯呢。你且說出來。他道。我別的却沒有什麼本領。祇會幾手毛拳。你肯和我對對手兒麼。白雲飛聽得哈哈大笑。我道是什麼的呢。原來是這個。對你講罷。你爺爺是要拳的大家。好孩子。我們去走幾路耍子罷。他說着放下酒壺。縱身出座。那孩子也自跟了出來。到了院心。白雲飛在下首。立了一個門戶。笑道。我的好孩子。你來吧。那孩子也不答話。捏緊拳頭。一縱身。照定白雲飛的門面。打了下來。白雲飛忙將左膀一圈。迎了上去。那孩子的小拳。正中他的曲池。震得他半身麻木。白雲飛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那孩子趁勢往上一躡。張開十指。向他的面孔上抓來。白雲飛見了。慌的一低頭。向右边一躡。那孩子撲了一個空。兩隻手不偏不欹的抓着白雲飛後面的一塊花名石碑。兩隻小手直插入石裏。火星四射。白雲飛大叫道。



在下有眼不識泰山。敢問小英雄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乞望示明。未知那個孩子究係何人。下回當有詳細的交代。

評曰 藍天霽誤敗於鐵臂道人。正爲下文南官叟力敗羣盜着力挑寫。以擺擂台作峨眉派三世中之英雄。作一小聚。巧不可諧。白雲飛藍天霽之身世性質。又與伏羅周強諸人不同。著者胸羅萬象。觸手成章。


第三十四回

酒酣耳熱前塵影事話滄桑
色授魂飛翠袖明璫稱敵手

且說白雲飛見那孩子使出兩路出色驚人的家數來。不禁十分拜服。忙請教他的名姓。那孩子還未答話。在座的那個老翁搶着說道。你問他麼。我對你說罷。雖然和你不同。却也和你同派哩。白雲飛




聽得這話。越發驚疑不定的問道。敢問老丈這位小英雄究係何人。請卽示明。那個老頭子笑哈哈的說道。還問恁的。他雙姓南宮單字玉。玄靈大師座前的一個煎藥的僮兒。是不是和你兩位同派不同參呢。說到這裏。藍天霽這一樂非同小可。快活得直跳起來。忙走過來。拉着那孩子的小手說道。我的好兄弟。快來飲一盃得勝酒。你的二哥竟給你打敗了。誰也看不出你有這樣出色驚人的武藝哩。南宮玉笑道。哥們不要儘來取笑我罷。我又有什麼出色驚人的武藝呢。不過閒來跟着大師偷學幾着罷了。白雲飛連聲贊道。好極了。好極了。有這樣的硬分。那一處兒去不得呢。南宮玉呷了一口酒笑道。我這一點兒算什麼。我們老爺子的硬場面擺出來。將你們還要誇不絕口咧。白雲飛忙問道。誰是你的老爺子。南宮玉指住那個方才



講話的老頭子說道。那就是我們的老爺子。他老人家在雍正時候。也曾幹過一番泣鬼驚神的事業。如今年紀有了。他老人家也早就退歸林下。韜光養晦。不再出頭了。白雲飛藍天霽兩個。聽得越發驚詫不止。忙一齊下座。到那老翁面前。躬身請教他的名姓。他掬着銀鬚。對他倆笑哈哈的說道。在雍正十三年時候。老夫做了幾件事。不料人言可畏。有好事者竟指老夫爲異端巨擘。老夫爲保全聲譽起見。不得不退隱山邱了。要問老夫名姓。可聽得尊師云過琵琶叟麼。白雲飛搶着答道。老丈莫非就是琵琶叟南宮大年麼。那老爺微微的點首說道。便是老夫。白藍重行見禮說道。不是老前人說出底蘊。小子們險一些失之交臂咧。不知老發人怎知小子等是峨眉派裏的人物。南宮大年呵呵笑道。孩子們可又痴子。老朽踏翻淮海。走




盡江湖那一派的出手。焉有不識的道理。我今天不妨先講幾個出手的例子。給你們聽聽。看崑崙派出場先「打魁星踢斗」。峨眉派出場先打「朝天子」。武當派出場先打「丹鳳擦雲」。崆峒派出場先打「毒龍出壑」。紅派出場先打「七星朝北斗」。白派出場先與崑崙派同。後與崑崙派不同。皆有一定的倒子。老朽怎地不認得呢。白雲飛道。怪不道老前人一口就道出我們的根底來啊。敢問老人家客歲由什麼地方來的。新歲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笑道。去冬遠涉三吳。入越覽西湖之勝。遨遊一月。倦鳥知還。遂轉道北返。不圖爲沿途佳景。逗留行至秣陵。已到年終臘盡了。小孫不慣住留。遂趕到此地度歲。不料又遇二位。真是興會了。白雲飛道。老前人在這兒逗留幾日。即可啟程呢。他道。萍踪飄忽。殊難料定。或日內卽啟程。崑返蓬萊。或爲



俗事所羈。遲至杏花放後。亦未可知。藍天霽問道。令孫亦隨老前人歸去麼。南宮叟笑道。膝下伶仃。祇有此子。差解人意。前爲汝大師伯煮藥三年。老朽每於風雨之夕。輒起孤寂之感。汝大師伯亦知吾寂寞。不欲長留此子在座下。於去歲八月間。即令其回到蓬萊了。此子厥志可嘉。每欲在天地間一露頭角。輒以老夫天年未盡而中止。此番歸去後。吾當將平生所有之長。盡授此子。俾他日繼我遺志。五年後。即可與貴派三世中諸兄弟。互相問世矣。白雲飛藍天霽兩個聽到此。到這裏也不好再問。只得用別話岔開。大家痛飲了一回。才散。由此向後。每日聚談飲酒。十分歡洽。光陰最快。不知不覺的又到元宵節後了。南宮叟便不再住。向白藍二人說道。老朽不陪二位。今天却要起程了。藍天霽道。不知老丈此行是不是回府呢。南宮叟笑道。本擬



返舍。現又欲往秦晉一遊。白藍兩個大喜說道。我們此刻也欲到山西大同去呢。老丈欲到秦晉。真是天假之便。我們也好追隨左右了。南宮叟笑道。既與老朽同道。最好的了。大家談了一會。付清店帳。出門走了。在路幾日。已到山東境內。沿途沸沸揚揚。聽得傳說蒙陰縣有人擺設擂臺。白雲飛藍天霽兩個。聽到這個消息。不禁技癢難熬。便邀南宮祖孫一同去。南宮叟不好推辭。答應着。和他兩個同去。於是由嶧縣轉道往蒙陰而來。他們到了蒙陰。擂台已經打了兩天了。藍天霽便上台去。和鐵臂道人見了幾着。見了鐵臂道人使出霹靂手的功夫來。他可誤認作鷹爪力的功夫。嚇走了。其實這鷹爪力的功夫。還比螳螂功來得厲害。這功夫祇有峨嵋派裏有數幾個人能使用。但是練法與螳螂功又是不同。螳螂是硬中鍊出來。鷹爪力的



功夫却是從軟處鍊出來的。談到霹靂手是手功上最沒有價值的。只消逼住氣。和他抵抗。他那手上的毒氣。便不能出來傷害你了。但是你如果喫不消他那一劈。那末。你切不要和他去抵抗。枉送性命的。論起藍天霽的硬分來的。確能將鐵臂道人打敗。不料却給他的霹靂手功夫嚇退。這層事不獨讀者諸君們要替藍天霽抱屈。便是做小說的也要替他喊冤哩。閒文剪去。再表鐵臂道人使出這霹靂手的功夫。也是冒險的一着。明知自己不是藍天霽的對人。借着這着來恫嚇他一下子。初不疑藍天霽竟給他嚇走了。他見藍天霽跳下擂台。自己不禁暗暗的叫了一聲慚愧。退到後台。這天下午。自從兩個見過高下後。便沒有第二個再上台來了。不多夕陽西下。樂聲一起。第二天的擂台。宣告閉幕了。鐵臂道人和衆賊回到館驛裏。衆



人不禁嘖嘖的誇贊鐵臂道人不止。鐵臂道人忙道。好險。好險。這不是我的本領。今天總算碰着幸運兒。談到硬分。我却不是他的對手。哩。滑飛道。那個姓藍的走了幾路。不獨不含糊。而且比較我輩却要高出一倍。我們假使將他收羅過來。倒是一個硬幫手哩。蕭青龍道。依我看那個姓藍的手脚。使起來有許多峨嵋派的家數。只怕也是那起小雜種的同黨。也未可知哩。前次錯認一個何其俊。斷送我們一個好手。滑大哥又犧牲了一隻眼睛。如今亂去招惹。不要再上前次的惡當吧。田人道。提起這事。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便是我們擺這播臺。本來的目的。原是吸引那班小雜種來的。如今眼見得三天播打過了。還未見他們一個影子咧。不想一個法子來。就此下去了嗎。滑飛聽得。不禁頓足說道。啊呀。可不是哩。萬一那班小雜種不來。



我們不是白白的費了一番心思麼。魏長泰道。我有一個絕妙的方
法。在這裏。如用了。料定那班小雜種。一定是來的。滑飛忙問道。你有
什麼好方法呢。魏長泰道。這法子使起來。須得一個輕功最好的人。
送一封信到周村去。信上就說周家駿的哥哥家驊。給我們捉住了。
現在蒙陰。指明要周家駿到蒙陰來。方將家驊還給他。周家駿得
了這信。必然怒氣冲天。無暇疑惑。就要很迅速的來了。還有一班小
子。見他定要隨他一道來的。到了這裏。肯上播臺。那是最好的了。如
果不肯上播臺。那時我們不妨再定別策。不妨就着他們的住處。將
他們做了。豈不省事。屠開泰搖頭說道。不行。不行。你這條計好大的
破綻。瞞得誰來呢。不要說那班狡如山兔的小雜種。不來上你這個
掩耳盜鈴的計劃。便是愚笨的我。聽得。也可以知道這條計一定是



莫須有的了。試想周家驊現在淮安昇到副將了。手下豈少好手來保護他呢。而且周家驊也不是個無名之輩。那裏便這樣的容易給我們捉住了嗎。這話還可原諒。只是既被我們捉住。我們還不隨手做了他。犯着多生枝節。又到周村去寄柬麼。屠開泰說罷。衆賊沉吟了一會。滑飛首先開口說道。屠大哥的話。固屬不錯。但是魏賢弟這計雖有破綻。但是的確能夠朦混一時哩。大凡一個人聽見自己的。人給人家捉住。不由的要發怒生急。一急一怒。確將猜疑的心理。完全給忿怒遮掩了。此刻最怕是有人在傍邊提醒。如果沒有人在傍邊提醒他。那末。說不定竟能照他的計上來呢。如今事已如此。想不出別的妙法來。只好先用這個法子去騙一騙他。或者可以上騙。那就好辦咧。說到這裏。邵楚翹搶着說道。既然可用。那末送信的這一



趨差使。我來担任罷。滑飛忙就燈前寫了一封信。交給邵楚翹。動身走了。不到五更鼓後。邵楚翹回來了。衆人忙起身問道。此去情形如何。邵楚翹說道。我到那裏。不過才二更鼓近。那個周家駿的大廳上。靜悄悄的不聽得一些些聲音。我也不敢過於逗留。隨手將信從天窗擲了下去。我便回來了。衆賊齊聲說道。這計有用與否。就在這幾天裏。便見分曉了。他們談談說說。不多時已到卯牌的時候。大家盥洗已畢。用了些點心。已到巳牌了。接着又用了午飯。預備登臺。這天值日。却是邵天龍。紅幕一開。就聽得西南角上一聲狂吼。跳上一個人來。面如重棗。眼若銅鈴。蓬着一頭的短髮。站在台心。憨笑了一陣子。潑開喉嚨說道。你這漢子。是不是擺擂台給我們打的。邵天龍點頭微笑道。你這小夥子。難道也想和本台主一見高下麼。那蓬頭僮




憨笑了一陣說道：誰有本領，誰便好來比試。我難道沒有和你見高下的資格麼？說到這裏，飛起一腿，直向邵天龍的左脇打來。邵天龍撇開五指，使了一個葉底翻花的勢子。想來將他的腿脛抓住。不料他却乖覺，閃電驚蛇般地縮回去了。左拳一起，照定他的頂門打下。邵天龍使起頭功，向上一迎，只聽爆的一聲。邵天龍腦痛如劈，險一些兒直翻下台去。那個蓬頭漢那肯放鬆一着，趁勢搶進一步。右掌一起，成了一個獨劈華山的式子。照定他的顛門直劈下來。估量着這一掌，再沒人來接應。恐怕邵天龍立刻就要身成兩片了。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猛聽門帘裏有人嬌滴滴的喝道：野漢休要逞能。看我來取你。這時後台跳出一個千嬌百媚的邵楚翹來。只惹得台下三萬多人，春雷也似的一聲暴采。她螭蝶般地飛到邵天龍的身邊。



輕盈玉腕將那蓬頭漢的右手腕托住。邵天龍趁勢溜到後台去了。此刻猛聽得正北有人怪叫道。强大哥且將那個美貌女子。不要弄壞。留給我啊。列公。小子寫到這裏。權且拿一個悶葫蘆來給你們打打看。這登台的蓬頭是誰。方才在台下怪聲大叫的。又是誰呢。可是小子料定了。有兩位讀者。一定要異口同聲的說。我們是看小說的。又不是猜小說的。而且我們又未曾做過着小說的肚皮裏蛔蟲。怎能知道你的話呢。不錯。竟是小子問錯了。或者有一兩個聰明的讀者。定要嚷着道。這蓬頭憨笑的傢伙。不是別人。定是在新河水擒四眼道人的強一醉啊。那個在台下怪叫的。更非別人。定是伏鐵頭啊。哈哈。讀者們竟像認小子的筆法。料到他們是伏強兩個。不錯。一些不錯。竟給你們猜着了。他兩個又是從那裏來的呢。在下自當要交



代明白了。原來去年的年底。尋良驥的一班人。逐漸回到周村。歡聚幾日。寶寶元高順二人。便要回去。家駿良驥兩個。那肯放去。伏鐵頭也自死留不放。懇他兩個到明春作一臂之力。高寶兩個。推却不得。只得留在周家。過了年。在新年裏頭。大家沒有什麼事做。有的練功的。有的到郊外去行獵的。有的在家裏賭錢的。到了元宵那一天。周家驛那裏忽然派人有了一封信來。致遠拆開一看。上面說的是官家大約在二三月間定期南巡。本要回來省親晤友。因為現在一則是職務羈身。再則是要忙着接駕的事宜。所以不得分身等話。致遠忙將這消息告知家駿。家駿立刻便召集衆人商議。良驥道。機會既到。豈能坐失。明日就動身。先到台莊去候着。料想官家此次南巡。必由水道。既走水道。必是從運河南進的。我們此刻到台莊去候着吧。



高順道。官家是否南巡。且不要去說他。但是那個劉大德。究竟是不
是隨駕一道來。倒是一個疑問哩。萬一他不來。我們不是白費一番
心血麼。良驥道。必來。必來。難道我們老師祖還會說謊話嗎。寶寶元
道。如今不要亂來測度。料想老師祖的話。一定是不會錯的。我們就
此動身罷。何其俊道。寶四哥的話。不錯。我們就動身罷。接着伏鐵頭
強一醉兩個也說道。去……去……去……去大家說順了口。不由的一齊
要動身走了。綠君與小翠、雪鵠三個。也自要去。此行羅良驥、周家駿、
何其俊、高順、寶寶元、強一醉、伏鐵頭、小翠、綠君、雪鵠、共十人。於十六
日的早晨出發。在路非止一日。那天走到萊蕪縣的城內。聽得街坊
上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有的說此番蒙陰擺這擂台。不知
是什麼用意哩。有的說不見榜上明明的說着。一個有本領的女子。



比武訂婚麼。有的說蒙陰縣也未免太糊塗了。擺擂台這層事。不是久干禁例了嗎。怎地他倒有這樣大的膽子。竟敢應許哩。伏鐵頭聽得。不禁跳起來說道。啊呀。我們竟一些兒不知道。蒙陰現在有這樣的好頑意呢。快去。快去。且去見個高下。或者可以得着一位美貌的老婆。那才是外快哩。說到這裏。強一醉也自眉飛色舞的說道。你這傻小子。不要在做夢吧。這個美貌的女子。准是我強大爺的。良驢忙道。你們不要在亂高興啊。此番誰也不准上台去亂動。鬧出事來。我們大家不負責任的。而且此番又比不得平常。無論如何。不能露出一些馬腳來的。萬一我們的行蹤。被人家曉得。那麼鐵頭的仇。不但容易報。而且與自己有許多不利呢。綠君道。可不是哩。誰去打播。我們便用公共的法則來約束他。輕則斥責一頓。重則按律重懲不



貸。強一醉伸出舌頭來說道。不去打播。原沒有什麼要緊。只是將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給別人得去。未免忒也可惜了。伏鐵頭努住嘴。半天不響。聽他這話。不禁跳起來說道。那是我的。誰敢得去。家駿走到他的身邊。伸手拍着他的肩頭說道。誰要打播皆可。獨獨你却去不得的。伏鐵頭聽他這話。不由的剔起眼睛說道。咦。你這是什麼話呢。難道我姓伏不是個人麼。播台既擺。誰都好打。單單就是我不能打。這是什麼緣故呢。請你說出來。家駿還未開口。良驥搶着說道。虧你還說得出口。父仇未報。許多人皆是爲着你來的。你倒有心腸去打播咧。伏鐵頭聽得這話。這才將一股高興消滅到無何有之鄉。大家下了一家酒館。飽餐一頓。又自起程。到了第二天晌午的時候。已經到蒙陰了。大家尋了住處。良驥便對衆人說道。今天兄弟可要有



一句不中聽的話說與諸位兄長姊妹。任他擂台打得如何熱鬧。我們這十個人。不獨不准去打。連看都不准去看的。休要惹出許多枝節來。此話未完。高順何其俊早已接口說道。這個是自然的好醜。在這兒用一頓午飯就動身。誰也不准到擂台前去走一走。小翠道。依我看。滑飛那個禿賊。前次吃了我們小姐一彈。必不甘心。或者是他們在那裏設計誘騙我們去的。也未可知。高順道。管他是不是。三十六着。不去爲上着。只要我們不去。他便用盡心機。又奈何我們呢。何其俊道。不是他們。却是一個性邵的擺的。大家談了半天。茶役已送午飯到來。高順便問道。你們有沒有好酒。那堂倌道。不瞞爺們說。我們這裏酒是有的。但是要好的。却沒有了。南門外大昌酒廠的酒。才好呢。就如天津酒。牛莊酒。洋河酒。無錫酒。他家皆有的。甚至紹興花



雕他家也有說罷。強一醉本來是個以酒爲命的朋友。聽得有這許多的好酒。口角的流涎。早已掛下五六寸來。忙接口說道。我去。我去。伏鐵頭道。你一個人能提得多少呢。我幫着你一同去吧。強一醉道。你同我去也好。他兩個很高興的出店向南門而來。出了南門。強一醉和伏鐵頭商議道。難得我們得着這個空子出來。何不先到擂台前面去望個明白呢。便是不動手。也好將這打擂台的念頭。稍稍的去了一些。伏鐵頭笑道。不是你想得到。我竟忘了。要去趕緊就去。再遲他們見我倆老大會子不轉去。他們必然要來尋找我們了。強一醉道是。他倆便隨着那班看打擂的人。直向大教場而來。不多時到了擂台前面。剛剛擂台上宣告開幕。邵天龍正在台前招呼。強一醉見了。不禁技癢難搔。不由的將良驥高順的話拋撇到九霄雲外了。



雙足一頓。早上播台。試想邵天龍雖然拳足高明。那裏敵得強一醉天生神力呢。走不到幾着。邵天龍便到萬分危急的時期了。邵楚翹見自己的哥哥。給一個蓬頭小子。打得招架不及。她還能再緩麼。不由的從後台飛身出來。托住強一醉的手腕。伏鐵頭見強一醉跳上台去。自己也就躍躍欲試了。及至邵楚翹跳了出來。那一副鵝蛋似的面孔。胭脂似的櫻唇。明星似的杏眼。柳葉似的眉毛。直將一個傻小子伏鐵頭看乜了眼。喜花了心。忙大聲喊強一醉不要將邵楚翹傷了。將她留給他。他說罷。隨着轟囉咚跳上台來。滑飛在後台見了伏鐵頭。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忙向衆人說道。諸位請預備些罷。峨嵋派的小子到了。魏長泰道。想不到他們竟會上了我們這條計劃。真是非人意料之外哩。如今千萬不要將這兩個放走。捉住



了他倆。不愁大夥兒不上台來的。田八道。不要亂動。現在要是出去。露了面。反而成了打草驚蛇了。索性讓兩個面生的出去應付。萬一到了緊急的時候。那麼我們大家再上去幫助不遲哩。蕭青龍伸拳擄袖便要出去。滑飛一托。將他拄住。說道。你只死急什麼。不要岔了事啊。蕭青龍聽得。只得將一股無名的業火。暫且按了一按。鐵臂道了。飛步出來。接住伏鐵頭。動起手來。那邊強一醉。早已和邵楚翹打在一堆。鬥在一起了。他四個在台上。各顯威風。很鬥了幾十合。伏鐵頭的力氣雖大。究竟不是鐵臂道人的對手。先前還七手八脚的。亂向鐵臂道人進取呢。後來漸漸地不對了。手慢腰鬆。拳法漸漸地散亂。鐵臂道人此刻已起了殺他的惡膽。他鬥到分際。霍地將身子一蹙。倒退幾步。嘴裏故意的喊道。啊呀……：……伏鐵頭那知是計。只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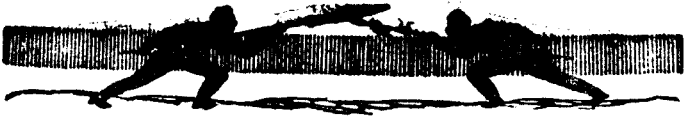
鐵臂道人中了自己的拳脚呢。心中大喜。搶進一步。雙拳一起。值對他的左右肩頭打了下來。鐵臂道人將身子一扭。頭從鐵頭的右脇下躡了出去。到了他的背後。運起功夫。一掌照定鐵頭的腦袋直劈下來。未知鐵頭的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滑飛輩設播數日。未見良驥等上台。遂另設別謀。作調虎離山之舉。不知者必疑良驥等見信後必盛怒而來矣。殊不知章法設局。貴乎閃爍。弗貴乎淺直也。

良驥等本擬赴台莊。爲伏鐵頭復仇。途過蒙陰。不料以伏強作引。致羣英登台一試身手。可謂天衣無縫。

第三十五回 青衫紅粉勝負難分 星眼櫻唇雌雄莫辨

且說良驥等衆人在店裏等了半天。未見強伏兩個回來。好不詫異。



高順道。這兩個傻瓜。去辦酒。辦了半天。怎地還不回來。莫非是走錯了路不成。綠君道。不見得。我想他兩個也不是未出門的小孩子。難道由這兒到南門。就會摸錯了路麼。我想他們定是去看打擂了。或則他們見酒好了。等不得回來喫。就在那兒先喝了個二五成十。也未可料哩。家駿道。不是。不是。這定是在路上又不知闖下什麼禍了。何其俊冷笑一聲說道。難得你們還和他在一起。這許多的日子哩。他倆的脾氣。你們還未摸着哩。未到蒙陰。就口口聲聲的要到擂台上去試試了。到了此地。他們還能不去麼。而且方才去辦酒。單單地又是他兩個討差。不到那裏去。要到那兒去呢。寶元頓足說道。的確不錯。他倆定是去了。良驥急道。如果是真去。怕不又要鬧出亂子來麼。綠君道。爲今之計。祇有趕緊到擂台前將他兩個尋回來。是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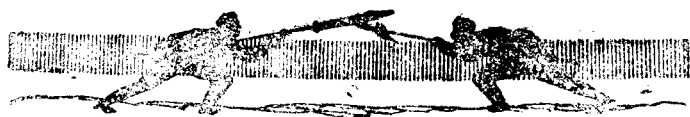
經他倆沒有到擂台上去動手。是最好的了。萬一已經動手。那麼我們難免又要攘臂相助哩。良驥跌脚翻眼。半天不響。家駿道。現在還在疑遲什麼。早一些兒去。還要省得些枝節。去遲了。他倆假使被敵人打傷了。那麼不是又多出事體來麼。良驥點頭稱是。大家也無心喫飯。帶了兵器。直向南門而來。沒有到大教場。就聽得有人在街旁議論道。老張。你看那個黑小子。真個太不自諒了。他竟敢到台上去。和台主見高下了。一條性命。怕不要送在台主手裏麼。那一個蓬頭傢伙。倒有好身手。和邵小姐鬥了數十合。還未有勝負哩。衆人聽得。便料定是他兩個了。良驥等更不能怠慢。大三步。小兩步的出了南門。到了大教場。遠遠望見鐵頭被那個大漢。耍得七竅張開。口流白沫。連招架都不來了。幸虧他的頭。是練過的。鐵臂道人。雖然下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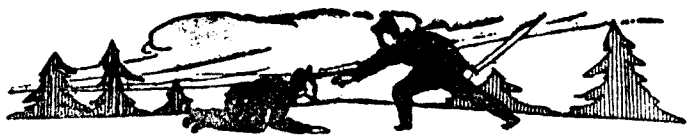
次辣手。却未能傷動他的皮骨。但是這樣遊戲。已將一個伏鐵頭。弄得走頭無路。欲逃不得。欲罷不能了。強一醉吃邵楚翹已經纏得十分吃力了。那裏還有功夫來助他呢。家駿道。誰上去救他倆呢。寶寶元忙道。我去。我去。何其俊忙道。快不要去。快不要去。且讓他倆去受了一點挫折。下次才不敢亂惹呢。良驥道。可不是哩。非要等到他倆個到了生死的關頭。我們再上去救他。不然他倆回去。定要嘴強哩。小翠道。你們在儘說着風涼話。你們且看那鐵頭離死還有多遠啊。你們再在這裏延遲。恐怕真要將他兩個送掉了咧。話還未了。猛聽得良驥說道。不好。鐵頭要遭辣手了。衆人忙向台上望去。只見鐵臂道人。左手向伏鐵頭的雙拳壓住。右手成了一個吳剛劈桂的式子。向鐵頭的顛門直劈下來。良驥怎麼不識得他這解數。只急得跌足



要跳上台去救他。這時瞥見西南角上疾如飛隼的一個十一二歲孩子上來。用手將鐵臂道人劈了下來的一隻手一格。鐵臂道人被他這一格震得一條臂膀十分麻木。鐵臂道人勃然大怒。潑聲罵道。好小子。敢來捋虎鬚麼。他說着飛起一腿。直向那孩子的下三部打來。那孩子雙足一縱。足數跳起有一丈多高來。鐵臂道人將身子一挫。仰起面來。張開雙臂。等他下來。那孩子兩手一放。一股細沙。直向他的面孔上撒了下來。鐵臂道人冷不防他這一着。兩隻眼睛被沙子迷住了。那孩子趁勢兩記耳光。大笑道。你家南宮小太爺。打得不高興了。失陪你這鬼崽子了。他說罷。飛身下台了。伏鐵頭趁着空子早已跳了台下去了。強一醉和邵楚翹鬥了半天。強一醉知道討不到便宜。便想走了。邵楚翹忽然一擺柳腰。動起玉手。一過圈子。強一



醉只當力乏了要走的呢。搶進一步。伸手過來。想將他的裙角抓住。不料她霍地掉轉柳腰。伸出右手。一把將強一醉的短髮揪住。向外只一拖。強一醉好像風吹落葉也似的。從台心直翻到台下。台下的觀衆見她得了勝。越發像發狂也似的。有的鼓掌如雷。有的怪鳴如梟。還有的將手心拍得像血一般地紅。形形式式。筆難盡述。再說鐵臂道人。無意敗在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手裏。怎能不氣呢。雙手揉住眼睛。嘴裏不住價的大罵不止。台下衆人見了這樣。又是好笑。又是驚訝。誰也想也不到一個向無敵手的鐵臂道人。敗在一個年未束髮的小孩子手裡。這却誰也料不到的一回事哩。羅良驥見強一醉被那孩子由台上直攢下來。不由的將一般無名的怒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束一束腰纏。正待跳上台去。不料寶寶元早已忍



耐不住了。飛上台來。也不打話。和鐵臂道人扭住便鬥。鐵臂道人倒也不懼。搭上手走了十幾着。吃鐵臂道人使了一個猴跳。西川的解數。縱到寶寶元的背後。伸出右掌。正待劈下。寶寶元眼明手快。霍地掉轉身軀。圈起右臂。迎將上去。這一掌格去。倒不打緊。將一個寶寶元震得右臂痠痛。險一些要斷折了。自知不是對手。身子一晃。早跳下台去了。何其俊更不能忍耐。霍地跳上台來。接着鐵臂道人動起手來。又走了幾着。鐵臂道人仍然使出霹靂手的功夫。將何其俊打下台去。話休煩屑。不多時高順、良驥兩個也自走了下風。綠君便要上去廝拚。小翠一把拉住她。悄悄的說道。姑娘千萬不要上去。是他的對手也還罷了。萬一不是他的對手。吃他打下台來。那麼你丟得起這個面子麼。正說之間。瞥見西北角上。一道白光飛上台來。白光



一定。台心站着一個美貌少年。身穿一件月白色宮綢灑花的外蓋。內襯藍銀英雄小襖。下襯素雪彈墨的夾褲。足登粉底底烏靴。頭戴一頂招雲六楞英雄帽。一張面孔白得和傅粉的一樣。星眼櫻唇。鶯聲嚶嚶的說道。小生雙姓上官。賤字美石。道過貴地。聞得有些盛舉。愚也不揣冒昧。斗膽上台。請台主指教。尙望拳足之下。稍讓三分。使小生得全顏面。鐵臂道人見了他。好像泥判官落水。渾身都酥了。暗道。我不信天下竟有這樣的美男子呢。我如果將他收住。帶到家裏去做一個變童。倒也不錯呢。他胡思亂想的一陣子。聽得她鶯聲嚶嚶地說了幾句話。不禁目呆心動。魄越魂飛。忙答道。豈敢。豈敢。大英雄肯來賜教。那是在下的萬幸了。請寬衣罷。他答應了一聲遵命。掀去外蓋。搶着上首立了一個勢子。等候鐵臂道人。誰知鐵臂道人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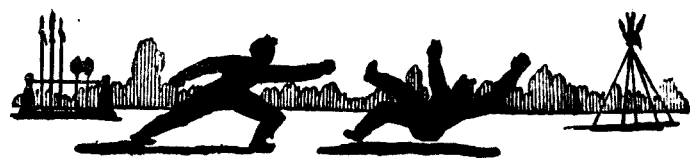
了兩隻餓鷹眼。呆呆的朝上官美石不住的發楞。上官美石吃他望得兩頰發紅。忙道。台主既允和小生比試。便請動手了。鐵臂道人將飛出去的魂靈。重行收了轉來。擺開門戶。口中說道。在家讓客三千里。在下忝屬台主。沒有沾先的道理。還請閣下先賜教罷。說到這裏。上官美石身子一側。兩隻粉臂。往左右一一張。成了一個二郎擔山的架式。鐵臂道人一低頭。左手向上一圈。一拳從脇下直捲過去。上官美石右手一起。抓住他的左手腕。自己的左手向下伸直。往右邊一格。將鐵臂的一拳架開。列公。方才上官美石用的這個解數。原不是平常的家數啊。名字叫抓袍奪帶。不會用這個解數去破葉底偷桃。那麼。每要比敵人少走一着的。因為這葉底偷桃是解數中厲害之一種。不用抓袍奪帶的解數去破。非要用雙龍分水的解數了。



但用雙龍分水去破。仍舊是討不着便宜的。閒話宜少。再表上官美石破了。他這個解數。順手將左手翻起。直對他的頸上橫劈過來。鐵臂道人萬不料他有此一着。忙將腦袋往左肩上一斜。說時遲。那時快。耳根邊早吃他的掌邊擦了一下子。痛不可當。又驚又怒。倒退兩步。翻起一腿。從他的下三路掃來。同時又將雙拳發出。這個解數名。字叫做雙龍一蟒。如果你沒有相當的準備。那麼對不起。至少也要給他撈了一下子的。上官美石却不慌不忙。雙足一縱。雙手揷開。托住他的手腕。趁勢一足。正踢中他的右脇。幸喜上官美石足未踏到實地。所以踢下去。祇有三分的力氣。可是鐵臂道人。確已吃不住了。雙眉一簇。噯呀一聲。倒退數步。邵楚翹見了。忙穿了出來。接住上官美石。動起手來。鐵臂道人怨恨難消。霍地躍來。幫同邵楚翹攢鬥上



官美石此時從台下跳上一個七八十歲的老翁來。白髮蟠然。厲聲喝道。好小子。你們擺這播原。是以多爲勝的麼。來來來。我們來走幾着着。鐵臂道人見又有人上台。只得撇下了上官美石。來迎那老頭子。那老頭子哈哈的笑道。我們倆不須動手。你只使幾路拳法。給我看看吧。是我的對手。我便和你小耍一陣子。不是我的對手。還是不動手。休要殺生害命的。老朽也不值得。鐵臂道人聽得他這話。險一些將腦門氣破。大聲罵道。好個老賊。敢在本台面前口出浪言了。說到這裏。那老頭兒呵呵的笑道。罵得是極。老夫在雍正十三年間。就出道兒做事了。的確是個老賊。可是老賊今天碰到了小賊。那麼當然要樂得我老天拔地倚老賣老的了。鐵臂道人更不答話。揮起一拳。直對他的胸前打來。那老頭兒也不回手。笑呵呵的將前胸往上



一迎。梆的一聲。鐵臂道人的拳頭好像擊在鐵石上一樣。直彈出圈子。不是台柱將他阻住。險一些兒攢下台去。列位。這個老頭兒究係何人呢。原來就是上回說的南宮叟。他使他的孫子南宮玉。和鐵臂道人耍了一陣。自己本不願意上台。無奈藍天霽受了鐵臂道人嚇下台來。心中積忿難消。再三請他登台。一試身手。他無法推却。只得跳上台來的。再表鐵臂道人。被南宮叟使起運氣運神的功夫。將他彈出一丈以外。他還不知死活。縱進圈子。跳起來。右手一起。將他的唯一取勝的解數。霹靂手使了出來。南宮叟豈有不識得的道理。你看他也不去避讓。只將透頂光老頭向上一迎。鐵臂道人的手。和他的頭頂接觸一下子。震得眼花耳鳴。身子連晃幾晃。南宮叟用手向他一指。笑呵呵地說道。好業障……他說了這一句。最可怪那



鐵臂道人好像木偶也似的。呆呆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台下良驥等早見了上官美石。大家互相詫道。兀那台上的和邵楚翹動手的。那不是上官麗玉麼。她怎地又男粧起來的。良驥忙高聲向台上叫道。上官姐姐。小弟等在這裏候你咧。那美石聽得。不由的向西北角上一望。見家駿良驥等一班人。全在那裡。她忙丟去一個架子。向邵楚翹說道。請住手。明天再來和你見個高下罷。邵楚翹只得住手。也斜着星眼。也不說什麼。只向她微微的一笑。向後台去了。上官麗玉心中不禁暗笑道。可惜你認錯了人了。她忙將衣服穿好。飛身下台。與良驥等相見。再說鐵臂道人被南宮叟用手一指。立刻失了自由。兀立不能稍動。屠開泰從後台穿了出來。正想來奔南宮叟。不料給南宮叟用手又是一指。祇聽得他口中說了一聲。不要動。屠開泰靈



時也和鐵臂道人一般一樣。痴歎歎的站在那裏。滑飛在後台望見。嚇得魂不附體。忙向衆人說道。這老頭兒莫非有什麼邪術麼。我們兩個兄弟被他用手一指。馬上就一些兒不能動了。田八道。讓我去從後面上乘他不備。請他吃一頓生活。他說罷。輕手輕脚的溜到南宮叟的背後。揮起拳頭。正待……不料南宮叟好像背後生了眼睛一樣。笑呵呵霍地掉轉身軀。用手指着田八笑道。我的兒啊。你搗鬼應當到別處去呀。到閻王面前來搗鬼。估量着你一條小性命。要不紮根了。田八頓時又受了他催眠術似的。低頭垂目。呆呆的立着。一些兒不動。滑飛火發萬丈。跳到前台。厲聲罵道。你這老雜種。用什麼法術將我們衆兄弟定着了。是好漢敢來和我硬鬥三合麼。南宮叟還未回言。蕭青龍魏長泰兩個。帶了兵器。縱到南宮叟的背後。



刀棍齊施。南宮叟只做不知。蕭青龍的一根八十二斤的熟銅大棍。和他的頭皮一碰。閣着一聲。爆成兩段。蕭青龍震得虎口出血。同時魏長泰的一張扑刀。也自將口砍得倒捲起來。南宮叟好像沒有覺得的一樣。仍舊笑呵呵的向滑飛說道。你這業障。死在目前。還在做夢不知道呢。別人可恕。獨與你和蕭四。是萬惡不赦的巨魁。老朽今朝不來和你們爲難。已算網開三面了。不想你們這班怙惡不悛的東西。膽敢來到老虎頭上來拍蒼蠅了。既是你們自尋死路。老夫却不能再加恩於你們了。他說罷。一轉身張開口來。一道白光。閃電驚蛇般的在台上這一繞。霎時蕭青龍與滑飛兩個人的腦袋。早和肩頭脫離了關係。骨碌碌的滾開七八尺遠。屍身倒下。血雨橫飛。濺得靠台邊的那班人。滿頭滿臉。淋漓盡致。嚇得那班看打播的朋友。立



刻跌跌爬爬。翻翻滾滾的逃走了。擂場大亂。蒙陰縣在西邊看台上望見。嚇得手顛足搖。連珠價的喊道。誰鬧事的。趕緊給我將凶手拿住。那個豆腐守備。早已嚇得兩眼無光。莫知所措了。被蒙陰縣再三催促。萬分無奈。只得硬着頭皮。下了看台。手裏拿着一面小旗。向人叢中不住的招展。那些人爭前恐後的逃命。誰也不理你這一章書的。霎時三萬多的看客。一閃而散。靜蕩蕩的祇剩有三座台上的人了。那個守備。又恐怕被知縣責備。將一班維持擂場的兵士招來。打着藍青官話。將他們罵得個一佛不出世。二佛却昇天。人家說罵得狗血噴頭。他却將這班兵士。罵得血噴狗頭。你道厲害不厲害呢。這會子南宮叟走過來。將屠開泰鐵臂道人田八魏長泰四個人用點穴的功夫。將他們點了過來。長嘆一聲。向他們說道。老朽實在替你



們可惜啊。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不思在天地間幹一番驚人的事業。反而自甘下流。摧殘同類。何苦來呢。如能既過洗心。老朽尙可予以自新之路。若再蹈前轍。老朽將汝等除了。也算不違背上天好生之旨了。汝等好自爲之。邵天龍姐妹。尤不應狼狽爲奸。姑念世誼。且又是初犯。祇得亦寬貸一次。我言於此。好醜隨汝等自己選擇罷。邵天龍兄妹。由後台出來。向南宮叟同下一參。不聲不響的走了。屠開泰和鐵臂道人。田八魏長泰也接着過來打了一躬。騰雲價的走了。南宮叟很從容的跳下台來。此刻那個吳守備和李知縣早已逃到城裏去了。南宮叟慢慢地從南門進城。南宮玉白雲飛藍天霽三個忙迎了上來。南宮玉忙道。爺子。這個亂子可不小啊。我們還不走。等待何時呢。南宮叟呵呵笑道。痴孩子。怕的什麼。我如果怕事。還來

做麼。只要逢到這班狗頭。不要說是殺了兩個。便是殺了一千一萬。怕誰來問我的罪名不成。如果這裏的知縣。要拿凶手。我便到堂上去。又怕什麼。遇到了不平的事情。不怕膽大。遇到危險的關頭。不怕心細。豈不聞俗話有兩句道。

驅除一惡霸。 勝吃三年齋。

我們這些人。本以行俠尚義爲本職。人羣中的害馬。不除何待。如今事已做了。我們也要走了。你們倆可在此地稍留幾日罷。你們峨眉派裏第三世的小兄弟。此地不少。你們也好去會晤會晤了。藍天鸞白雲飛忙道。你老人家何不一道去勾留勾留呢。他笑道。我自有事去。你們不要留我吧。白雲飛淒然說道。今天一別。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得復晤哩。他道。離合有數。不須儘來瑣屑了。他說帶了南宮玉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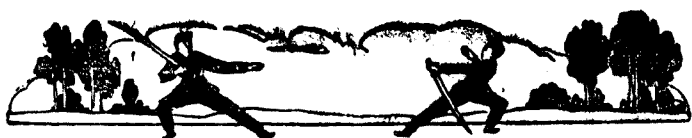




然而去。白雲飛藍天霽呆呆地目送了一會。直到望不見他祖孫兩個的影子。纔尋路向城裏而來。一路上白雲飛向藍天霽說道。南宮老丈。真要算是奇人了。藍天霽道。怎麼不算奇人呢。雍正年間他老人家做了多少驚人泣鬼的事業。萬不料直到今朝。他還健在。我倆得與他相遇。緣分也算不淺了。他兩個談談說說不覺已到大三街了。白雲飛忙道。他老人家方才曾說我們派裏有一班小兄弟。在這裏。但是不知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啊。藍天霽道。我想定在這條街上。因爲這條街。大半皆是酒館飯店。他倆說着順着街道向東走來。剛剛走到王家岔口。瞥見迎面來了男男女女十幾個。第一個便是周家駿。白雲飛認得。忙舉手喊道。家駿兄。多時不見了。家駿見了他兩個。也自十分欣喜的招呼道。白大哥。藍大哥。什麼地方來的。興會。



興會說着走近了。強一醉何其俊，高順、寶寶元、上官麗玉、吉祥珠、一齊舉手招呼。大家進了聚英館，分兩桌坐下。雪鵲便向上官麗玉說道：「小妹久聞姐姐的拳術高妙，家兄也時常談及。小妹不勝仰慕。不料今天在這裏意外相逢，真是萬幸哩。不知姐姐和吉家姐姐係從吉林來的，還是從峨眉山師祖那裏來的呢？」上官麗玉說道：「說來此話長哩。去年冬月裏，我們師父到山西十一師叔那裏去。臨行的時候，她對我們說：『在臘月初五，鸚鵡幫裏的靳世琦必然要到山東境邊的運河裏短奪皇糧。你們趕緊兒前去。他有兩個爪牙，姓班的。你們得到手，可做了。但是那個姓靳的，却不要傷害他的性命。你倆將他捉住，可送到祖師爺那裏去。他自有發落的。』我們倆到冬月底，便到山東邊境去打聽。不料果然有賊船在那裏短劫皇糧。我們倆忙趕



到那裏。不料先我倆在那裏和賊兵動手的。已有兩個人了。高順在隔席聽得。不由的。笑道。上官姐姐。那兩個人。你可知道是誰呢。上官麗玉聽他講話。忙扭轉粉頸一望。嗤的。笑道。有你在內呢。良驥忙道。上官姐姐。你可認得他麼。上官姐姐笑道。我倒眼生少會得很。良驥笑道。好好好。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了。我們和他倆先前會面。也是這樣的。他說着。便將高順寶寶元的根底說了出來。上官麗玉笑道。該打。該打。原來是高寶二位兄長。我那裏認得呢。說罷。又繼續着說道。彼時我們便上去。幫同高寶兩位兄長。殺了一個二十幾多歲的小賊。又將班家兩個賊首做了。那個性斬的本領。倒不差。我倆用出全力對付他。才將他拿住了。送到老師祖那裏。老師祖將那個姓靳教誨了一頓。可怪那姓靳的。竟像換了一個人似。

的。終日價在練功室裏參達摩易筋禪。連山門都不出。你們道奇麼。到了今年正月拾五的早上。老師祖忽然將我們姐妹兩個喊去。教我們到蒙陰來打播。我們想這打播。祇是男子們打的多。從未聽見說我們女子到播台上去打過播的。她說着舉起酒盃。沾一沾唇。未知他以下講出什麼話來。下回自有分解。

評曰。斬綠君背文出走。雖爲環境所逼迫。然以人倫論。則難逃誹議矣。綠君爲斯著之主角。著者不得不曲成其名義。另寫了塵懺悔乃父。而能不外乎人情天理。非奇筆耶。

第三十六回

深院聽鶉啼。俠女身成銀蛺蝶。

洞房驚劍影。新郎首變血葫蘆。

却說上官麗玉繼續說道。我聽得老祖師爺教我們到蒙陰來打播。



我倒十分詫異。有生以來。從未聽說女子到擂台上去見高下的。他老人家也曉得我們在疑難住了。他說道。你們既怕人家笑話。可改扮男裝罷。但是蒙陰的播。一定要去打的。因為種種的前因後果。我此刻也不便說明。你們可去罷。我們聽得這番話。心中兀的弄不明白。只得來了。到了這裏。不料又遇見你們。真是巧極了。雪鵠聽到這裏。忙伸出玉手。拍着綠君的肩頭笑道。你可放心罷。你們的令尊太爺。在我們的老師祖那兒。我早就說最好的了。上官麗玉吉祥珠兩個。聽得雪鵠這話。不禁又弄得莫明其妙了。後來經雪鵠說了出來。她倆才明白。忙向綠君陪罪道。實在不曉得是令尊太爺。我們真真地冒犯了他老人家。綠姐姐千萬要原諒我們一些。我們因為奉着師命。原不是出於我倆之自動的。綠君忙道。二位姐姐那裏的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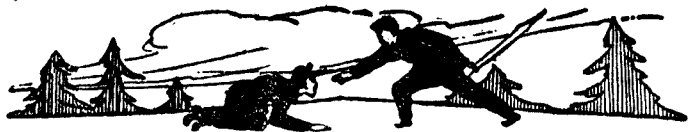
家父迷沉孽海。蒙老師祖不殺。已是含感不盡了。那裏還能怪二位姐姐的不是呢。上官麗玉和吉祥珠同聲笑道。怪不道我們老師師待令尊大人那樣的好。原來姐姐已經是我們的人了。綠君聽得羞得兩頰飛紅。上官麗玉和吉祥珠兩個人本是一句順口的話。却不是有心挖苦他的。不料綠君只當她倆有心譏諷自己的呢。不由的便表示到形色上了。上官麗玉吉祥珠見她兩頰紅暈。好不詫異。當時也未好開口。不多會酒筵散了。背地問雪鵠。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雪鵠更不瞞隱。將他兩個的經過。對她倆一五一十說了個爽快。上官麗玉不禁拍手笑道。我道什麼人。原來還是我們的嫂子哩。雪鵠忙將他揀了一把。悄悄地說道。她的脾氣不好。你們不要亂說啊。上官麗玉微微的一笑道。怕什麼。這不是名正言順的嫂子麼。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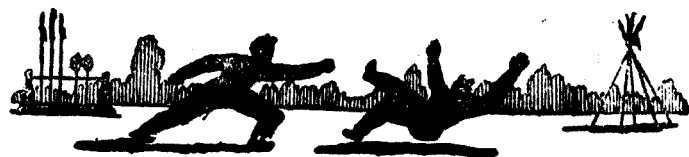
喊她也不爲無因的。吉祥珠搯嘴笑道：雪妹的膽也未免太小了。難道祇准他們做，不准我們說麼？上官麗玉笑道：怕得誰來？如果她和我們翻臉，我們便讓他一着去尋良驥說話。雪鵠急道：姐姐們不要來取笑啊。須知鬧笑這事情，本要兩方面情願。那麼才鬧得有趣哩。如果她給你們不瞅不睬，你的顏面又何在呢？而且無形中又要惹出許多惡感來。細想起來，何犯着呢？上官麗玉笑道：雪妹你真算不解事了。我們方才不過是說的笑話，也不是認真去自討沒趣的。雪鵠笑道：我也曉得你們倆是鬧笑的啊。說到這裏，小翠走了進來。向他們笑道：姑娘們請到我們小姐那邊去坐地罷。她們三個齊聲答應着。走到綠君的房間裏面，閒談了一陣子。到了二更時候，猛聽得西邊的窗子支格一聲，疾如飛鳥的跳進一個人來。大家齊喫一驚。



忙定睛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高順的師父施殿英。但見渾身紮束。手裏攜着一隻木盒。大家連忙見禮。向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微微地一笑。說道。休問。休問。這一場風波。總算被我闖過了。不是麗玉的師父。我險一些兒在長安走不開。列公。小子祇能寫一面事。却不能說兩處話。寫到這裏。我却要岔轉來。表明施殿英方才說的幾句話的來歷了。再表凌風師太自從良驥等走後。心中無一刻不掛念着伏鐵頭的深仇。因爲這事。受了她的師父了塵的重託。不得不經心。那一天。她由牡丹動身。直向山西而來。到了大同府徐一真那裏。可巧施殿英也在那裏。大家見面。寒暄一會。凌風師太便向殿英說道。十七兄。刻有一事相邀。不知你可肯答應我嗎。施殿英忙道。你講吧。只要我辦得到的。自家兄妹。難道還推辭不成。凌風便將了塵師祖託



自己替伏鐵頭報仇的話說了一遍。施殿英便道：照你這樣的說，莫非我要去助你不成。凌風師太說道：單單霍七一個人，我倒不將他放在心上。萬一有大夥帮手，那麼，我却不是他們的對手了。說到這裏，徐一真插口說道：現在那個劉大德，昇到陝西做巡按了。據說他的身邊，還不止霍七一個呢。本領好的，大約有好幾個哩。施殿英挺身說道：那又何必將這班毛鬼放在心上呢。此去如不將劉大德的首級找來，那也算不了我們峨嵋派裏的好漢了。徐一真笑道：十七弟年紀倒底輕哩。那裏知道外邊的勢局呢。對你實說一句罷。不要說別人。單講一個霍七罷。你七哥何等了得的一個人。和他對了手，還不能佔着他的上風呢。不是十八妹去助他一陣，不要說得勝了。連一個平手亦扯不來呢。霍七又有幾個知己的好友，誰不是石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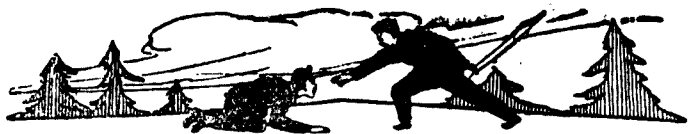
窠裏翻眼睛的貨色呢。聽說內中有一個傢伙。名叫羊鬚鬚的。內外功皆是登峯造極的。外人送他一個綽號。名叫羊角風。你想有這樣的好手。豈可輕敵。施殿英道。三鷹幫裏的一班賊崽子的硬場面。我都見過了。不要說是霍七羊角風兩個無名的小輩了。便是他們的師父大非。又待怎樣呢。徐一真正要開口。凌風師太忙搶着說道。你不要這樣的說。這霍七的確厲害的緊。他向來和他的同參兄弟。是不合作的。他曾說三鷹幫裏的第二世裏。十條好漢九膿包哩。就在這一句上。可以知道他的武藝如何了。此去非要想出一個十全的計劃來不可。殿英聽得。便自不做聲了。徐一真皺起雙眉。沉吟了半天。才說道。我有個方法在此。但是瞞過他與否。我却不能料定了。凌風道。你說。你說。說出來大家酌量看。如何能行呢。我們便行。不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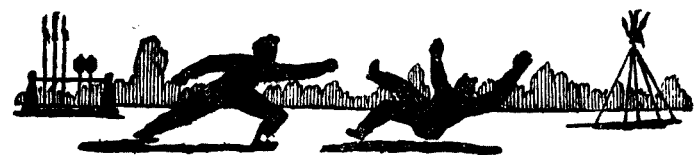
們另想別法。徐一真道。此去必用行刺的手段。那是一定不成功的。不用行刺的手段。要是去和他們彰明較著的拚併。那是加倍不行的了。我想用一條美人計的方法。去試試看。或者可以有效。也未可知哩。凌風師太低垂粉頸。想了半天。才說道。不行。不行。那霍七和我見過面的。他認得我的。徐一真道。他既認得你。那麼。便調兩個隨你們去吧。恰巧在霄有兩個妹子在我這裏。是六姐的徒弟。本領倒也不差。如其怕她們不能勝任。索性叫在霄夫妻兩個一道同你們去。凌風師太忙道。有了兩個。便行了。須不着他倆了。人多反而岔眼。咧。你且將在的霄兩個妹子。叫出來。給我看看。徐一真答應着。便叫在霄去將他的兩個妹子。喊了來。凌風師太端詳了一會。才說道。好好。有了她們倆。我也好不露面了。徐一真道。此去最好是扮着賣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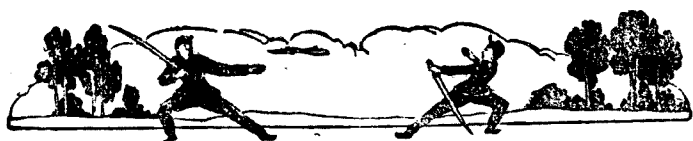
的去容易遮掩人家的耳目。凌風師太道：我既不能露面。當然是十七兒出面了。殿英接口說道：那麼這樣罷。叫雲家姐妹扮作我的兩個妹妹罷。我們一道到陝西長安去。到了那裏。你便避起來。等我們的事情辦了停妥。那時再喊你一道去做外應如何。凌風師太道：這樣也好。但是一層師父寫給我的信上。却說官家定於明春南巡。劉大德也是隨駕的一份子。此刻不曉得他回京沒有咧。徐一真搖手說道：此番我可料定他不隨駕的。殿英道：你怎知道不隨駕的。徐一真道：前天京裏有一位巡閱大臣。姓李的。從這兒經過。曾和這裏王大人說起。隨駕南巡的一概用京內的官員。外省的大臣。絕不調動的。此次官家南巡。原是另有用意。並不是訪察政治民情的。所以從奉儀節一概簡單。再則劉大德到陝西。也不是久任的。上月初才赴



任的。就這一點上看起來。官家一定不會調動他的了。凌風師太點頭說道。如此說來。他定在長安了。徐一真道。他的公轅。是在長安。不知道他平日出去不出去。倒是一個疑問哩。施殿英道。目下且不要去管他。我們且到長安去。那時自見分曉了。徐一真便命中鳳中鸚姐妹兩個。裝來成賣解的模樣兒。走出來。向凌風師太笑着問道。十八叔。你老人家望望。我粧得像不像呢。凌風師太笑道。像倒有些像。只有一處露出破綻來了。中鳳忙問她什麼地方有破綻。凌風師太笑道。大凡賣解的女子。大都梳着盤龍髻。或是大丫髻。或是墮馬髻。却沒有梳着堆螺髻。麻姑髻的。你倆快去改一改墮馬髻罷。中鳳笑道。不是你老人家說出來。險一些露出破綻來咧。她說着。忙和中鸚到後面去重梳了墮馬髻出來。凌風便問道。此刻外邊什麼時候。徐



一真忙道。不早哩。此刻只怕酉正還未到呢。你們且在這兒吃了夜飯再去不遲哩。他們只得在徐一真那裏吃了夜飯。又談了一陣子閒話。才聽得譙樓上初敲二鼓。施殿英便起身說道。天時不早。我們應當動身了。徐一真忙命在霄去找些用不着傢伙。細在一起。交給施殿英。殿英低頭一瞧。不禁笑道。用這些東西。幹什麼呢。徐一真笑道。這話可有問得奇怪極了。什麼叫做江湖上賣解呢。不過靠着一柄大刀兩根槍。做做幌子。如果沒有幾件刀槍槌尺。還算什麼賣解的呢。施殿英道。我們此番去。却與衆不同的。不用這些幌子。只賣拳就是了。徐一真道。不行。不行。沒有這樣傢伙。簡直不像賣解的了。而且反要惹起他們的疑惑了。施殿英只得將一細刀槍把子帶着。凌風等三個人一同走了。出了大同府城的南門。直向西南。展起陸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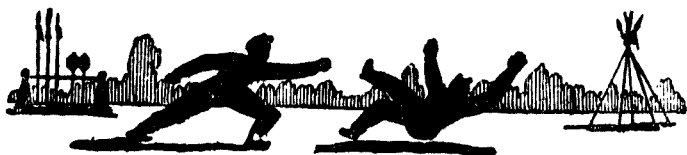
飛騰法。行了一夜。到了東方發白的時候。才到長安。施殿英便向凌風師太說道。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呢。凌風道。最好住在城外的玉真觀裏。施殿英道。好。便知凌風等一同住到東門外的玉真觀裏。觀主道。淨師太。本和凌風一向是很要好的。所以他們住到那裏。倒十分舒適。道。淨師太。自然分外的招待。這道淨師太。生性淡泊。滿腹經綸。而且又束身自愛。雖然是個年未雙十的師姑。舉止倒有七八十歲那般持重呢。她雖然和凌風要好。起先却不知道她是個驚人的女俠哩。有一次凌風由崑崙山下來。下榻在玉真觀。到了夜裏。她正自坐在床上。練神使氣的當兒。猛聽得道淨的房裏。露出一縷很淒慘的聲音。凌風倒是一驚。暗自想道。莫非這觀裏有了強盜不成。我倒要去望個明白哩。他便悄悄地推開窗子。飛身到西靜室。將耳朵貼



到窗口細細的一聽。不禁將一身寒毛。聽得一根根直豎起來。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是裏面有人哭道。我生不辰。早失怙恃。落在見嫂手裏。百般虐待。看同胞的分上。雖苦無怨。不想他們竟失心瘋了。受了那惡賊的銀子。便想將我硬行推到火坑裏去。爹娘啊。你老人家須要知道。你的女兒身入空門。也是一回萬不得已的事呀。可恨那惡霸。心還未死。不時還要來磨折我。我到了這步田地。還留在人間做什麼呢。不如隨你們在一起。倒也無掛無念了。他說到這裏。便不說了。凌風師太聽得。心中大爲憫然。忙推開她的窗子。飛身進去。一看。只見道淨花容憔悴。淚眼惺忪的攀着扣子。正預備上吊。凌風忙搶過來。一把將她抱住放下來。問道。道友。你有什麼隱情。不妨從直的告訴我。自有法替你報復。道淨見她從窗子外飛了進來。倒是



一驚忙問道。你是人不是鬼呢。凌風道。你不疑惑。實對你講吧。我是一個女俠。道淨忙接着她的手。便要跪了下去。凌風忙道。你有什麼隱情。儘可說出來吧。不要拘禮了。道淨哭道。一向肉眼不識吾姐爲風塵中俠客奇人。直到今天。才知道我有隱衷。敢不爲姐一陳。家父母去世最早。身後蕭條。家兄長寶。日事游頑。不務正業。城北岳家莊。有一個土棍名叫岳震綱。他家擁資百萬。魚肉一方。祇恨家兄不正。在外邊與一班登徒無賴。日事賭博。輸負巨資。無法償還。會有某篋外。慫恿家兄。至岳震綱家去借銀八百兩。償清各方急債。屆期無款償還。岳家便以此爲要挾。定要娶我爲妾。姐姐你要替我設身處境。想一想。我能甘心作人牛馬麼。所以決心祝髮入空門。以避免一切煩惱。不料我到這裏。岳家得着這個消息。不肯甘休。岳震綱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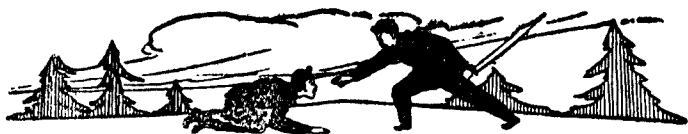
將家兄捉去。百般恫嚇。還不算數。定要家兄將我逼回家去。送與他做妾。前幾日家兄無法。只得到我這裏。千般哀告。百樣央求。叫我回去。當時幸虧本觀主紅曇。用一派正厲的言詞。纔將他責退。我今夜想前思後。遭際既然這樣的不良。活上世上還有什麼人生的樂趣呢。不如一死。倒覺得乾淨多了呢。凌風聽得她這一番話。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向她說道。你放心罷。我今天包替你消去積恨如何。她說着。呼的一聲。從窗子口飛子出來。一提神。使起陸地飛騰的功夫。直向城北而來。不多時。在月光下面。依着一條小河。有一座村落。小屋如鱗。中間圍着黑黢黢地一片瓦屋。她料瞧着定是岳家村無疑了。腳踏實地。走進村口。迎面就是一座瞭望更樓。樓額上橫寫着五個金字。乃是岳家村壘樓。凌風暗想。道。方才她曾說岳震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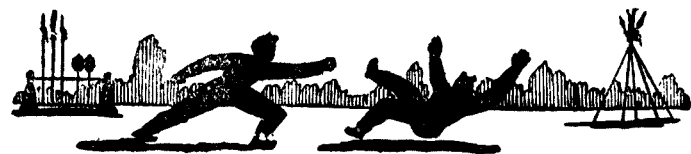
擁資百萬。料瞧着中間的瓦屋。定是他的住宅了。她一縱身上了小屋。翻牆過脊。頓時到了岳家的第七進的大廳上面。聽得下面豁拳喫酒的聲音。還夾着一種議論的聲音。凌風師太閃着星眼。從天窗直窺下去。只見大廳上面擺着四席酒。許多的人俱在那裏團聚吃着。靠東邊的一張桌上。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斜欹在椅上。努着鬍子嘴。愁眉苦臉。一言不發。斟酒的僕人。手中執着一把雪亮的銀壺。到他的面前斟酒。他祇搖了搖頭。兩眼發直出神。那個僕人笑道。郭老爹。今天是你家小姐和我們家少爺的大喜日子啊。你老人家應當喜氣洋洋的多吃一盃。才是個道理。爲什麼反而悶悶不樂呢。那老頭兒聽得這話。止不得老淚縱橫。劈頭跳了起來。用手指着那僕人罵道。放你媽的屁。我的女兒。就認真給你家少爺做小老



婆了嗎。今天我的一條老命也不要了。大家拚上一拚。這樣昏天暗日。世界上還有公理嗎。他正氣憤憤地罵着嚷着。早走過兩個人來。一個人握着他一隻手。笑嘻嘻地將他納到椅上坐了。勸道。郭老爹。你這樣大的年紀。難道不識風頭麼。岳大少爺。況且也不是白白地娶令媛的。也是五十畝好田換得來的。再則他一向是個菩薩的性兒。從來未曾踐踏過誰的。你家令媛到了這裏。還不是修得來的嗎。吃的是山珍海錯。穿的是錦簇花團。居的是神仙洞也似的房子。再不趁心。請問你要將你家令媛配一個什麼金頭銀夫婿呢。郭老頭子急得一張鷄紋摺皺的臉上。直說起一層醬紫的顏色來。喘吁吁的抬起頭來。向那兩個厲聲問道。你家十三四女兒。肯硬摘生瓜的與人家做妾麼。那兩個人給他這一句。問得張口結舌。半晌才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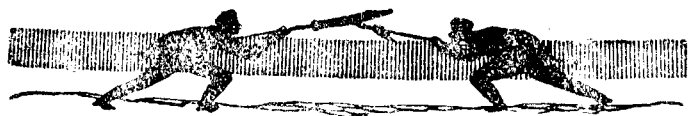
我們也不過是解勸你的話。答應不答應。原在於你的本意。與我們這班人有什麼關係呢。你不答應。想必你有本領。可以和岳大少去反抗。郭老頭兒聽得大聲說道。今天的事情。除了死。還有什麼手段來對待我呢。那兩個人冷笑一聲說道。有什麼手段敢來對待你。不過我們只在這裏望着你。用什麼手段將你的女兒要回去。說到這裏。又有兩個同席的。站起來說道。你們還在和他瞎纏什麼呢。如今堂已拜了。酒已吃了。木已成舟了。還有什麼話說呢。他吵鬧儘由他吵鬧。不識相已極。現在不要惹起我們少爺光起火來。那麼對不起。他却要遭糕了。那郭老頭子。那裏聽他們的勸告。仍舊罵不絕口。不多時。由後屏風跑出兩個凶眉暴眼的漢子來。厲聲向郭老頭子說道。呔。你這老狗。太也不知趣了。我家少爺。總算另眼看待你了。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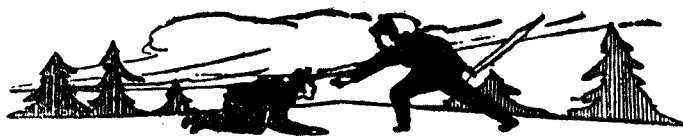
將你請來。坐首席。當着副號的丈人看待。不想你倒是落水的餅兒。不上台盤了。識風頭。安心吃一席喜酒。明天咱家大少和你家女兒。頑得合式。多賜你幾十畝田哩。否則不要自討沒趣。姚長寶就是你的榜樣。他現在高高的吊在馬縐裏面。兩天沒有一口下肚了。那郭老頭子先還亂罵。及至見那兩個惡僕出來。可憐他的態度。也就漸漸的軟了。不像從前那樣犷強不馴了。凌風在屋上窺了半天。一股怒火。從下三焦直泛上來。扭轉柳腰。直向後面而來。到了花廳的後面。只見西耳房燈燭輝煌。人聲嘈雜。她估量着一定岳震綱的新房了。她在東耳房上使了一個蝴蝶穿花的勢子。縱到西耳房上。伏在天井裏。等了一會。衆人漸漸地散了。她伏着天窗朝下面仔細一看。只見床前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子。滿頭珠翠。渾身宮粧。坐在一



張橈子上面。一張粉龐。生得十分惹人憐愛。但見星眼中的珠淚和斷線珍珠一樣。撲簌簌地落個不住。傍邊有兩個中年的婦人。扮着鬼臉兒。在哄勸她。她只是哽哽咽咽哭個不休。只聽那個穿紅衣裳的婦人向她勸道。姑娘你可要明白些啊。我們家少爺的脾氣。最難服事的。你好好地服從他。穿金戴銀。那一樣他不答應你呢。你如果却了他的脾氣。哼……姑娘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只怕你還要自討苦吃哩。那個小女子。也不曉得她們說的什麼話。只拭着眼淚答道。我不懂什麼脾氣不脾氣。我要的我爺呢。你們這班究竟是什麼人呢。無緣無故的將我困在這裏做什麼呢。說到這裏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生得獐頭鼠目。繞啄生着一圈鬚髮。踉踉跄跄的走了進來。用手一揮。向那兩個中年婦人說道。你們出去罷。那兩個婦人同聲說



道。求大少多少給些喜錢。賞給我們。他笑迷迷的說道。有有有。你們到前廳上帳房裏去領罷。我早就分咐過了。每人賞你們十十大錢。那兩個中年婦人聽得歡天喜地的走了。他撲地將房門關起來。歪歪斜斜地走到那個小女子的身邊。用手在她的肩上一拍。笑道。美人肉兒。天時不早了。我們寬衣解帶了。不要擔誤了時候了。那個小女子聽他這話。只嚇得滿面飛紅。強下頭去。不敢說話。他忙挨近她的身邊。用手替她去解鈕扣。她劈的跳起來。死力掙扎。大聲哭道。你是什麼人啊。誰知你動手動脚的。快一些送我回去啊。他笑道。美人兒。不要假粧正經罷。我一向知道你是個知情識理的人。她聽得不禁怒容罵面。用手向他一指。哭泣道。誰和你這沒有上牙的東西講話呢。你不送我轉去。我便要喊了。馬上驚動了人。看你這賊子往那



裏走。他又向她說了半天軟話。無奈她充耳不聞。惱得他性起。將她攔腰一抱。按到床上。強自替她扯下了褲子。正要強行非禮。猛可裏呼的一聲。從天窗上躡下了凌風師太。劍光一霍。岳震綱的首級。早從肩上滾下。鮮血四射。眼見得一道魂靈。直向鬼門關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讀月夜聽鶻啼一節。不禁中懷愴惻。恍若身臨其境。聞其聲。復見其人。筆力之引人入勝。有如此。

洞房誅惡羈。爲天地間之快事。吾評至此。當與萬千讀者。同浮一大白。


第三十七回 裙帶風光貪夫逢俠女 脂粉妙計香餌釣金鰲
話說那個小女子見岳震綱突然被人殺了。只嚇得面無人色。哇的



一聲向後便倒。凌風師太一足將岳震綱的屍身往旁邊一踢。走進來。將寶劍入鞘。雙手抱住那個小女子安慰她道。你不要駭怕。我是來救你的。你的家住那裏。告訴我。我送你到家裏去。那小女子哭道。我不隨你去。你是個會殺人的人。凌風師太便道。你不要怕。我帶你出去。你的爺就在前廳呢。叫他領你回去好嗎。她聽得忙道。我的爺真個在前廳嗎。凌風師太道。誰騙你呢。她便一手用手帕遮着自己的小面孔。一手緊握着凌風師太的手腕。出了新房。直向前廳而來。剛剛走到前廳。迎面來了一夥兒人。七張八嘴說道。今天是岳大少娶第十七個夫人的吉日。我們當去大鬧新房哩。凌風師太隨手拔出寶劍。厲聲喝道。你們這班助紂爲虐的賊崽子。想到那裏去。那個喪心病狂的岳賊。已被殺了。你們此刻來得正好。一個個將腦袋留



下來與我。那班人正有吃得醉薰薰的，興興頭頭到新房裏去預備大鬧一場。不料在半路上，忽地跳出一隻母大蟲來，將他們嚇得魂不附體。潑轉腦袋，就想實行溜之大吉了。凌風柳眉倒豎，杏眼睜圓，嬌聲喝道：「誰先動步，便先將誰做了。」嚇得那班鬧新房的傢伙，欲進不得，欲退不能。一齊打定了樁子，呆呆地站着不動。一個個渾身得了寒熱病也似的，零零碎碎，動個不住。一張嘴裏三十二顆牙齒，不住價的捉對兒厮打。凌風師太帶着那個小女子，走到花廳中間坐下。厲聲問道：「這岳賊家裏還有什麼人？」衆人齊聲說道：「還有一個老太太。一個二少爺。其餘便是他的夫人和用人了。」凌風師太道：「你們這裏可着一個人去，將他家老太太喊來。我有話問她呢。」衆人道：「他家老太太因爲和岳大少的脾氣不合，現在到西門淨土觀裏去修。」



行了。凌風道。那麼將他家的兄弟喊來。衆人道。他的兄弟現在也和他不投意見。分居在城裏了。凌聽風得。沉吟了半天。又道。他家有沒有賬房。衆人道。有的。凌風道。你們去一個。將他家賬房喊來。衆人中有個嘴快脚快的。搶着應了一聲。向前廳而去。不多時帶了一個人進來。頭戴一頂瓜皮小帽。八字鬚鬚。蟹壳面孔。滿臉油汗。身上穿一件天青緞的袍子。兩隻眼睛骨碌碌地不住向左右閃動。凌風問道。你姓什麼。他發出顛巍巍的聲音。答道。女大王。凌風咄的一聲。少要放屁。誰是女大王呢。他嚇得連忙改口說道。女英雄。小的姓見。名字叫錢喜。凌風聽得不由嗤的一聲帶笑說道。怪不得做賬房。原來名字叫做見錢喜。我且問你。岳震綱的家中。共有多少家私。放出私債。共有多少呢。見錢喜道。他家總計的數目有一百三十萬七



千四百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銀子的家私。放出去的私債總計五十六萬二千八百三十五兩七錢二分銀子。每月收進的利息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五十兩四錢。另有我的潤筆錢。十萬五千二百兩。凌風師太冷笑一聲。向他說道。果然不愧爲一個賬房先生。有這許多的銀子。在你的手裏經過。竟能一筆筆的完全報了出來。實在不容易哩。但有一層。我要問你。每月放出的銀子。不過五十多萬。收進的利息。連你的倒有四十多萬了。你們這放債是什麼規例啊。他道。這二年來。我們總算靠天理放了。對本對利。還划不上呢。像前二年常常地一本二利。一本三利哩。凌風師太道。照這樣說來。你們放債。竟比別人家來得好多了。難得。難得。我又要問你了。你在他家做了幾年帳房了。見錢喜道。不過才做了八個月。還是用一個女兒換得來的。



呢。原來這見錢喜本來是個窮措大。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名字叫做愛愛。生就一副絕好的模樣兒。給岳震綱看中了。使用了一萬二千銀子。買到家中做第十三個小老婆。愛愛曲意奉承。哄得岳震綱百依百順。暗地在岳震綱的面前。軟說硬勸。將她的父親見錢喜拉到岳家來做帳房。見錢喜得了她的力。便在岳家做帳房了。副號丈人翁。閣府的人等。沒有一個不聽他的指使。先前每每有人來借債。他還不知道拿潤筆錢呢。後來精益求精的得着這個甜頭了。每拿十兩銀子的債。他便得着一兩的潤筆錢。以後由一兩逐漸加到二兩了。所以每月放出十萬銀子。他倒撈了兩萬圓頭呢。閑話少說。岔歸本文。凌風聽得他說出將自己的女兒換得來一個帳房的話。好生詫異。忙問道。你這是什麼話呢。他便將以上的話說了出來。凌風



勃然大怒。厲聲罵道。好不臉的東西。以自己的女兒。爲發財的捷徑。便是失心的瘋人。也不能幹出這件無恥的勾當來的。好賊囚。現在且不和你算帳。快點給我將岳家的錢簿拿了出來給我。見錢喜忙道。岳家的銀總。怎能給你看呢。惱得凌風性起。縱過來。颯的一劍。見錢喜的耳朵早給她割去了一隻。見錢喜忙抱着頭。只喊救命。凌風說道。快去拿帳簿。和欠人人欠的筆據。遲一些兒。估量着你那一隻耳朵。又要和你的頭脫離關係了。他沒口的答應。忍住疼痛。跑到帳房間裏。將帳簿和放債的筆據。完全拿了出來。凌風師太接到手中。略看了看。向燭光上面。燒了個一乾二淨。又向衆人說道。你們和岳震綱是親戚。還是朋友呢。衆人有的說是親戚的。有的說是朋友的。凌風道。這事與你們毫無關係。你們去將前廳那個郭老兒喊來。將



他的女兒帶去。再將後馬棚裏的姚長寶放了。他家所有的家私。你們却不可私侵一毫一忽。完全分派給他家的妻妾。她們願意在這裏也好。不願在這裏。任憑她們改嫁。退回娘家。誰來干預。我便殺誰。她說到這裏。那個郭老頭來了。她便教他將女兒好生領回家去。郭老頭子千恩萬謝的帶着女兒走了。不多時。姚長寶又來謝恩出去。她便開口向兒錢喜說道。你這賊囚。今天權將一顆腦袋寄存你的頭上。你當心一些罷。我現在要動身了。我有兩句話。要關照你。便是殺岳震綱的凶手。是我。因爲他造孽萬端。我不能不把他做了。與別人毫無關係的。我走後。趕緊給我將賊的屍身埋了。如果到官裏去告狀。或是誣攀別人。那麼。完全歸你是問。你將驢眼睜開來認認清爽。人是我殺的。要告狀便去告我便了。她又向衆人說道。累得諸



位受驚現在天時不早了。請諸位回府去罷。我却要得罪諸位了她說罷。長笑一聲。疾如風雨的飛上屋走了。見錢喜見她走了。這才將一顆打秋千的心。強自鎮住。向衆人說道。這從那說起。不是飛來的橫禍麼。這樣大的人命案。不到官裏去。出首告狀。就能甘心算了嗎。衆人齊聲說道。見先生你安穩些。不要在信口開河罷。今天不曾將性命送掉。還不是天大的幸事麼。還要到官裏去。出首告狀。認真討死不成。你便去告她。又到那裏去捉她呢。被她知道了。這個消息。我且問你。有幾個腦袋。給她砍呢。這班劍仙。來去無踪。專替人間打不平。你知道她的蹤跡麼。見錢喜努着嘴。這才不敢再說。到了第二天。悶聲不響的將岳震綱屍身埋了。照着凌風師太的話。將所有的家私。分與衆妻妾。岳震綱的兄弟震廷。一向和他的哥哥是冰炭不同。

爐聽得他的死耗。反而暗暗的念佛。不必細說。再表凌風回到玉真。觀將以上的情形告訴道。淨道淨十分感謝。過了二年。紅曇得病死了。便將這玉真觀傳與道淨了。此番舊雨重逢。怎能不喜呢。他們在觀中用了午膳。施殿英獨自入城。閒逛了一回。瞥見牆上滿張佈告。上面寫着道。

照得江湖買技。

殊屬有碍治安。

一時敲鑼震鼓。

實爲哄騙愚頑。

觀者費時失業。

人心風化攸關。

用特張榜示禁。

一律懷遵無違。

施殿英看了。不由的暗自作急道。這從那裏說起。江湖賣解。從未禁止過。怎地此地忽地出示禁止呢。他猜測了半天。終於弄不明白。不多時。有兩個人並肩從西邊走了過來。他便迎了上前。打了一躬道。





借問老兄。此地爲什麼要張示禁止賣解呢。那兩個同聲笑道。你老兄是初到此地的麼。施殿英點頭道。正是初到此地的。他們同聲說道。怪不得的。我們這裏上月來了一班穿珠婆。到我們這兒來獻藝。爲着一点点小事。打傷了幾個人。當地的官員。非常的震怒。便下了飛籤去。捉拿凶手。誰知那兩個闖禍的凶手。早已吃他逃了。劉大人巡按。大爲動怒。便令出示禁止賣解的。在這裏獻技了。你老兄敢是想來做一趟生意的嗎。施殿英笑道。正是呢。不瞞二位說。我們由洛陽到此地來。滿想找幾文過年。不期遇着這樣不幸的事。真是出人意外。咧。那兩個人同聲說道。不難。不難。你要想在這裏做生意。去拜一拜靠山。就行了。殿英笑道。二位老哥。又來和小弟開頑笑了。官廳裏已有這樣的皇皇告示。在禁止着。便有靠山。又有什麼用處呢。他



兩個同聲笑道。你老兄是初到此地的。那裏知道我們這裏頑意兒呢。此地的靠山的確比不得別處呢。只要他說一聲。不要說當地的官員。不敢不答應。便是巡按大人也不好駁回呢。殿英笑道。原來這裏的靠山。有這樣大的勢力呢。我們初到這裏的人。那裏知道呢。敢問二位仁兄。此地的靠山。姓甚名誰。住在什麼地方呢。那個黑面孔的答道。題起來。這人在江湖上很有些名望哩。一個叫做翻天鶴子。霍七。一個叫做羊角風。他兩個住在巡按府東邊的行轅裏面。你要去拜他。就到那兒去罷。他兩個說着走了。施殿英稱謝了一聲。尋着原路。回到玉真觀。背地裏將這番情形告訴了凌風師太。凌風聽得忙道。既是這樣。那麼便不須再去賣解了。簡直你領着中鳳中鸚到他們那裏。以拜訪爲名。見機行事就得了。施殿英道。好。便命中鳳中



鵜姐妹兩個。打扮起來。走進城來。問明了路徑。直向巡按府的所在。不多時到了行轅的門口。施殿英到了。那個看門的跟前。打了一躬。說道。求大哥替兄弟進去通達一聲。兄弟和兩個舍妹。要來拜見他老人家。那個看門朝他望了一眼。冷冷的說道。不在家。隨巡按大人出去了。殿英陪笑說道。不知他老人家什麼時候才回轅呢。那看門的朝中鳳中鵜呆呆地發愣了半天。才回道。早哩。早哩。現在到同官富平各縣去巡察了。最早還要到年下才回來呢。你們等等吧。施殿英不好再問。只得帶着中鳳中鵜姐妹兩個。重行回到觀中。凌風師太問道。所事如何。中鳳說道。不巧得很。兩個瘟賊。隨着那個劉賊出去了。凌風道。到那裏去了。施殿英道。到同官富平各縣去巡察了。大約到年底纔回來呢。凌風道。既已來了。只好在這裏多住幾日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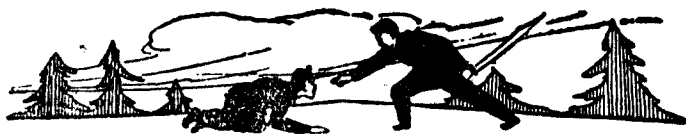
們商議定了。在玉真觀裏耐着性子。等了十幾天。眼看到年終臘盡了。施殿英每日在城裏明察暗訪他們回來的消息。到了臘月二十五那一天。劉大德和霍七羊角風兩個由富平縣回來了。這個消息給他施殿英曉得了。忙帶着中鳳中鸞入城而來。到了行轅。抬頭一望。只見門上多添了四個守門的。一共六個。施殿英上來。和前次談話的那個人陪笑說道。小弟聽說靠山。今天由富平回來了。特地帶兩個妹妹前來拜見他老人家。煩大哥替我通報一聲。那人點了點頭。扭轉頸頰。向那幾個說道。我們老爺的生意經又上門了。那幾個守門的嘖咕道。叵耐那兩個粉頭。架子倒不小。站在那裏。一聲也不響。難得你還去替他通報哩。要在我們屁股朝着他。理也不去理呢。那人笑了笑。也不答話。逕自進去了。中鳳聽得這話。不禁將一股



怒火化着兩朵紅雲。直捧上她的粉頰。施殿英深恐她發作。連向使去一個眼色。中鳳只得耐着性兒。低垂粉頸。那幾個守門。也眼歪嘴不住價的評頭論足。中鵝將粉頸扭了過去。只粧着聾子。一任他們嘖咕。不多時那個進去通報的。走了出來。向他說道。你們進去。要小心一些。我家老爺與羊爺現在花廳上飲酒哩。施殿英忙道。有勞大哥了。他說罷帶了中鳳中鵝。直向後面而來。過了第二道重門。便是一個極大的天井。前面便是花廳了。只見霍七和羊角風兩個人。並肩坐在桌上。傍邊還有四個紳士打扮的人物作陪。施殿英和中鳳中鵝兩個。走到堦前。施殿英打了一個千兒。說道。小的方大福和妹妹素貞素娥。參見靠山。霍七略略擡起頭來。朝施殿英望了一眼。又朝中鳳中鵝打量了一會子。冷冷地說道。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施



殿英道。上月初由洛陽來的。他道。那麼你們不是在這兒住了兩個月閒了嗎。施殿英陪笑道。正是呢。現在來求靠山賞一點臉兒栽培栽培。霍七却不答他的話。朝中鳳中鸚細細的又打量了一會子。掉頭朝羊角風說道。你看這兩個的盤子（盤子是面孔）還可以麼。羊角風笑迷迷地說道的確不可多得哩。霍七朝羊角風笑道。我生平見了女子。就討厭。不知怎樣。今天見了她們實在有些討人歡喜。羊角風素知霍七的脾氣。他一向是不相信女色的。不料他見了中鳳中鸚兩個。忽然發出這種論調來。自己還不樂得來拉拉搥搥麼。他忙道。這兩女子的顏色。果然不錯。我可要說一句笑話哩。七哥如有意。小弟願意爲你執柯如何。霍七微微地一笑。也不答話。羊角風格外明白。忙下座向施殿英說道。方老大。你且隨我來。我有話和你說。




哩。施殿英忙道。是是。說着。隨着羊角風。走到西耳房裏。羊角風向施殿英笑道。老大。你的運氣實在不錯。賣解的女子。到這裏來的。倒也不少。我們霍七哥。一個都看不中。方才見了你那兩位令妹。他倒非常的合式。你肯將兩位令妹嫁給我們霍七哥。你向後也不用再去度這討飯的生活了。而且我們霍七哥的勢力。在這陝西一省。除了巡按大人。還不是他爲尊麼。憑他嘴裏一句話。馬上你就做官發財了。施殿英暗喜道。不料他果然上鈎了。想到這裏。忙答道。蒙老爺子們看得起小的。小的還敢不受抬舉麼。只有一層。小的兩個妹妹。現今也成人了。這終身大事。須得她們自己承認。才好答應呢。小的雖然是她們的兄長。但是這些事情。却不好替她們作主的。讓小的回寓告訴她們。我想有這樣的好機會。她們也不是不解事的。定然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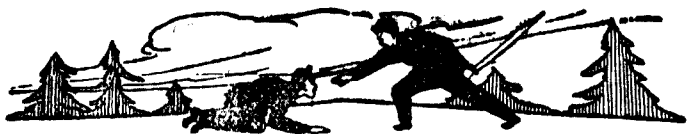
應的。羊角風道。你們寓在什麼地方呢。施殿英道。寓在東門外玉真觀裏。羊爺公餘的時候。不妨請到我們那邊去坐地。羊角風道。那麼今晚我便到你那邊去聽好消息。好麼。施殿英道。好極。好極。說罷。便領着中鳳中鸚。向霍七告辭。羊角風將他們一直送出大門。施殿英和中鳳中鸚回到玉真觀。將以上的情形。對凌風師太說了。凌風躊躇半晌才說道。如今第一步總算成功了。現在却要辦到第二步了。施殿英道。依我看。今年且不必答應他吉日。最好是到明年新正。凌風師太說道。我也是這樣地作想。新年裏頭。他手下一班爪牙。一定是不會防備的。而且借此也好推辭做作。如果一拍即合。那麼說不定。反要惹起他的疑心哩。他們商議了一陣子。天時已晚。忽見一個小師姑。跑到他們的房門口說道。方爺。外邊有位羊爺來尋你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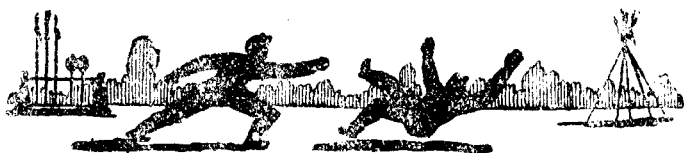
家呢。施殿英料到定是羊角風了。他忙向凌風師太使去一個眼色。凌風師太霍地扭轉身軀。閃到房間裏去了。施殿英迎了出來。只見羊角風笑嘻嘻的站在天井裏。向他說道。這觀裏你們認識嗎。施殿英笑道。本來不認識。因爲在客店裏住了一個多月。沒有做生意。手頭非常的拮据。不得已和這裏觀主商議。暫且住幾天。這裏的觀主倒也肯方便。我們走江湖的人。竟答應了。羊角風笑道。這頭親事做成功。你們不妨就住到我們的行轅裏去罷。施殿英含笑應着。他倆邊說邊走進了客房。對面坐下。小師姑捧上兩盃茶來。羊角風呷了一口笑道。我日間對你說的那件事兒。怎樣了。施殿英道。羊爺吩咐我的話。我已經對舍妹說過了。她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言語中猜測他們的意思。已經答應了。可是有一層。舍妹隨小的一向天涯飄



泊。放蕩性成。到了霍爺那裏。難免有不到之處。務請羊爺從中斡旋。斡旋。羊角風哈哈大笑道。方老大。你儘放心罷。我們那霍爺的脾氣。與衆不同。他最討厭的。就是扭捏扭捏。粧腔做勢的女子。像令妹這樣的爽直的脾氣。他是最歡喜的了。施殿英道。但望這樣才是舍妹的福分呢。羊角風道。既然兩方面認可。我可要揀一個吉期了。早一天將事做了。省得許多麻煩。而且又了脫一層心事。施殿英忙道。今年爲日無多。最好請羊爺擇明正的日子罷。羊角風沉吟了一會說道。那麼就是明年的初一罷。施殿英道。太早。太早。而且在大年初一。從來未聽見過人家結婚哩。頂早的日子。須要到月半元宵節哩。施殿英說罷。羊角風接口說道。那麼就照你的話罷。好在日子不是就過掉了的。但是丈夫一然兩方面認可。我可要揀一個吉期了。早一



忙笑道。羊爺那裏的話來。小子雖然出身江湖。却頗知道信義兩個字。咧。常言道得好。愛親做親。一諾千金。需什麼聘禮浮文呢。我的妹妹。嫁到一個英雄。便是她的一身福分。羊角風聽得。哈哈大笑道。方老大的脾氣。的確和我們合得來。我生平最怕那裏小家的樣子。如今親事既然成功。明天就請你家兄妹三個。移居到我們的行轅裏去罷。施殿英道。好。羊角風便告辭走了。施殿英將他送出觀門外。才回來。將凌風師太請出來。對他說了。凌風道。到他們的行轅裏。我想這事。倒有些爲難哩。萬一給他們看出破綻來。那麼不是成了畫餅了嗎。施殿英道。不到那裏去。也不好。一則要惹起他們的疑心。再則我們既然想去做了他們。第一步先要探明行轅裏有沒有機關。第二步要察訪裏面有多少能手。和臨行的出路。你看。能不去麼。他說



罷。凌風頓足說道。不是你想到這裏。我幾乎忘了。去的好。去的好。你們明天就去。入了行轅。你們萬萬不能住在兩處的。再則。有空的時候。不要不時到我這裏傳遞消息。切切。施殿英道。我們那裏。倒沒什麼礙眼。只是一柄松紋古定劍。怎麼安排呢。未知凌風答出什麼話來。下回自有分解。

評曰。以施殿英凌風師太輩之技能。尙不能冒昧入長安。霍七之勇。於斯可見矣。施殿英率中鳳姐妹。往見霍七。守門者橫加白眼。然人情鬼域。何處不然。描寫勢利之態。尤入木三分。

第三十八回

筵開玳瑁春色上眉梢
月照芙蓉刀光臨頸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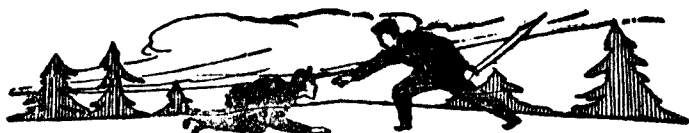
且說凌風師太對施殿英說道。此去單單地帶一柄太乙劍。我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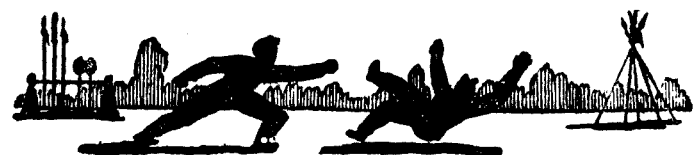
不致怎樣的十分岔眼哩。施殿英道：「怎好說不岔眼哩。你的雌雄劍。十一哥的龍吟劍。我的太乙劍。差不多在道兒裏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如果帶去。不是惹起他們的疑竇麼。」凌風師太道：「那麼這樣吧。將劍藏到刀槍把子的中間去。到了要用的時候。拿出來。豈不順便麼。」殿英躊躇了半晌。才說道：「藏在幌子裏。究竟不妥。萬一他們要試驗試驗我們的武藝。便怎麼辦呢。」凌風搖頭說道：「不會。不會。你儘放心前去吧。但是此去不一定就要等到中鳳中鸚的吉日動手。只要得着一個機會。便動手做了他倆。就算完事了。」施殿英道：「這到不要你來關照哩。他倆商議到三更時候。這才各自去安寢。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的早上。霍七那邊早放來一匹高頭大馬。兩乘小轎。請施殿英等三個到城裏去居住。殿英忙將太乙劍藏紮在刀槍把子的



當中命來人擁着。自己和中鳳中鵝走出觀來。施殿英跳上高頭大馬。中鳳中鵝各坐一乘小轎。向城裏而來。不多時到了行轅門口。停了下來。早見羊角風笑嘻嘻地站在那裏候着。施殿英連忙飛身下馬。說道：「羊爺未免忒也和我門客氣了。」羊角風笑道：「昨天是路人。今天是親戚。怎好怠慢呢。最可笑的。便是那六個守門的。聽得羊角風的話。嚇得面面相覷。只恐施殿英將他們明天的輕薄行爲道了出來。飯碗碰碎了。不打緊。只怕霍七動起怒來。至少要打了個半死。不活呢。他們一個個懷着鬼胎。沒奈何一同上來到施殿英的面前。一齊打了千兒。施殿英只得說免了罷。他帶着中鳳中鵝進了行轅。羊角風將他們帶到花廳的後面。東客室裏。向施殿英笑道：「方老大。這裏地方窄狹得很。請屈納一點吧。」施殿英忙笑道：「羊爺實在是太客



氣了。有這樣的好房子。給我們住。還不是另眼看待我們嗎。他說着。四下裏一打量。這房子原是三間。兩暗一明。北邊的房間。早已收拾得富麗堂皇。錦屏繡幙。女子應用的一切器具。應有盡有。南邊的房裏收拾的倒也不錯。迎窗放着一張八仙床。床前地板書櫥。還有茶几椅桌等等。羊角風笑道。本來請方老大到前面去住。因為現在還未到吉日。你們住兩處。究竟有些兒不像模樣。所以請你也和令妹住在一起。吉期一過。再到別處吧。施殿英沒口的說道。羊爺的爲人的確待人週到體貼。我怎能不感激你老人家呢。不多時。兩個小廝將刀槍把子由外面擯了進來。羊角風笑道。這些銹劣的傢伙。還要牠做甚。攢到後面的空房裏去罷。施殿英忙道。擺在我這裏。我沒事的時候。歡喜拿出來。耍一陣兒散悶。羊角風笑道。你要耍。前邊兵器



房裏傢伙儘有着。這樣銹劣的傢伙。兀的寶貴牠做甚呢。施殿英笑道。羊爺有所不知。我的脾氣。與衆不同。使慣了的傢伙。便不肯將牠丟掉了。羊角風笑道。原來是這樣也罷。你們快扛回來。放到方爺的房裏去罷。那兩個小厮。忙扛了回來。放到殿英的房裏。羊角風在那裏。又談了一陣子閒話。才出去。不多時。有兩個丫頭。走進來。參見中鳳中鸚。又有兩個小厮。在門外聽差。他們在行轅裏。過了幾天。不知不覺的。已到第二年的大年初一了。施殿英。滿想到觀裏去。和凌風商議辦法。不料羊角風。成日價的和他談天說地。有時還要將他拖到霍七那裏去飲酒作樂。到了夜間。行轅裏的防範。又來得嚴密。一舉一動。皆有人監察着。一些兒空子也沒有。施殿英好生焦急。眼看看到初五了。那一天。霍七在行轅中請酒。施殿英本不欲露面。羊角



風再三拖他一同去入席。座上有劉大德。同當地許多的官員。霍七親自執壺斟酒。歡呼暢飲。直到日落西山。還未散席。這一天羊角風最喫得多。面如猪血也似的一般紅。霍七得着兩個水管葱也似的美人兒。眼兒沒幾日就要真個消魂了。也是興高采烈。多飲上一倍。劉大德因爲舊年到各縣去巡察。受到的報效。差不多有八十萬左右。心中也是快活非常。不知不覺的喫到十分數的光景了。那幾個陪席的官員。因爲劉大德高興。也陪着喝得春上眉梢。施殿英心中有事。自然不肯多喫。只推自己的量窄。羊角風喫到燈火齊明的時候。已是醉得不開交了。他的嘴裏。仍然咕嚕着叫添酒。那班陪席的官兒。再三求免。才算散席。霍七雖然喫得大醉。但是心中還有數目。他向劉大德笑道。大人今天的酒喫得不少。回府去。仔細着風吹了。



受涼。不如就在我們這裏住了一宿。明早回府吧。劉大德的口角流涎。掛下六七寸來。連話都不能說了。聽得霍七的話。光是點頭。霍七忙命人將他伏到西耳房的匠上躺着。自己也自撐持不定。扶着小廝。到自己的房裏去睡覺了。那班官員也自告辭回去了。獨有羊角風一個人。伏在桌上。打盹。施殿英到了這時候。不由的暗自尋思道。難得有這樣的好機會。再不動手。等待何時哩。他想到這裏。突然站起身來。便想到後面將傢伙取出來動手了。剛剛走出大廳。猛的轉念道。不好。不好。我們雖然到這兒拾天。但是內中的情形。一些兒還未摸着。如今冒冒失失的動起手來。萬一有了大夥子好手出來。十八妹又在玉真觀裏。一些兒不曉得。我們失了外應。怎能取勝呢。而且這轅裏。有沒有機關。我還不知道。何不如此如此。將他的口氣套



騙出來。然後再動手呢。他想到這裏。重行潑轉身子。走進大廳上。將羊角風的肩頭一拍。說道。羊爺。請到房裏去安息罷。這裏風大得緊。羊角風將一雙紅得和猴子屁股的眼睛張大了。笑迷迷的說道。我又不曾吃醉。怕什麼風啊。雨啊。施殿英笑道。我早就曉得羊爺的酒量大了。這一些兒酒。怎麼會吃醉呢。他笑迷迷的道。對呀。我怎會吃醉了。你肯陪我去逛一回麼。施殿英聽得。正中心懷。連忙說道。好極好極。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逛呢。他道。到後面的園裏去好嗎。施殿英道。好。羊角風站起來。踉踉跄跄的和施殿英往後邊而來。施殿英道。羊爺。不知道你老人家收了多少高足了。羊角風笑道。不瞞你說。收徒弟這層事。我是最痛惡的。收到好徒弟。也還罷了。萬一收到一個不爭氣的東西。連收的人面子。都給他們丟了。所以我絕對不收。



徒弟。霍七哥的脾氣。和我是一樣的。寧可獨斷獨行。絕不以收徒弟爲榮耀的。施殿英道。這倒是難得哩。便是你老人家不肯。有這樣大的名氣在外面。我想一定有人要來硬求你老人家收的。羊角風笑道。倒被你猜着了。四處要拜我倆爲師的。真個指不勝屈哩。皆被我倆個一口回掉了。施殿英又道。不知這行轅中共有多少好漢呢。羊角風笑道。沒有多少。不過就是我和霍七兄。粗知一些解數罷了。別的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傢伙在這裏了。施殿英還恐他不肯直說出來。又道。羊爺這話未免太也欺我了。羊角風連道。怎見得地。施殿英道。現在你們不是保劉大人的麼。假使出去。遇着大夥兒硬生。那麼你倆縱有天大的本領。又待如何。羊角風哈哈大笑道。方大哥你也未免忒也輕覷我們兩個了。非是我羊角風誇一句海口。憑這大



江左右。水陸西路道兒裏的朋友。誰不知道我們倆呢。談到動手粗拳笨脚。還會走幾着哩。有生以來。不是我說一句海話。走遍江湖。還未遇到一個對手的英雄哩。施殿英道。那也用不着羊爺自己說了。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大名。那麼簡直稱不起在道兒裏跑了。羊角風哈哈大笑道。方大哥你未免忒也抬舉我了。我那裏有那樣大的威名呢。說着已經走進花園。一座小亭裏面。他倆並肩坐下。施殿英故意說道。這行轅裏房屋。這樣的敞濶。不怕有人來暗笑麼。依小弟的愚見。還以多設幾處機關。夜間多增些巡更上夜的。方保不出意外哩。羊角風笑道。方大哥你這話。忒小心過分了。誰敢來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呢。設機關。做圈套。那些勾當。我們是幹不來的。要行刺我倆。行刺的人。也要預先摸摸自己的肩。上有機顛腦袋。給我們砍。連後



才可以來咧。否則白白地來送死。我替他們想。也未必就這樣地不識風頭哩。施殿英道。不是小弟拘執。凡事都以防患於未然的好啊。羊角風那裏聽他的話。只是笑嘻嘻地說他膽小如荳。施殿英將他的口氣套騙出來。立刻壯了不少的膽氣。正待設法。結果他的性命。猛聽得他呀的一聲喊道。不好。不好。有夜行人到了。施殿英聽得吃驚不小。忙向他問道。在那裏。在那裏。他道。不是明明地有一條黑影。從花牆直躡到前面去了嗎。施殿英知道。定是凌風師太到了。他忙道。你休亂道。方才我明明白白看見一隻黑狸奴。朝南躡去。你怎地倒認成夜行人了。敢是眼花了不成麼。他停了半天。笑道。差不多是我的眼花了。使草上飛的功夫。到處皆有一種衣帶聲音呢。方才祇見影子。未曾聽見什麼聲音。就此一想。可以斷定不是夜行人了。施



殿英道。那裏一個不識高低的野小子。敢來送死啊。羊角風平生最歡喜人生奉承他。加之今天又吃醉了酒。吃施殿英替他高帽子一戴。居然毫不疑惑了。停了一會說道。我想斷沒有膽大如天的朋友。敢來和我倆爲難的。施殿英道。這裏風大。不能久坐。我們回去到我那裏去坐一會子罷。羊角點頭道。好。歪歪欹欹的隨着他出了亭子。出了花園。不一刻到了他的房裏。羊角風醉眼模糊。呵欠不住口的打着。一屁股送到床邊。和衣倒下。不多時呼聲大作了。施殿英悄悄地溜到對房。只見中鳳中鸚兩個。正在燈下對弈。殿英忙低聲說道。機會到了。快一些兒找紮吧。她們聽得這話。霍地立起身來。拂褪殘碁。卸去大粧。裏面却是戰衣了。每人右脇下掖着一柄亮晃晃的扑刀。中鳳忙道。我們此刻殺到什麼地方去。殿英連忙搖手說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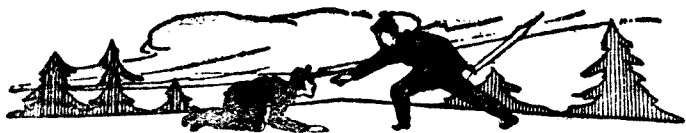
要聲張。羊賊現在困在我的房裏呢。不要將他醒了。爲害不淺哩。讓
我先去將他做了再說。中鳳中鸞兩個。隨着殿英走到南房。殿英輕
輕的將刀槍把子解開。取出太乙劍。誰知羊角風在床上忽地翻身
起來。中鳳的性急。生恐他醒了。躡到床前。就是一刀。正砍在他的腿
上。爆的一聲。中鳳震得粉臂麻木。他的腿上一點兒傷痕。也沒有。殿
英吃驚不小。連忙一個箭步。穿到床前。此刻羊角風已從床上霍地
躍了起來。大聲罵道。好小子。咱老子和你們今日無冤。往日無仇。爲
什麼要來……他話還未了。劍光一閃。他的頭倏忽間和
肩上分家了。殿英做了羊角風。忙向中鳳倆道。快隨我到前廳去。你
倆趕緊到西耳房裡去。將劉大德的首級找了。我去做霍七。她們答
應着。齊向前廳來。到了大廳上面。靜悄悄地一點聲息。也沒有。施



殿英握着寶劍。穿過腰門。奔到東耳房裏。一脚踏進霍七的房間。瞥見霍七正在解衣。預備就寢。他搶上去。劈面就是一劍。霍七大驚。隨手抓起一張橈子。一搭。趁着空子。閃電般地將壁上懸的一對李公拐。取了下來。說時遲。那時候。施殿英一劍。早從他的下三路掃進。好個霍七。他不慌不忙。雙足一縱。讓過一劍。他的雙拐。趁勢一分。成了一個雙龍出水的勢子。向施殿英的頭頂上打了下來。施殿英忙一低頭。往房外一躡。霍七那肯放鬆一步。跟着他也跳了出來。施殿英大聲說道。霍七。你是個漢子。敢和你家施老爺到天井裏去大戰一百合麼。霍七大怒答道。好小子。誰回你的口。便是兔崽子。施殿英忙退到天井裏面。霍七也來不及去穿衣服。只赤着臂膊。跟了出來。施殿英用劍一指。高聲罵道。好賊囚。死到臨頭。還來稱能麼。實對你講。



吧。羊角風劉大德兩個囚娘養的。已給我做了。你若肯革面洗心。叩頭求恕。你施老爺或可網開一面。饒你一條狗命。否則休怪你施老爺劍下無情。立刻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了。霍七聽得。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哇呀呀直嚷道。好小子。膽大包身。老子咱今天和你拚一拚罷。他說着一起雙柺。疾風暴雨般直捲過來。施殿英忙舞動太乙劍。抵住他兩個一往一來一顛一扑。在天井裏奮鬥了一百多合。霍七兀的轉戰不衰。施殿英好勝的心重。一枝太乙劍祇有進取。絕無遮攔。霍七的雙柺。忽下忽上。虬舞龍飛。一滴水也澆不進去。他兩個半斤八兩。鋒芒相對。大門到三百餘合。施殿英猛的覺得腦後一陣冷風。曉得不好。趕緊蕩開雙柺。一劍往後掃來。只聽得噹的一聲。火星四射。原來一個虬髯老道。頭戴七星冠。身穿八卦袍。手執



一柄紅雲寶刀。對着施殿英的背後砍來。幸而施殿英是個慣家。別一個却要丟掉了性命了。列公第一集第八回中。叙的燕山无量道人。你們還記得麼。今天來助霍七動手。不是別人。却正是他。但是他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原來他自從被靳綠君破了七嬭劍之後。由燕山逃到山西太岳山。覺覺道人那裏去。埋首深山。苦練乾坤掌。費了兩個月的功夫。差不多要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了。忽因細故。與覺覺道人口角起來。覺覺道人在盛怒的當兒。便開口罵道。人家說五鷄裏的傢伙。皆不是好惹的。今天才知道。果然不錯。一些兒不到馬上便這樣的鷄肚猴腸起來。罷罷罷。我們這山上。原不是供你們這些野種住的。快快給我滾了。常言道得好。一家祇容一家。和尚不容俗家。快滾快滾。无量道人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頓時負氣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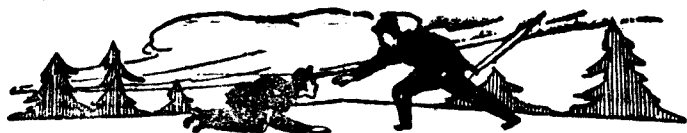
了。到了陝西龍門山上的大悲禪林裏。落了脚。住到臘月。這大悲禪林的住持僧。也是一個江湖上素負盛名的大強盜。名字叫海能。在雍正的四十三年時候。曾在京裏做了兩個親王。他的原名叫做李紹曾。本是崑崙派的出身。崑崙派的首領長風和尚。見他這裏的橫暴不業正經。便將他驅逐出派。他做了木勒托爾多魯其爾兩個親王以後。自知犯罪不小。便逃到陝西的龍門山爲僧了。提起這一層案子。差不多外間曉得的人極少。木勒親王多魯親王和他又有什麼仇恨呢。原來這木勒親王仗着自己是帝胄。爲所欲爲。什麼不近人情。不合天理的事情。差不多都做過了。而且持權施威。壓逼羣僚。沒有他再來得厲害了。朝中衆大員見了他。沒有一個不頭疼。祇有張廷玉鄂爾泰兩個。却和他最要好的了。多魯親王那時更不必說。



越比木勒來得淫亂。他除去應有的妻妾以外。討了二十多個小老婆。皇上有一個愛妃。名叫蘇塔兒的。據說和他們倆都有交情。皇上起先還不曉得呢。後來這個風聲。漸漸地傳到他的耳朵裏了。請教一個堂哉皇也的大皇帝。這頂翡翠頭巾。他就肯甘心安安穩穩地戴上了嗎。他便借着一個因頭。將蘇塔兒幽禁了。從此對於木勒多魯兩個的寵恩。漸漸地淡了。他兩個唯一的仇人。便是年羹堯。因爲在朝中兩雄不並立。當皇上對於年羹堯極寵愛的時候。他倆雖然恨如切骨。却也無奈他何。年羹堯本來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傢伙。他與皇上的寵妃劉貴妃。也有來去。有一次。不知怎地。給兩個冤家在含芳閣中碰見了。年羹堯知情不妙。他回到府中。連夜着人到蘆溝橋去。請李紹曾來商議。紹曾便挺身自任。到兩家王府裏。未費吹灰



的力氣。將兩個親王給他做了。皇上得到這個消息。也不知其中尙有一幕把戲呢。他自然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了。嘴裏嚷得震天價響。緝捕凶手。實際上嘴動身子懶。只不下旨意。只等李紹曾到龍門山去爲僧。他才下了一道通緝的旨意。可是山深谷絕。又到什麼地方去捉凶手呢。也只好姑聽姑應罷了。所以才將一個李紹曾得逍遙於法網之外的。這一段秘聞。既不載於清史。亦不記於東華錄。乃是小子一個朋友。名叫王壽鶴的。他家七代前的抄本日記上參考得來的。閑話少說。先量在龍門山住了幾天。忽地想起霍七來了。他本來和霍七有一面之識。他受了覺覺道人的惡氣。無處發洩。便想到霍七那裏去告訴霍七。請霍七主張公道。講一句公話。誰知他趕到長安。霍七的行轅裏。正逢霍七和施殿英鬥得性命相撲的時候。



他自然要來助霍七一臂了。施殿英和霍七祇能戰了平手。怎禁得憑空又添出一個无量來呢。手脚漸漸的亂了。霍七一閃身。將李公拐一收。跳出圈子。施殿英見他無緣無故的跳出圈子。必然別有緣故。十分留神的防着他。不一刻只見霍七手一揚。放出一件東西。直朝他的頂門飛來。殿英一低頭。一枝毒藥鏢。恰恰地從他的頭頂上飛過。此刻无量的寶刀。已經捲到他的下三路了。施殿英連忙一縱身。足數跳起一丈多高來。他的一刀。已讓過了。不料霍七一鏢未中。怒氣填胸。手一揚。連發三枝。向他的足下飛來。殿英見了。知道不能落地了。索性一提神。飛身上屋。霍七和无量也自追上屋來。施殿英知道逃走不了。只得將心一橫。又和他倆捨死忘生的惡鬥起來。霍七見放了四鏢不能傷他。料想放暗器不能取勝。好在自己又添



了一把好幫手。只得奮起全副精神來對待施殿英。施殿英也就下了決心。不死霍七。自願送掉性命。正自在屋脊上奮勇大殺的時候。猛聽得无量道人。啞呀一聲。一柄紅雲寶刀。噲唧唧地擱了下地。此刻從東北角驚蛇閃電的一般躡來一個人。手執雌雄寶劍。到了无量的面前。揮動了寶劍。劈頭就砍。无量嚇得真魂出竅。一低頭。一頂紫金冠。劈成兩片。散着頭髮。向北飛逃。凌風師太緊緊地追了下來。剛剛轉過了大廳。迎面閃出了雲中鳳。一緊扑刀。迎頭就砍。慌得他一楞。凌風的劍光早到。他立刻身首異處了。凌風中鳳兩個。連忙趕到前邊來。幫同施殿英來戰霍七。霍七雖然了得。怎禁得他三個一齊動手呢。他料知不能取勝。不若早走為妙。他打定了主義。雙拐一分。早成了一個旋風掃落葉的架式。中鳳不由的鬆了一着。他得着



了這個空子。趕緊躡出圈子。一抹地向北方逃去。施殿英忙要追了下去。凌風師太忙道。窮寇莫追。網開一面。也不負上天好生之德。咧。她說着向霍七喊道。今天饒你的性命。一則是看你的師父分上。再則不傷失我們兩家的和氣。希望你從此以後革面自新。做一個好人。那才不負你一身的硬分呢。他那敢答話。頭也不回的逃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自有分解。

評曰。羊角風霍七雖爲至友。然身分各有不同。著者每於微細處。明分涇渭矣。此回章法不獨不落普通小說的窠臼。且有獨到處。其妙處以未諧好事。先失頭顱。爲最。於刀光劍影中。忽夾寫宮闈穢史一段。殊有兔起鶻落之妙。

第三十九回

座旁叟卽壁上像老衲透禪機
筵前客作轎中人強徒遭辣手



却說施殿英向凌風師太說道。如今白白將他放了。豈不是徒遺後患嗎。假使他將我們殺劉大德的消息。噴揚出去。我們不是無形中。要受他的影響麼。趁這個時候。將她做了。多麼乾淨呢。凌風師太說道。大凡隨便做什麼事情。都不可以趕窮殺絕的。我們既然得了仇人的首級。也算滿意了。他不過是劉大德的爪牙。一定將他做了。於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大益處。而且與五鸚鵡裏。又要結下一重深仇。咧得饒人處。且饒人。再則霍七却是五鸚鵡裏的唯一好漢。他的行為。究其竟來。比較滑飛蕭青龍這班瘟賊。好得多了。我料他此去定然埋首深山。不再出頭了。殿英那裏肯信。搖首說道。只怕未必吧。他走了這樣的下風。就肯甘心。和我們算了嗎。凌風道。你真不解事哩。霍七是個目空一切的傢伙。向來不和他的派中人廝近。別派的人。



要和他交接。至少的硬分也要和也相等哩。所以曲高和寡。他反成一個衆人唾棄的人了。此番走了下風。他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別人呢。所以我料定他是不再出頭了。他出頭的時候。必然要鍊成功一種出色驚人的絕技。他纔能出來呢。否則我可以斷定他不肯出來的。她這番話說了。殿英這才點頭稱是。凌風道。中鵝已將劉大德的首級送到玉真觀裏。我才知道你們已經動手。我特地趕來。不然。你却要被他們困住咧。此刻中鵝在那兒等候我們了。我們却要早些回去。免得她在觀中等得心焦哩。施殿英道。事已完畢。我們自當回去啊。說着便和凌風中鳳回到玉真觀。中鵝早將劉大德的首級裝到一隻大木盒子裏面了。凌風師太向施殿英說道。事情辦好了。我們倆明天到師祖那裏去一躺。一則補朝正月的朔。再則也好將



此事告訴他老人家哩。施殿英道：「好，他反向中鳳中鸚說道：『孩子們，累得你們兩個辛苦一趟，你們回去對十一師叔說，我們的事情已經辦好了，請他不要掛念吧。』」中鳳中鸚答應着走了。他倆也自和道淨作辭，往峨眉山而來。到了丑牌的時候，已經到了峨眉山了。他倆個站在山門口，聽了半天，不聽見有什麼動靜。施殿英道：「每日到了丑牌時候，山門便要開了。今天爲什麼過了丑牌，山門還未開呢？」凌風師太道：「大約僮兒們貪着睡了罷，不然怎能到這時候，還不開門呢。」話由未了，猛聽得呀的一聲，山門開了。兩個僮兒笑嘻嘻地跑了出來，向他倆笑道：「累得你們久等了。我們倆因爲貪看老師祖，和那位落腮鬍子在著圍碁，所以將開門這層事却忘掉了。」施殿英將手

中的木盒兒擺在韋駝神像的背後，悄悄地向那兩個僮兒笑道：「我



們師父此刻還在著甚麼。他們點頭道。正在著得高興哩。你們去看吧。施殿英和凌風師太走到了練功室的門口。一張不在裏面。凌風道。師父今天又到那個房間裏去著了。施殿英道。差不多定在參悟室裏呢。他們走到了參悟室的門口。只見了塵大師面北。那個滿頭虬髯的老頭子面南。正自注目凝神的對著碁盤躊躇決勝。他兩個不敢進去驚動。只得悄悄地在門外。施殿英手指着那個虬髯老頭子。又指着壁上懸的那一幅風塵三俠圖。附着凌風師太的耳朵。輕輕地說道。這老頭子和虬髯公倒是一般無二咧。凌風師太微笑點頭。也不答話。停了多時。了塵偶的回過頭來。見了他們。忙道。既到這裏。爲什麼只站在外邊。不走進來呢。施殿英陪笑說道。未得老人家的命。我們怎敢進去呢。了塵道。進來吧。他兩個這才敢進去。先



給了塵朝了朔。然後又給那個虬髯老頭兒見了禮。他倆拂退殘碁。凌風師太連忙倒了兩杯苦茗。捧了過來。了塵接了一杯。那虬髯老頭子接了一杯。了塵呷了一口。向凌風說道。賢徒爲師託你辦的那層事。成功了嗎。凌風師太打了一個稽首。說道。不辱師命。但是霍七手脚溜滑。吃他逃了。了塵祖師微微的笑道。那裏是他逃了的。是你們放了的啊。但是放了他。却好。我也不情願和大非重結深仇哩。現在我的門中的孩子們。和五鸚幫中的仇恨。就結得不淺了。虬髯老者。浩然長嘆道。世風險惡。人心不古。眼見許多不平的事情。真是令人氣結。三鷹蹂躪於西南。五鸚稱雄於東北。奸淫搶劫。爲所欲爲。此輩若不務盡根株。爲患豈堪設想呢。頗怪大師仁懷悲抱。不忍多事屠殺。致此輩明目張膽。益無顧忌了。了塵祖師嘆道。凡事莫非前定。



老衲何能。焉敢逆乎天道呢。髯老者點頭說道。當世碌碌。君昏吏頑。有以致也。老朽又何敢獨責乎大師。他倆談了一會。虬髯老者便告辭走了。了塵也不起身送他。只將雙眼緊閉。靜坐了片晌。才張開雙目。微聲嘆道。此公心腸太熱。不脫本來的面目。可敬可愛。殿英凌風。兩個一齊問道。吾師交友頗廣。歷來往來的前人中。從未見過今天這位老丈。未知他是不是太華山的大師伯呢。了塵微微地搖首說道。他的來歷。非你們所宜知道的。殿英道。弟子見了他。兀的有些疑惑。因爲他老人家的像貌。與塵上懸的這軸風塵三俠的虬髯公一般無二。了塵祖師笑道。汝等豈不聞佛偈有云。

他即是他。

我不是我。

他不是他。

我原是我。

無他無我。

方證修羅。



凌風和施殿英聽了。茫然不解。了塵微微歎息道。濁心未淨。無怪不能領略佛家的奧旨了。殿英凌風聽他這話。惕然自警。又停了半天。了塵開口說道。凌徒。你事情做完全了。在我這裏稍住幾日。英徒先到山東去罷。他們此刻已經不在周村了。差不多全在蒙陰呢。英徒到了那裏。將仇首交與伏家孩子。叫他到他的父親坟上祭掃。餘下的孩子。叫他們齊到周村。三日後。我着凌徒前去。有話分咐他們。殿英聽得。打了一躬。動身走了。到了蒙陰。見了麗玉祥珠綠君等。將以上的事情說了。大家自是快活非常。伏鐵頭過來。給殿英蹙頭。殿英忙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說道。你可將仇人的首級。送到你的父母的墳上祭掃罷。祭過趕緊回到周村。切切。伏鐵頭連聲道謝。提了木盒。動身走了。施殿英在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領了衆人同向周村。



而來。那一天行到博山脚下。瞥見迎面有兩個人。騎着兩匹大走驃。飛也似的直奔而來。來得切近。家駿忽然喊道。永福永貴。你兩個現在到那裏去啊。他兩個聽得家駿的聲音。慌的飛身下驃。同聲大叫道。禍事了。禍事了。二少爺。快點趕到蒙陰去救大少爺的性命要緊。周家駿冒冒失失的聽他這話。弄得丈二的和尚。摸頭不着。急道。怎地。怎地。我家大少爺在蒙陰怎樣了。他倆同聲說道。啊呀。你不知道。咧。昨天晚上我們在廳上拾着了一封信。上面寫的是大少爺給被強盜和尚劫去了。現在要二少爺到蒙陰去。他們才肯將大少爺放了。周家駿聽得這話。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焦雷。連忙向衆人說道。如此怎好。家兄已經被衆賊捉到蒙陰了。強一醉一拍腰間的板斧。大聲喊道。什麼。怎好。怎歹。咱們且去殺個爽快。就是了。他捉我們



一個。我們便捉他兩個。他殺了我們一個。我們便砍了他們兩個頭來。這叫做禮尚往來。寶寶元也是橫眉怒目的要去廝拚。高順忙道。你們且休亂啊。細細的想想。這件事真有些蹊蹊哩。不要上了賊人的惡當啊。良驥道。高大哥這話的確不錯。依我看來。賊人擺此搆台。宗旨就引我們去的。不料我們也自撞去了。這信怕不是假造的嗎。這叫做調虎離山之計啊。如果將大哥囚在蒙陰。我們上台動手的時候。怎地不聽見他們說出一聲來呢。何其俊道。可不是哩。準是這樣的圈套。休去睬他爲妙。良驥笑道。去誰睬。幾個賊囚死的死。丟的丟。便是從他們的計劃上來。到現在還有誰來和我們爲難呢。家駿沉吟半响。也自笑道。我竟糊塗了。賊人既然將我哥哥捉去。還肯來送信與我們麼。真是荒唐已極了。他們說着仍舊往周村走來。途中



良驥問藍天霽道。那位老者係是何人。那樣的了得。藍天霽笑道。你不曉得麼。他就是南宮大年啊。良驥詫異的說道。他現在還健在麼。我們常聽得師父對我們說起他人家的本領來。我常痴想世界上那裏便有這樣的能人呢。不料我們無意中得了他來解圍。真是天緣巧湊哩。藍天霽又將在清江浦遇到他的一番話說了。良驥等更是驚嘆不止。他們一面走。一面談着。不知不覺的又到黃昏時分了。強一醉向家駿笑道。早上用的一頓飯。到現在一口還未下肚哩。也好尋個去處。打個尖兒了。（按北人謂吃點心曰打尖。）家駿笑道。強大哥的脾氣。活像伏傻瓜。沒有一天不在饑荒中度着生活。只要一頓不到嘴。那麼馬上就要吵得天翻地覆了。高順笑道。這倒不能說。他的食量大。胃火旺。無怪肚皮裏面時時刻刻的要鬧着飢荒了。



強一醉點頭說道。好啊。這才是一句公道良心的話哩。常言道。人客氣。肚皮不客氣。要真是真的。粧客氣也粧不來的。何其俊道。請挨一會兒餓吧。在山脚下面。一沒有飯館。二沒有旅店。到那兒去尋人家呢。強一醉立定脚步。四下裏打量。忙道。兀那東北角上。不是有燈火。從樹隙中漏出麼。既有燈火。定有人家。良驥忙道。不要去亂招了。大家展起飛行功。一會兒就到周村了。何必又去打擾別人家呢。強一醉忙道。那可不成功。我的肚皮一空。休道飛行功了。隨便什麼功夫。都不會使的了。你們心急。先自回去罷。讓我且去將肚皮弄飽了。然後我再來就是了。他說着。別了衆人。順着一條歧路。直向東北而來。行不多時。轉過了一帶樹林。現出一座村落來。第一家門前。懸着一對紅燈籠。門額上繫着五綵。還有幾個樂人。坐在門前。嗚嗚的吹打。



強一醉暗道。這一家難道。今天做什麼喜事麼。他邊尋邊走到那家門口。立定脚步。張大了兩眼。朝裏望去。只見裏冷冷清清的一個賀客也沒有。祇有三四禮客模樣的人物。在門裏蹙眉苦臉的踱來踱去。一個個努着雷公嘴。能掛油瓶。強一醉暗暗納罕道。既是做喜做壽。至少也得有一些賀客。才是個道理呢。爲什麼一個賀客也沒有。門裏的人。都是愁眉苦臉的。究竟是什麼頑意兒呢。我倒不解了。他正在尋思忖度的當兒。猛地從後面飄來一陣酒香肉香。他不禁口角流涎。搭着訕走到那幾個樂人的面前說道。請你們進去說一聲。小子路過此地。肚中餓了。求府上方便方便。給我一頓酒飯。要錢隨算。那個敲鑼的放下鑼。朝他擺了一陣子手。悄悄的說道。你快不要在這裏嚕噓。這裏的喜公公正不是在呢。休道惹得他光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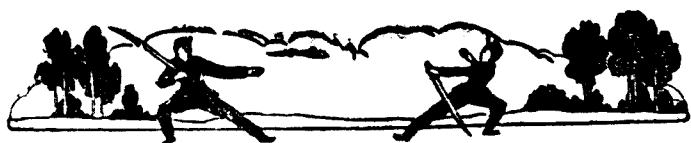
你討沒趣啊。強一醉道：「咦，這真是怪事怪事。我們出門的人，又不能將鍋子頂在頭上出來的。只要身邊有錢，什麼地方買不到東西吃呢。他不快活，我也不快活。我吃了他家酒飯，也不是白吃的。誰敢對我來光火呢。那人忙道：「你這傢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正在悲傷的時候，你却來胡纏。」強一醉道：「放你娘的鳥屁。明明地做着喜事，他家也不是死了頭號人的。悲傷的什麼。那人也着眼。朝他說道：「朋友，少要開口傷人啊。我勸你到別一家去，借一頓酒飯吧。這裏委實有許多的不便哩。」強一醉氣沖牛斗的說道：「閉上你的鳥口。我來借酒飯，本是向他家借的。與你這牛子有什麼相干。誰要你來阻止。你不去通報，嚙自己前去。不要你這牛子。那人吃他這幾句，搶白得張口結舌。半晌才道：「呀呀呀，世界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人家對你



說的一排話。却是好意。不料你倒怪起我來了。強一醉更不去答他的話。大踏步直向裏面走去。此刻門裏跑出兩個人來。攔住他的去路。口中說道。你是什麼人。此地容你亂闖嗎。強一醉兩臂一張。說道。去你娘的。老子咱是來借一頓酒飯吃吃。也不是強盜來搶劫你家的。要你們來打了什麼攪呢。那兩個人喫他這一格。早攢出一丈以外。跌得頭破血出。發昏章第十一。從地上爬起來。不敢再和他爭論。飛也似的奔向後面去了。強一醉走進那家的大廳。只見神前一張八仙桌上。放着許多供品。他的肚皮餓極了。也不客氣。伸手抓了。就吃。神台上放着一把銀壺。他拿到手中。揚開蓋子一窺。却是空的。他便坐了下來。在腰間取雙斧。將桌子敲得震天價響的說道。呔。快一些兒拿酒來。與你強大太爺吃啊。遲一些兒。你家強大太爺的老脾



氣要發作了。他正在發揮的當兒。從屏風後面。走出一個人來。斑白的鬚鬚。一張慈祥而又忠厚的臉上。露出無限的憂愁來。慢吞吞地走了過來。向強一醉說道。客爺尊姓大名。強一醉將名姓報了出來。那老者朝他上下細細的打量了半天。才說道。客爺今天來得不巧了。隨便那一天到舍下來。老漢一向是不肯怠慢客人的。今天正碰着小女出嫁的日子。不便招待客爺。殊深歉仄。客爺如果定要在舍下用一些酒飯。老朽何敢故却。請屈尊一些。請到西邊客屋去吧。這裏馬上一班瘟賊到了。見了尊駕。萬一有冒犯之處。老朽於心何安呢。強一醉聽他這話。不禁詫異的問道。今天是令媛的吉日。老丈何出此言呢。那老者聽得。不由的老淚橫流。哽咽哽咽的說道。寒門不幸。遭此飛災。無顏告訴尊駕。老夫既難啟齒。尊駕亦不欲聞此不平。



的消息呢。強一醉聽得。越發疑惑不定。連聲說道。這又何妨呢。老丈不妨直說出來。有什麼爲難之處。在下不才。還可以聊助一臂之力呢。那老者道。既是尊駕願聞。老漢又何必故秘呢。老漢姓魯。名叫公泰。今年痴長七十二歲。膝下祇有一個小女。今年纔過二八。在六歲的時候。已經許與南村吳大戶家的大公子爲室了。不料今年山頭上。突然來了許多強盜。爲首的一個。名字大約叫做白花將軍吧。到了這山上。鎮日價的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前天帶了許多強盜。到舍下來搶劫一空。那時小女不在家中。他們遍尋未得。臨行的時候。對老漢說。三日後。到你家來娶人。你家預備罷。到了那時候。如不預備。不獨殺了你家滿門。連全村的人。都沒有性命的。老漢聽得。在那時候。那一班殺人不睜睛的魔王。一個個手執鋼刀。站在面



前。我敢道出一個不字來麼。只好唯唯應命。等他們走後。我到南村吳大戶家裏去。將這種惡耗告訴與他。也是一籌莫展。他幸是一個明白人。反而勸我不要和那班強徒走逆風。只當沒有生這個女兒的罷。今天早上。強盜那裏已經將聘禮送來了。尊駕想想。老漢怎能忍心將自己的女兒送給那班天殺的強徒蹂躪呢。強一醉聽得這番話。哈哈大笑道。我道什麼難事呢。原來是這樣啊。你請放心罷。快一些兒。辦一桌好酒好菜來。讓我將肚皮喫飽了。休道這幾個不見天的毛賊。便有千軍萬馬。憑我兩柄板斧。都要趕上去殺他個一乾二淨哩。魯公泰聽得這話。喜從天降。忙道。尊駕這番話。是鬧笑的。還是真的呢。強一醉道。老丈儘請放心。你家出了這種不幸的事。我強一醉也不是沒有心肝的人。怎好和你取笑呢。快休疑慮。我自有




退敵的伎倆。魯公泰聽得連忙叫人去預備酒菜來。強一醉也不容氣。大吃大喝一頓。飽餐已畢。便向魯公泰說道。那一班強盜在什麼時候來娶你家的令媛呢。魯公泰道。差不多在戌時罷。此時已到酉正時候了。馬上只怕就要到了。強一醉笑道。那麼快將你的令媛預備出閣的去服。拿了出來。我去做新娘子。魯公泰道。既是這樣。請尊駕到後台去改粧罷。不要露出破綻來啊。魯公泰說罷。便將強一醉領到後面去。進了他的女兒臥室。一班內眷見了他那一副尊容。嚇得跌跌爬爬。連忙躲避了。魯公泰忙道。你們不要怕。他不是強盜。是我們的恩公。來救我家小姐的。你們快來替他改扮。那班婦人任你喊破喉嚨。也不敢進來替他動手啊。魯公泰沒法。只得叫兩個僕婦進來。替他改扮。不多時鳳冠霞珮。改粧好了。強一醉扭扭捏捏的走



了兩步。向那兩個僕婦說道。你們看我扮得像不像呢。那兩個僕婦掩口笑道。像倒有些像。只是腰太硬些。如果能再軟一些。那便更好了。強一醉笑道。那却辦不到了。便是這樣的走起路來。我就十二分吃力了。再叫我扭腰。未免太難了。說到這裏。忽地房外一陣笑聲。有人說道。別的都不要講。可是那一雙碩大無朋的尊足。放到什麼地方去呢。強一醉聽得。忙低頭一望。不禁自己說道。啊呀。我倒忘了。這却怎麼辦呢。這時候鼓樂喧天。博山大王白花將軍。騎着一匹高頭大馬。領了五百嘍囉。擡着一乘大轎。已經到門口了。守門的飛也似的進來報信。魯公泰嚇得面如土色。忙叫人將女兒藏到別處去。一面又催強一醉快一些兒改扮。兩個僕婦。倒有些急智。忙替他將宮裙放下三寸來。又關照他道。強爺。你走起路來。千萬不要大步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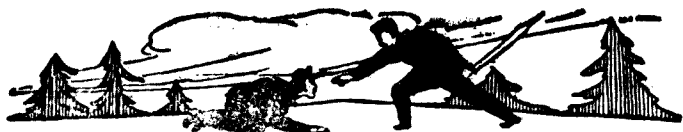
大步走就很容易將脚現出來了。強一醉笑着點頭道。理會得。理會得。兩個僕婦又替他套上紅紗面罩。他忙道。不要。不要。這個勞什子。戴上了。氣悶煞人。那兩個僕婦人連忙說道。強爺那可動不得。面套子一拿。就要露出馬脚來了。還有一層。便是你千萬不要說話。你這副雄鴨嗓子。又容易露出馬脚來的。強一醉無奈。只得答應着。扶着兩個婦人。扭扭捏捏的走到前廳。紅氍上面。魯公泰硬着頭皮。捏着一把汗。隨後出來。白花將軍穿着一身大紅的吉服。早站在紅氍上。等候了。一班強盜首領。個個捧着一柄一塊肉的大刀。排立在階下。一個穿藍套子的強盜。走到神前。放開劈毛竹的聲音。喊道。奏樂。一時鼓樂齊鳴。又喊交拜。他兩個拜了天地。又對魯公泰拜了四拜。白花將軍。便命將新娘扶上轎去。魯公泰故意向白花將軍說道。小女



得侍將軍寒門大幸了。只是她年輕性慙。務望將軍原諒她一些。老漢就含感無際了。白花將軍笑道。丈人放心。小婿人雖粗莽。但是對於婦女們。却懂得些溫存的。他說着告辭走了。帶了一班強盜首領。一齊出了大門。放了三通大礮。一個個齊上高頭大馬。耀武揚威的簇着轎子。向博山緩緩地發進。剛剛走到山根下一條長溪邊上。猛聽得轎子裏面。發出一種劈毛竹的聲音來。衆賊人嚇得目瞪口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評曰。寫了塵與髯老倆對談世事一段。蒼涼悲壯。宅心仁懷。令人迴腸盪氣不置。髯老者究係何人。著者故弄狡狴。不肯明告。讀者然細參佛偈。當能點首會悟矣。

強一醉誤入魯家。以索酒食而成新嫁娘。文法殊梯突可喜。



第四十回 附鳳攀龍羣英結偶 伏獮斬蟒雙俠潛踪

却說白花將軍押着轎子。走到博山根一條小溪傍邊。猛聽得轎子裏面發出一種驚人的怪聲。嚇得那班擡轎子的。一個個心驚膽戰。白花將軍在後面聽得。也自驚疑不止。一催坐騎。趕上前來。問道。怎麼了。方是那裏發出來的怪聲。那四個扛夫。同聲回道。大王不好了。恐怕新娘子發羊顛瘋了。話由未完。猛聽得轎子裏面擂鼓也似的一陣響聲。那幾個扛夫叫苦連天的喊道。新夫人請你放尊重一些啊。我們這頂轎子是租得來的。你這樣頓足。將轎子底板穿通了。也要賠償人家轎子的。強一醉在轎裏捏着嗓子說道。奴家在轎子裏面悶得好不難受。你們趕快替我將轎門開了。白花將軍聽得。忙罵那班扛夫不當心。爲什麼要將轎門關起。嚇得那四個扛夫。趕緊



停下轎子。七手八腳爭先恐後的將轎門開了。冷不防強一醉在轎子裏面一頭躡了出來。將那個開門的扛夫。撞了個四爪朝天。強一醉見了一條小溪。橫在道旁。正合自意。故意哭道。奴家不要命了。他說着扯起羅裙。遮着他那副胡桃式的面孔。往小溪中便跳。那個白花將軍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忙喊手下人下去打撈。那班嘍囉誰也不肯下去。他可急了。眼見心上眼中的人兒。要與波臣爲伍了。他飛身下馬。趕過來一把拉住強一醉的後衣角。強一醉猛的往前一躡。白花將軍身不由己的隨他落下小溪。強一醉將灌四眼道人的本領拿了出來。將個白花將軍先灌了個半死。然後從水肚裏冒了起來。他一手擎着白花將軍。一手將自己的面罩扯去。哈哈大笑道。瘟賊。我看你今天要算快活極了。你家夫人同你在水底定情。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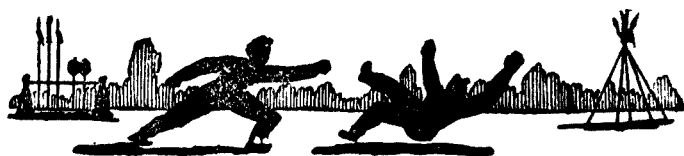
便宜你了。白花將軍睜開眼睛一望。嚇得倒抽一口冷氣。連道。好漢饒命。好漢饒命。恕我有眼無珠。妄自冒犯你老人家。萬望你老人家高抬貴手。饒我初犯罷。強一醉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白花大王。如今竟向老婆討起饒來了。豈不是絕無僅有的笑話。岸上羣賊見了。也自齊叫一聲怪事。不由的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只怕今朝日子不好碰到黑煞神了。有的說這新娘子恐怕是白蓮教裏的人物。也未可知哩。還有的說我們上了魯家的當了。這人定是冒充新娘來的。有幾個首領。怒目咬牙的取下弓箭。便要射強一醉。無奈強一醉緊緊地摟住白花將軍。只恐射他不着。反傷了自己的人。只得站在岸旁。齊聲向溪中大叫道。是好漢。敢上岸來和老爺們見個高下麼。強一醉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不要在那裏口出浪言。你強大太爺如果



懼怕你們也不來假作新娘了。你們在那裏耐一耐性兒。等你强大太爺和你家白花將軍。耍得夠了。自然到岸上來和你們見一見高下。決一決雌雄呢。他說着。在腰裏取出一對板斧。向白花將軍笑道。朋友。你估盡上風了。今天總算是你的流年不利。腦袋要肩膀分家了。在陽間沒有做到新郎。請你到酆都城裏去做新郎罷。夜叉姑娘在那兒等候咧。他說到這裏。一斧下來。白花的頭顱早脫離頸上了。岸上的衆賊。一齊發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那個黑小子將我們的寨主殺了。強一醉將白花的頭顱。猛地向岸上擲去。口中大喊。道。你們不要驚慌。看我寶貝來了。衆賊嚇得紛紛地嘯開一條大路來。強一醉飛身上岸。擺開雙斧。砍瓜切菜也似的。在衆賊當中亂殺。直殺得那班烏男女叫苦連天。紛紛地向四下裏飛逃。那幾個首領還不知



死活。各掣兵器。一齊擁來。將強一醉圍住。強一醉那裏將他們放在心上呢。舞動兩柄板斧。神出鬼沒的將衆賊逼得和走馬燈也似的。莫想近他身邊一些。殺了多時。強一醉性起。大吼一聲。一斧飛來。將那個使棍的賊子。劈成兩片。其餘那幾個見了。嚇得魂飛魄越。忙要逃走。無奈強一醉的雙斧。舞得風雨不透。兀的不能跳出圈子。再一會。那個使雙刀的賊人。頭也飛了。還有四個知情不妙。只得丟去兵器。一齊跪下。滿口哀告。求他饒命。此刻魯公泰得着強一醉得勝的消息。已招集五百餘名鄉勇趕來助戰。到了他們作戰的地方。一個賊兵的影子也看不見了。祇見四個賊兵的首領。跪在地上。沒命的向強一醉求饒。強一醉着了一身濕淋淋地宮粧。一頂鳳冠也不知到那裏去了。蓬着一頭吉祥草也似的短髮。圓睜二目。兩手執着兩



柄明晃晃的大斧。那一種凶惡且趣的情形。比較雍和宮裏的牛鬼蛇神。還要難看三分哩。衆人見了。又是害怕。又是好笑。但見他向衆賊問他。你們要不要命。他們齊聲答道。要命……要命。強一醉道。既然要命。快一些兒趕到山上去。將所有的強盜一齊給我解散了。你家强大太爺做一次好事。放了你們。否則一個個的頭顱。都要和我一對板斧親嘴了。他們忙道。是是。說着。便要動身走了。強一醉道。慢慢。你們幾個且留下名姓來。以防還有一兩個不怕死的小賊。再來滋擾。就歸你們負責。他四個聽得。一齊拍着心口說道。好漢請放寬心。以後如有半個賊人到週近來擾一下子。皆來問我們就是了。那時隨好漢怎樣的譴責我們。我們雖死無怨的。他們說着各自報了名姓。強一醉點頭說道。有這樣。我斷不與你們爲難的。你們當



心一點去解散他們吧。說着那四個賊首一齊碰了幾個響頭。爬起來飛也似的趕到山上去解散衆賊兵了。魯公泰忙將強一醉請到家中。替他濕衣換下。強一醉便向魯公泰說道。我已替你家將圍解了。此刻我也要去了。魯公泰那裏肯讓他走。忙道。恩公稍在舍下盤桓幾天。讓老漢備一些薄酒菲禮。聊報大德。強一醉笑道。你不要苦苦地來留我了。此刻我還要趕別處去。有正經事哩。下次遇巧。或者還可以叨擾府上呢。魯公泰再三留他不住。無奈只得命人取出馬蹄赤金三百兩。作爲路費。強一醉一陣憨笑道。這些東西祇能夠擺在府上。我們要他有什麼用處。空自累墜煞人。我要是貪你家的酬報。老實對你講吧。也不來替你家竭力退盜了。魯公泰見他執意不肯將金子收下。不禁流淚說道。恩公不獨救了老漢全家的性命。且



而爲一方除害。老漢這一些兒薄敬。也不算什麼越分的。恩公兀的不肯收下。叫老漢於心何安呢。強一醉憨笑道。你這老頭兒。真是糾纏煞人。罷罷罷。你既然執意要將這金子送給我。我也不客氣。算我收的就是了。請你將這些金子。全數分給週近的貧民罷。那麼我就感激不盡了。他說罷。一個箭步。飛身上屋走了。魯公泰和衆人驚嘆了一回。將三百兩馬蹄金。兌足紋銀。依着強一醉的分咐。全數分給與週近的貧民了。從此以後。博山脚下的各村民衆。安居樂業。再也沒有一個強盜影子來現一下子了。再表強一醉連夜趕回周村。見了衆人。將以上的事情說了個究竟。將衆人笑得肚痛。羅良驥向衆人說道。我真佩服他的本領。什麼事兒他都幹得出。換了別一個。誰能做出這一齣來呢。至多將衆賊趕散了。那裏又會去假粧起新娘。



來呢。真是爲所欲爲了。說到這裏。只聽得呀的一聲。從天空裏斜刺飛進一個人來。衆人定睛一看。不是別人。却正是凌風師太。但見肩背雙劍。手裏拿着一束紅柬。笑吟吟的向殿英道。你們是幾時到這裏的。施殿英道。我們也是今夜到的。她笑着將手中一束梅紅的柬帖遞與殿英笑道。既做師父。還要做月老呢。殿英聽得她的話。好生不明白。將柬帖接到手中。第一封上面寫着。

良驥綠君。 夙具慧根。 欲登無極。 少華二層。

第二封上面寫着道。

船頭一捻蓮瓣。 石上已注三生。

這兩句的下面。却留着強一醉周雪鵠兩個人的名字。第三封也是兩句道。

秋屏合肥周家駿。 麗玉當婚高氏驩。

施殿英看了微微的一笑。又看第四封。只見上面寫着四句道。


祥珠祥珠。 誰爲爾夫。 欲問究竟。 卽小龍駒。

殿英看罷。向凌風師太笑道。師祖此舉。却是美事。未知這小龍駒係是何人呢。凌風師太笑道。你問一問看。或者廳上有一個人叫着這個名字哩。施殿英忙向衆人問道。你們的當中。誰叫做小龍駒呢。話猶未了。寶寶元忙站起來。吞吞吐吐地答道。這是我的小時候乳名。未知師叔怎麼知道的。施殿英笑道。好好好。你將這紅柬帖拿去看。寶寶元懷着鬼胎。將紅帖子接到手中一看。不禁滿面飛紅。低下頭去。一聲不響。衆人好生奇怪。連忙擁過來。將帖子從他的手中拿過來。大家細細的一看。吉祥珠也在其內看了究竟。不禁兩頰噴霞。





忙退身到椅子上面坐下。將粉頸低垂到酥胸。一話不發。上官麗玉悄悄地笑道。沒有到吉日。先來做新娘了。吉祥珠擡頭向她下死勁瞅了一下。也不答話。上官麗玉正要向寶寶元去調笑。何其俊手裏拿着一張紅帖兒。向她笑道。你不要在取笑別人吧。你且來看。看這帖子上面寫的。是什麼呀。上官麗玉忙移動蓮步走了過來。朝那帖子上面一望。不覺也自霞上粉廳。倒退幾步。向祥珠身傍邊的一張椅子上面一座。不聲不響起來。吉祥珠悄悄地笑道。怎地你方才不是嘴伸八丈的來說人的麼。現在爲什麼又跟我學起來呢。上官麗玉向她啐了一口。也不答話。起身向後面走去。吉祥珠也隨着到後面去了。不多時綠君雪鵠也自兩頰飛霞的到後面去了。施殿英向凌風說道。依我的愚見。一靜不如一動。不妨叫她們全在這裏




結婚罷。好在他們全到成人的年紀了。凌風道我。也是這樣的設想。我那兩個孩子。都是無依無靠的。讓她結婚之後。各隨夫壻。我的身邊。倒覺得清淨不少哩。此刻藍天霽正拿着第三封紅柬看看。聽到這裏。忙拿着柬向凌風笑問道。十八叔。這高氏驢是那一個啊。高順點頭說道。是我的學名。凌風師太笑道。如今好趁着我們在這裏。大家齊將手續了了罷。省得向後麻煩。她說道。便將這件事對家駿的父親致遠商議。致遠聽得這個消息。真是喜從天降。一口無阻的答應了。他便要去替他們製辦婚嫁的家什。凌風師太忙道。這倒用不着。我們做這層事。比不得那些俗人。用不到那些無謂的排場。就連喜帖都不必發。人言可畏。還是簡陋一些的好。致遠只得答應。高順與寶寶元趕緊回去。稟知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父母。自是樂於從議。



高順寶寶元忙又趕到周村。到了二月初一那一天。正是他們結婚的日子。周家驛由淮安趕到。中鳳中鶴在霄古香四個也到了。徐一真、鄭武衛、東方鐵、馮雪藕、劉仞千等一班二世中的英雄。也都陸續的到齊了。這一天。周家十分熱鬧。真個筵開玳瑁。席設芙蓉。到了晚間。賓相喜娘。扶出一對一對的佳兒佳婦。先拜師傅。後拜父母。樂人奏樂。將一對對的新人送入洞房。到了亥正的時候。衆位老英雄一走。伏鐵頭藍天霽雲在霄等一班人頓時挨次着去大鬧新房了。到了良驥的新房裏。一望。大家不禁齊吃一驚。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倆已不知去向。祇見窗下的桌上。放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道。

弟子良驥綠君謹承師訓。刻往少華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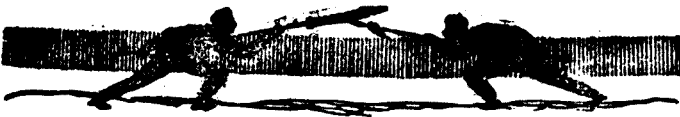
衆人看罷。才知道他倆往陝西少華山去了。他們便又到家駿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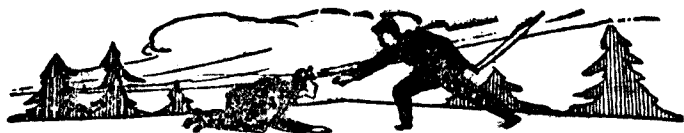
房裏去鬧了。話分兩頭。再說良驥與綠君交拜天地之後。回到自己的房裏。良驥將喜娘等屏了出去。向綠君說道。綠姐。我們此刻。還在這裏作什麼呢。綠君點頭道。我們好去了。她說着。將身上的吉服脫了下來。佩上了七星劍。良驥也自換了衣服。帶着狻猊雙鋒劍。和綠君從後窗躡了出來。使起飛行功。直向陝西發達。直到月出東山的時候。才到少華山的東根上。良驥抬頭一望。不禁大吃一驚。暗自說道。這真奇了。這裏不是我在蜀山湖馬家夢中的景象麼。他想到這裏。不禁萬慮皆消。欣然向綠君說道。綠姐。這個去處。你到過沒有。綠君皺眉說道。我記的好像有一次夢裏到過這裏的。良驥聽得這話。又是一驚。忙道。你在什麼時候夢見到這裏的。綠君道。彷彿你那次失走了。我在家駿家裏得了一夢。到這裏來的。我在山頂上。望見



你被許多妖怪追到無路可逃。我來救你的。良驥拍手笑道。照哇。照哇。我也是那一夜得夢到這裏的。綠君笑道。那裏便有這樣的巧呢。良驥將那天夜裏的夢景。細細的告訴了綠君。綠君點頭嘆道。老師祖的心腸。待我們多麼熱啊。那日夜裏的夢景。未始不是他老人家來點化我們的。我們如不刻苦上進。豈不空負了他老人家一片美意麼。良驥點頭說道。可不是哩。我們倆此番來還。不知落起在山上山下呢。綠君道。那一定是在山上了。因為這山下許多村落。俗氣太深。殊與我輩有礙的。良驥點頭道。不錯。不錯。以山上爲妙。說到這裏。猛聽得西邊一片價喊聲道。大家快逃啊。那兩個畜生一道出來了。接着又是一陣過山礮隔林礮的聲音。霎時那西邊一帶林子。被煙塵迷住了。列公。這西邊的喊聲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少華山北有三



個村落。第一個叫合心村。第二個叫證道村。第三個叫超凡村。這三村的居民。大都耕種爲業。連年五穀豐稔。安居樂業。他們的田一半靠着少華山根。去年八月裏。不知怎樣。從山上忽然下來一條筩斗粗細的大蟒。將一班耕田的老農。吃了十幾個下肚。從此無人敢再到山下耕種收割了。合心村的人民。想起一個法子來。便辦了許多雄黃撒在蟒出山的谷口。這樣的一來。那蟒果然不再出來了。衆居民仗着膽子。又到山根下面來耕種了。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蟒蛇確已不來了。不料有一天下午的時候。一班種田的人。正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不料從山上跳下一隻猩猩來。有七尺多高。兩隻眼睛和兩盞明燈相似。縱到田裏。吃牠拖去一個人。衆農夫大驚逃躡。經此一嚇。又有許多日子不敢到田裏來。後來證道村的人辦了許多



鳥槍銃子。在山根下面預備着。一方面叫人到田裏去工作。有兩次猩猩被槍礮的聲音嚇走了。大家便以爲得計了。每天要到這裏工作的時候。預先將大礮鳥槍架好。長此以往。那毒蟒與猩猩果然不敢再來了。一月復一月。衆人的腦海裏面。將那毒蟒猩猩的映像。漸漸地忘了。今天他們照舊到田裏來忙春種的事宜了。他們捫耜携鋤的紛紛下田。到了未牌時候。衆農夫吃了中飯。復行到田裏來工作。在這時候。猛聽得半山裏劈毛竹也似的發了兩聲。接着又是一陣腥風。衆農夫一齊立起。向山上望去。瞥見一條七丈多長的錦鱗大蟒。從山凹裏疾風暴雨般地直躡下來。衆老農嚇得魂飛魄越。一齊拔步飛逃。一面拚命價的狂跑。一面暴起滿頭的青筋。大聲喊道。開礮啊。蛇來了。喊聲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喊道。猩猩又來了。如何



是好。接着轟通轟通七八響大礮的聲音。衆人都以爲這七八響大礮。至少也要將牠倆打死了一個呢。不由的一齊回過頭來一望。只見那隻猩猩被礮聲嚇得直躡到一棵栢樹上頭。那一條錦鱗大蟒已經直躡到山下的田裏了。要農夫嚇得手顫腳軟。一步也不能跑了。在這時候。瞥見林子東邊疾如飛鳥的躡過兩個人來。却是一男一女。那個女子蝴蝶翻飛的直躡到猩猩攀的那棵栢樹上面。舉起劍來。向猩猩便刺。那猩猩忙躡了下來。那女子也就跟着躡了下來。猩猩長嘯一聲。輕如秋葉的直向山上逃去。那女子跟着緊緊不捨的追了下去。那個面如冠玉的少年。拔出寶劍。擋住那個大蟒的去路。厲聲喝道。好孽障。到那裏去。那條大蟒霍地往前一躡。翹起頭來。好像一座肉塔。張開血盆也似的大口。噴出一股毒霧來。那少



年趕緊往東邊一躡。足數躡去有三丈多遠。立定了脚步。不防那蟒一翻身。一條盆粗的尾巴。向那少年橫掃過來。那少年忙一縱身。足數跳起有兩丈多高來。讓過牠一尾巴。翻身下來。一挺寶劍。正要來刺他的脊梁。誰知那蟒忽地掉轉頭來。開大口。又要噴霧。那少年只得一收寶劍。將身子一蹙。從蟒項邊躡過來。剛剛足踏實地。誰知那蟒又是一口毒霧。直噴出來。那少年往西邊一躡。又讓過了。此刻正是南風。一陣吹來。一股腥臭不堪的毒氣。順着風飄了過來。早將那些農人。噁倒了數人。那些農夫見那少年和毒蟒鬥。少女和猩猩鬥。只看得呆了。將逃命的這層事。倒忘到九霄雲外了。便是他們的當中。噁倒了數人。他們也未曾介意。此刻只見那個女子。和猩猩在半山裏格鬥。躡來縱去。只鬥得山石橫飛。澗泉失色。那猩猩雖然厲害。



怎禁得那女子的寶劍。舞得風雨不透。一些兒也不能近她。不多時那女子忽地將柳腰一擺。一劍從背後穿出。正中那猩猩的右臂。那猩猩狂叫了一聲。回頭就走。那女子嬌聲喝道。好業障。到那裏去。快給我跪下求饒。尚可留你一條性命。如再倔强。休怪我劍下無眼了。那猩猩好不作怪。竟像懂她話一般。撲地跪在山石上面。哀啼不止。那女子用劍割了一根山簾。拴牢那猩猩的頸項。牽下山來。這時候。那少年和蟒已鬥得難分難解了。那蟒到了現在。已經委靡多了。不像從前那樣的厲害了。那少年得了一個空子。從牠的旁邊。躍過來。飛起一劍。那條大蟒的笆斗般地一顆頭。早落在地上。那無頭的蟒身。霍地一捲。靠近幾棵小樹。給他捲得連根拔了起來。眼見那蟒身。段上不住的顛抖。不能再動了。那少年和那女子帶着猩猩。長笑



一聲。直向山上飛去。霎時不見一些踪跡。祇剩殘日西沉。暮靄蒼蒼。林中的樹葉。不住的簌簌作響。不知道是人。是仙。是真。是假。是筆。是墨。小子這部峨眉劍俠傳。在這時候。也就暫告一結束了。尙有紫電青霜大鬧保定府。周雪鵠夜戰白蓮教首領小火龍。何其慧三戲甘教師的種種事實。俟小子有暇。慢慢的再寫出來貢獻讀者諸君吧。評曰。良驥綠君爲斯著之主中主。家駿雪鵠高順輩爲斯著之主中賓。故以主中賓之結婚。點出良綠之姻緣。伏鐵頭爲賓中主。故先良驥而去。以引出良綠遁跡少華。章法井井不亂。著小說開宗不易。收束亦難。如此等之收場。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